联系我们——故事中国网 www.storychina.cn

故事会®

STORIES

2014

11月上

21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秋爽 梦美 人自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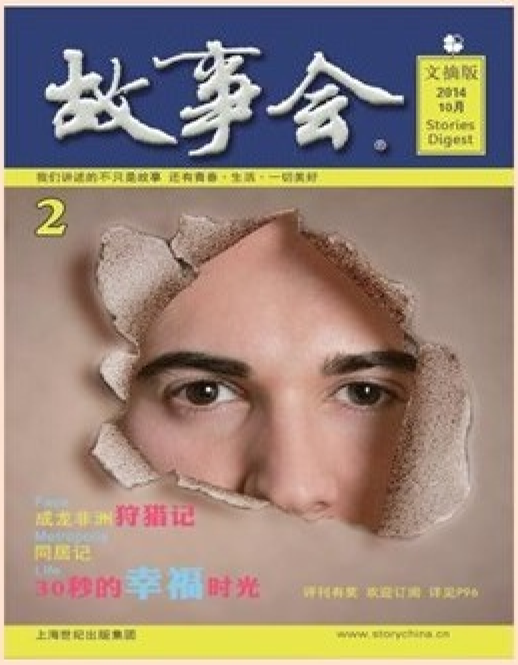
2015年本刊征订工作已开始，请读者及时去当地邮局订阅

买《故事会》送您30天手机数字版

故事会 文摘版 Stories Digest

一本现代都市故事读本

2015年征订开始 邮发代号4-900 欢迎订阅



故事会文摘版从最新报刊、书籍、网络上选取展现都市人生活、奋斗、亲情和事业的作品，兼具值得一读的海外、历史、名人及科普故事，作品风格阳光、新颖、易读、信息量丰富，不仅是一本现代都市的故事读本，也是青年学生了解社会、拓展见识、提高文字素养的最佳选择。

故事会文摘版每月15日出版，32开本，售价4元。2014年10月号已出版，可到各地报刊零售点购买。

2015年征订已经开始，故事会文摘版邮发代号4-900，可在各地邮局订阅。

故事会文摘版所有栏目欢迎投稿，稿件要求：来自最新的报刊书籍或网络，故事性强，文字明快，主题健康，视野开放，纪实或虚构均可，体现“新·知·情·趣”的宗旨，同时欢迎第一手的翻译作品。推荐作品需注明原文出处、原作者姓名，确保转载不存在侵害版权的行为，并请留下推荐者真实姓名及通讯地址。作品一经采用，即致推荐者50至200元推荐费，并向原作者及原出版单位支付稿酬。

投稿邮件：wenzhaiban@126.com

故事会文摘版唯一原创作品栏目——“惶惑”同时征稿：6000字以内的悬疑、科幻故事，要求构思奇特，内容新颖，切近现实，情节抓人，文字生动，不得涉及血腥恐怖、黑暗暴力。投稿方式同上，请在主题内注明“惶惑”字样，该栏目稿酬从优。

想象，或现实一种



戏剧课前，学生们把作业簿陆陆续续交到讲台上。教授随手拿起几本，翻了翻，便开始正式讲课了，只见他在黑板上写下这么一句话——出售：婴儿鞋，从未穿。

学生们显然不明所以，教授便开口道："今天我们来上一节讨论课，这是海明威写过的'一句话的故事'，接下来希望大家发挥想象力，把故事写完整吧。"

学生们来了劲，议论开了，不一会儿，围绕"出售：婴儿鞋，从未穿"这个句子的故事纷纷出炉，或长或短，或悲或喜，或轰轰烈烈，或平中出奇……各种故事花样百出，精彩纷呈。转眼就下课了，学生们意犹未尽地走出教室，教授也转身开始整理教材。这时，一个女学生低着头走上讲台，从自己的作业簿里抽出一张纸，慌慌张张握在手里，匆匆告别了教授。走出教室后，她做了个长长的深呼吸，摊开手里的那张纸，撕了个粉碎，扔进了路边的垃圾箱里。

多年后，这个女学生回校探望教授，身边还牵着个可爱的孩子。当年，就读研究生的她爱上了一个穷小子，可就在步入婚姻殿堂的前一刻，她犹豫了：难道真的要嫁给一个前途茫茫的平庸男人吗？腹中的宝宝一旦出生，自己可就没有退路了。最后，她决定快刀斩乱麻……可偏偏那张人流手术预约单，被她不小心夹进了作业簿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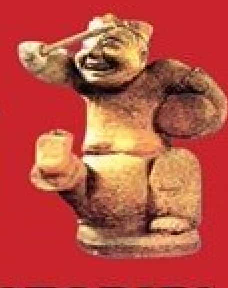
如今，她虽然没有大富大贵，但丈夫体贴、孩子懂事，她生活得很幸福。她不禁问教授，当年是如何知道她的故事的，还如此巧妙地用编故事的办法，及时制止了她荒唐的念头。

教授听了她的故事，爽朗一笑，说道："不，当年我并不知道详情，我不清楚是谁、又为何要舍弃一个小生命，你们每个人的故事都不一样，我只是给了大家一个机会，用虚拟的故事给真实的生活一点提示。"

故事，承载着想象，或现实的一种。因此它有时天马行空，出人意料，令人越听越着迷；有时它真切动人，直扣心弦，让你仿佛看到自己……

（**插图**：丁德武）

570
2014
SEMIMONTHLY
上半月刊
11月



STORIES

欢迎登录本刊主办的“故事中国网”（www.storychina.cn）



















故事会

—STORIES—

2014年11月

上半月刊·红版

社 长、主 编：何承伟

副社长：夏一鸣

常务副主编（兼绿版负责人）：吴 伦

副主编（兼红版负责人）：姚自豪

本期责任编辑：丁娴瑶

电子邮箱：dingxianyao@126.com

红版发稿编辑：

姚自豪 吕 佳 李 丹 陶云韫

美术编辑：王怡斐

电脑制作：郭瑾玮

本社办公室电话：021－64375030

上半月刊编辑部电话：021－64310547

下半月刊编辑部电话：021－64336469

（上海市绍兴路74号 邮编：200020）

主管：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主办：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出版单位：《故事会》编辑部

发行范围：公开

出版、发行总监：张 凯

电话：021－64313938

广告业务：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广告总监：张 淮

广告业务：021－34010383

广告投诉：021－64333738

广告经营许可证

沪工商广字310032008 0016号

国外发行：中国图书贸易总公司

印刷：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

发行：上海市报刊发行局

江苏省报刊发行局

国内代号：4－225 定价：4.00元



观众席

一对球迷父子出国看球，球赛结束后，他们来到一间餐厅用餐，可是点完餐后很久，店家都没有上菜。看比他们来得晚的邻桌都上菜了，这对父子被诱人的菜香馋得口水直流。

这时，父亲实在忍不住了，就拦住一名服务生，用蹩脚的外语问道："你好，我们是第一次来，也不知道你们这里的规矩，请问，我们是不是坐在观众席上了？"

（太阳树）





（本栏插图：包丰一）

振动模式

课堂上，两个女生坐在最后一排说话，说着说着还大声笑起来。

老师脸一沉，怒敲黑板："上课呢！安静点！"

她俩吓了一跳，马上闭嘴，可似乎刚才的话题太有趣，她俩只能强忍着不笑出声，肩膀却笑得一抖一抖的……

老师冷笑一声，说道："哟，还有振动模式啊！"

（陈　新）

凉　快

有位大妈，很久没坐公交车了，不知道空调车的车票是两块钱，她上车后，就只投了一块钱。

司机说："两块啊！"

大妈误会了，便答："凉快！"

司机无奈地又说："投两块！"

大妈又误会了，连连点头，道："嗯，不但头凉快，浑身都挺凉快的！"

（苏　童）

看　楼

甲乙两人街边相遇，闲聊起来。甲问：“你最近忙什么呢？”

乙答：“忙着四处看楼。”

甲感慨道：“呵，看来这阵子股票赚得挺多啊？”

乙苦笑道：“我是看从哪儿跳下去呢！”　　（寒　汐）

竟有此事

周末，一位太太在家里大扫除，忽然发现床底下有一张三年前在干洗店洗衣服的票据，竟然是自己忘记去取了。于是，她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去干洗店领衣服。

老板看了看那张票据，进屋找了一会儿，出来对这位太太说：“真对不起，忘了给您洗了，您明天再来吧。”　　（太阳树）

善意谎言

有一对父子在马路上走，看到路中央有两辆大卡车相撞了，场面惨烈，直冒黑烟。

四岁的儿子开口问：“爸爸，大卡车怎么了？”

为了不让车祸场面在孩子心中留下阴影，父亲淡定地说：“哦，没什么，就是两个变形金刚坐下来抽根烟。”　　（小　娃）



买钱包的理由

这天晚上，丈夫下班刚回到家，便对妻子开口道：“老婆，过两天我过生日，你给我买个钱包吧！”

妻子奇怪地问：“你不是不爱带钱包，说是怕丢吗？”

丈夫点点头，又一脸委屈地说：“话是这么说没错，可最近我发现，每次和同事们吃饭买单，等他们都打开包拿出钱包、再打开钱包时，服务员已经找我钱了。”

（张金平）





狼来了

有个放羊娃给村里放羊，一天，他突然喊道："狼来了！"

村民们听了，立刻上山去救他，结果发现并没有狼，于是都生气地走了。

隔天，放羊娃故伎重演，村民们又赶来，还是什么都没有。

几天后，放羊娃又大喊："狼来了！"

村民们觉得他一定又在说谎，所以没有上山，于是放羊娃高兴地点起了锅子，拿出了金针菇、丸子、宽粉……准备开吃羊肉火锅。

（花　开）



何首乌

小李相亲后，同事迫不及待地问她："怎么样，对象长得如何？"

小李说："他长得……怎么说呢，像何首乌的根。"

同事一脸疑惑，问："何首乌的根长啥样？"

小李说："你没见过？就是……初具人形。"

（史志鹏）

前男友

一个姑娘和朋友聊起有多少前男友的话题。

姑娘说："我的前男友们都能凑一桌麻将了。"

朋友说："那不算多，才四个。"

姑娘摇摇头，淡定地说："我说的是麻将牌。"

（小　娃）

巧治扔垃圾

一个酒吧的厕所里，客人经常往尿斗里扔纸巾和烟头，因此尿斗常会堵住。

酒保很无奈，有一天，他贴了个告示，上面写着："从这个尿斗里捡你扔的纸巾和烟头的手，与给你倒啤酒和送薯条的是同一双手，你自己看着办……"

此后再也没有人在那儿乱扔垃圾了。

（紫罗兰）

马上消失

夜里，一对夫妻睡前聊天，可聊着聊着，竟吵了起来。

只听老婆怒道：“我现在一分钟都不想看见你的脸，马上消失。”

老公问：“怎么消失？”

老婆狠狠地说：“熄灯！”

（晓晓竹）

急中生智

周末的晚上，大明百无聊赖地陪着老婆看电视。这时，他的同事发来短信，写道：“夜总会来？”

大明一瞥眼，见老婆也看到了这条短信，正眼冒绿光瞪着他。

他一阵尴尬，突然急中生智，道：“唉，同事失恋啦，我劝劝他。”说着，大明立马给同事回了条短信：“太阳照常升起！”（冬　人）

必须减肥

一位减肥成功的女士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记者问她：“请问是哪一个瞬间让你下定决心减肥的？”

女士回答说：“晕倒的时候。”

记者不解，问：“为什么？”

女士叹了口气，说：“当时，几个大汉过来把我抬上救护车，嘴里喊着‘一、二、三，起’！”

（莫　难）

小本生意

那天中午，小李正在路边摊上吃凉皮，突然接到朋友的电话，说有急事，让小李赶紧过去帮忙。小李二话没说，飞身就往朋友那里赶。

当他气喘吁吁地站在朋友面前时，就听朋友摆摆手说道：“你一个人就够了，让你朋友回去吧！”

小李愣了，扭头一看，卖凉皮的也来了，就见他极不好意思地说道：“小本儿生意，先把账结了吧？”

（仁　者）





“战友”是个意蕴丰富的词汇，它是一种联系，是一串情结，是一股能量，是一份信义……此刻，它是这样一个故事……

战　友

■ 鲁　友



这天，一位老太太过马路时突然晕倒在地上，好半天都没人扶她。有个收破烂的路过，将老太太抱上自己的三轮车，送到了医院，并掏出身上仅有的三百多块钱为老太太交了押金，然后就悄悄离开了。

经诊断，老太太是突发脑溢血，幸亏送医院及时，否则很危险。

老太太的儿子是位老板，人称徐总，这次，有人对他母亲施了救命之恩，他就想找到那个人表示一下感谢。徐总先是派人到母亲出事的地方及周围的小区寻找，无果；后来，又在报纸上登了寻人启事……总之，费了不少周折，终于把那个收破烂的从茫茫人海中找到了。

收破烂的姓刘，五十多岁，住在西郊一个叫太平庄的地方。当晚，徐总买了礼品，找到了老刘的家。老刘的门上挂着锁，跟他同院租住的一个邻居说，老刘每天都早出晚归，不太能见上面。徐总想跟他多打听一下老刘的情况，但邻居知道



的也不多，说老刘这人沉默寡言，不喜和人交往。

正说着话，老刘骑着三轮车回来了，看到院里有生人，低下头就往自己门前走。那邻居招呼说：“老刘，有人找你。”

老刘抬头看了徐总一眼，目光警惕：“你是……”

徐总忙自我介绍，说：“我是你送到医院的那个老太太的儿子。”

老刘听了神色更显紧张：“你找我干什么？你母亲真的不是我撞的啊！”

徐总见他误会，赶紧解释说：“我不是来讹你的，你救了我母亲，我今天是特意来致谢的。”

老刘松了口气，摆手说：“不谢，举手之劳，谁碰上了都会帮一把的。”

徐总认真地说：“话可不能这么说，那天那么多人，不就只有你一个人帮了一把吗？所以一定要感谢。”说到这里，他把带的两瓶茅台酒拎起来，“感谢的话我就不多说了，这点小礼物，不成敬意。另外……”他伸手欲去兜里掏钱，一转念，怕对方在院子里当着邻居的面不好意思收，便道，“刘师傅，我们进屋再说吧。”

屋内陈设简陋，靠墙摆着一张单人床，靠门摆着炊具，虽然寒酸，但整洁干净，床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像砖块一样。徐总一见，就生好感，问：“刘师傅，你是不是当过兵？”老刘点点头。

徐总热情地问：“听你口音，像是北方人，老家是哪儿的？来这儿多久了？”

对方惜字如金：“山东。十五年。”

徐总见他态度冷淡，也就不想多待，但出于礼貌，还得聊几句，就说：“山东人啊？我有个战友也是山东的，人特别好。”

老刘听了，眼睛突然一亮，问：“你也当过兵？”

当兵的经历可是徐总一生的骄傲，他立刻忍不住炫耀说：“不光当过兵，我还上过战场呢！”

老刘顿时激动起来：“我也是啊，我也上过战场！”

这一来，两人迅速打开了话匣子。徐总怎么都想不到会在这儿遇到战友，虽说不是一个部队的，参加的也是不同时期的战斗，但只要当过兵，特别还上过战场，那就是生死与共的战友、兄弟。他伸出手去，但马上感觉握手不足以表达激动之情，便伸开双臂，要与战友热



情拥抱。

老刘显然不习惯这种亲热方式，有些腼腆，但随即他也张开了双臂。

拥抱之后，两人马上就感觉亲近了许多。老刘的话也多了起来，两人聊部队、聊战友、聊当年的战斗，很快就如多年老友。老刘告诉徐总，他多年前就背井离乡出外闯荡，现在老家只有一个老娘，虽然他平时很少回去，但每个月都会从自己有限的收入中拿出一半寄给老娘。

一直聊到半夜，徐总虽意犹未尽，但时候不早，也只能告辞了。临走他犹豫了一下，从兜里掏出一沓钱，放到桌上，说：“老刘，这点钱请你收下，谢谢你救了我母亲。”

老刘脸色一沉：“你是不是瞧不起我啊？”

徐总有些尴尬：“你别误会，咱们战友之间，我也知道动钱就见外了，但你垫付了三百多块钱，我母亲一定让我还给你。”

老刘便伸手从那沓钱里抽出三张，冷着脸说：“这三百我收下了，其他的你拿走。你要是把我当战友，这事以后就不要提了。”

徐总见他态度坚决，只得作罢，说：“来日方长，过两天我找你喝酒。”

过了两天，徐总果然来找老刘喝酒。两人喝得痛快，聊得热乎，喝到兴起，还合唱起了军歌。酒至半酣，徐总提出让老刘到自己公司干门卫，说给的工资虽然不是很高，但肯定比收破烂的收入高，风吹不到、雨打不着。老刘却以不愿被约束为由推辞了。

徐总不高兴地说：“你不答应就是不当我是战友，再说我这不是照顾你，是想让你帮我。”话说到这分上，老刘知道他也是一番好意，想了想，答应了。

上班没几天，徐总考虑到老刘岁数已大，又没儿没女，养老成问题，决定为老刘办理社保，就跟他要身份证，老刘却不肯办社保，说用不着。徐总坚持要办，老刘难以推辞，又说自己的身份证丢了，一直没时间回老家补办。徐总当即说：“我给你几天假，你马上回老家补办身份证。”

老刘却又不肯回老家，干脆说：“徐总，我不干了，你还是让我回去收破烂吧。”

徐总见他没有身份证，又不肯回老家，就起了疑心，觉着老刘一定有难言之隐，便真诚地说：“兄弟，

你是不是有什么难处？世上没有解决不了的事，你要是信得过我这个战友，你就把难处告诉我，我一定会想办法帮你。”

老刘被他的真诚感动，沉默半晌，叹了一口气，说：“我当然信任你，但这事你帮不了我的。”

“到底是什么事？你是和家人闹了矛盾还是……犯了事逃出来的？”

老刘听了身子一抖，显然被徐总说中了。徐总诧异地问：“你真是逃出来的？犯了什么事？”

老刘迟疑片刻，基于对战友的信任，他对徐总说出了实情。





原来，老刘是个杀人犯！当年他退伍回乡后，被分配到县纺织厂当工人，后来跟一个女工结了婚。婚后不久，有个痞子趁他出差，欺负了他爱人。老刘得知后去教训痞子，失手将对方打死，之后不得不远逃他乡。

徐总听完，大为震惊，怪不得老刘处处小心，上次救了自己母亲还要偷偷溜走，原来是怕惹人注意暴露身份啊！他不禁替老刘着急：“你是失手杀人，杀的又是个痞子，不至于判你死刑啊，你应该去自首的。”

老刘说：“我不是怕死，上过战场的人，生死早就看淡了。但我不能死、也不能坐牢，因为我有件重要的事要做，只有自由地活着，才能完成这件事。”

徐总问：“现在自首也不晚，难道你要做的那件事还没做完？”

“还没有，不过快了。”

徐总觉着好奇：“是什么事啊，需要这么多年来做？”

老刘犹豫了一下，说：“照顾我娘，等她老人家走了，我了无牵挂，一定会去自首的。”

但是，老刘没有等到他娘走就先走了。

那一年七夕，有个姑娘在隔壁

那家酒店跳楼自杀，老刘冲过去接住了她，结果姑娘没事，老刘被送到医院后就不行了。徐总见到他时，他已说不出话来。徐总问他有什么未了心愿，老刘指指胸口，然后就断气了。

在他胸口的口袋里，徐总找到一本退伍证，里面还夹着一张纸片，上面写了两个地址，一个是山东沂南赵家泊村，后面还有个人名：张秀英；另一个地址是临海市解放大街 29 号。

徐总先去了山东。原以为这是老刘的老家，当他找到张秀英老人，老太太却说，她的儿子已经牺牲很多年了。



徐总吃了一惊，问："你儿子不是叫刘福荣？他每月都给你寄钱的。"

老太太说，她儿子叫宋天，这些年，的确有人月月给她寄钱，寄钱人一栏里写的是：战友。

徐总立刻想起了老刘聊过的一件事，说当年参战时，他曾和一个战友有过约定，谁要是"光荣"了，活下来的那个一定要替对方赡养父母。

徐总明白了，老刘这些年照顾的不是自己的母亲，而是牺牲战友的母亲，他不去自首，是为了践诺啊！

徐总没有告诉老太太老刘去世的事情。他想，老刘已死，在老太太的有生之年，那就由自己接替战友，做战友未做完的事情吧。

离开山东，徐总就去了另一个地方。他想，老刘的老家既然不是山东，那就应该是纸上写的第二个地址了。

当他找到临海市解放大街 29 号，却见门牌上写着：解放路派出所。

顿时，他明白了老刘的第二个心愿：自首。

（**题图、插图**：安玉民 梁 丽）



都说久病成良医，那遭贼偷得多了，还不得吸取教训，动动脑子，把贼好好治一治啊……



巧媳妇捉贼

老海

这天下午，大海骑着新买的电动车出门办个事，可就一会儿工夫，停在办事处门口的电动车就被偷了。

大海耷拉着脑袋站在家门口，迟疑了好半天没敢开门，他是怕老婆数落，两个月前刚丢了一辆电动车，新买的这辆屁股还没坐热呢，又送贼了，老婆能放过自己？

大海硬着头皮进了门，老婆正坐在沙发上笑眯眯地对着他，开口就问："老公，腿酸吗？"

大海一愣：坏了，她准是在阳台上看到我是走回来的，猜到我又把车丢了。得，那就如实招了吧！大海挤出一点媚笑，柔声说："我那车……唉！都是我不好，可谁这一辈子不丢点东西呀，我现在也特自责、特心疼……"

大海一边说，一边抬眼打量着老婆的脸色，等着一场狂风暴雨般的斥责。可没想到，老婆却语气温和地问："给我兄弟打电话了吗？"大海的小舅子是警察，上回丢车子，



就是向他报的案，可后来也没了下文，所以这回，大海压根就没想起他。

大海朝老婆摇了摇头，老婆又问：“停放车的时候没发现可疑的人吧？”

“那是当然，”说到这儿大海特显机灵，“我先把前后左右的人都给分析了一下，觉得万无一失才停放了车子。都怪我在办事处遇到老同学，我们这一见面，他就拉着我聊个没完呀！”

老婆眨了眨眼，问：“那就是说盗车贼不知道你是男是女？”大海莫名其妙地点了点头，只见老婆的嘴角突然挂起了一丝诡异的笑。

接下来，更出乎大海意料的事发生了，老婆竟然和和气气地说道：“算了，一辆电动车而已，你可别放在心上，丢就丢了，我也不跟你计较，就罚你做顿饭吧！”

大海一听，心里那个激动呀，立马欢快地做饭去了。可是过了一会儿，他心里又不踏实起来：老婆今天真古怪呀，上回丢了辆旧车，她都大发雷霆，这回我把新车弄丢了，她凭啥就这么放过我了？是真的放过我了，还是另有企图？

就在这时，大海听到老婆到卧室打起了电话，他立刻警惕地竖起耳朵偷听，但离得远，只听清楚了两句话：“我估计他们会给我打电话，对，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这话让大海吃了一惊：老婆不会是惹上麻烦了吧？可看她一副没事人的样子，大海也不敢多问，只是趁着老婆不注意，查了一下通话记录，电话竟然是打给小舅子的。奇怪，他们在密谋什么呢？

吃过饭，大海乖乖地陪老婆看电视，老婆看着看着，还跟着电视里的歌星哼起小曲来。大海听着更纳闷了：这什么毛病，丢了车，她心情倒是越来越好了？

这时老婆的手机响了，她抓起手机轻轻地说了个“喂”字，声音就立刻紧张了起来：“是我……什么？对，有呀，在你那儿？这死丫头……真是气死我了……什么？要那么多？好，大哥，你知道，谁手上也不会放那么多，明天一早我给你取……不会的，东西在你手上，报警我不是害我自己嘛……好，明早九点，公园门外，但我得先见到东西啊……”

这番话让大海大惊失色，等老婆挂了电话，他赶紧问：“出了什么事儿了？”

老婆却冲着大海神秘莫测地笑了一笑，说：“老公，你现在当大

官了！”然后她又拨了一个电话：“兄弟，太好了，他们果真打电话来了，明天早上九点，公园门外……好，收网！”

挂掉这个电话后，老婆到柜子里找出一个黑包，然后又拿了两大包卫生纸塞了进去。

大海越看越糊涂了，追问道：“你到底演的是哪出戏呀？我当了啥官了？你又逮谁呢——有人要敲诈咱家的卫生纸吗？”

老婆拍了拍大海的脑门子，笑着说：“看来你是没打开过电动车的储物箱了。这样更好，明天就让你见识一下你老婆的智慧。”

天呀，这都哪儿跟哪儿呀！大海的一颗心都悬起来了，为了弄个明白，他偷偷地给小舅子打了电话，那小子阴阳怪气地说：“我姐不让我告诉你，但你不要担心，没啥大不了的事儿。对了，我在此恭喜你，你当大官了！”嘿，咋都这德性呢？



第二天早上，在老婆的安排下，大海装作悠闲的样子坐在公园外的椅子上，等着目睹一切的真相。公园外没什么异常，只有三三两两的行人谈笑着。老婆却严重警告大海：等安全了再出来呀！而她自己站在一边等待着那个敲诈“卫生纸”的人。

老婆神色凝重地在公园门外来回踱步，把那个装满卫生纸的黑包抱得紧紧的。大海在一边看着，觉得又好笑又紧张。

突然，有个男人鬼鬼祟祟地朝大海的老婆走去，他很警惕地四处张望，直到挨近了，才从怀里掏出一个大信封，低着嗓子说着什么。

只见大海的老婆一手接过大信封，一手把怀里的包递了过去。

男人接过包，迫不及待地拉开拉链要检查，就在这时，几个行人猛然转身冲来，对这个男人喝道：“警察！别动！”说着，把他按倒在地。男人边挣扎边大叫：“不要抓我，我是好人，抓她呀！她老

公是个大贪官……我现在揭发他，这信封里就是证据……”

大海一听，心里一哆嗦，怎么光天化日之下污人清白？他立马冲了过去，迫切地向便衣警察解释：“别听他胡说，我只是一个公司的小职员罢了……”

一个戴口罩的便衣笑着说：“姐夫，你是什么人我还不知道？你看看这个信封就都明白啦！我姐可真有法子。”

大海定睛看了看眼前的便衣，原来是小舅子。他忙接过信封一看，见上面写着：“市检察院收”，然后从里面掏出一个日记本，日记本里夹着一张纸，纸上写道：“我是市工商局副局长家的保姆。近日，我无意中发现了这局长多年以来的贪污罪证，思前想后，特来检举，这本日记就是他贪污受贿的流水账，足有百万元金额。他家里的电话是……”



大海正看着，老婆走过来，笑着说：“上次让贼偷了电动车，我就恨死偷车贼了！所以自打这回我们买了新车，我就想出了这个法子，往新车储物箱里放上这么一封信，诱贼上钩……没想到还真派上了用场！”

这会儿，大海终于想明白了：原来这个拿着检举信来敲诈老婆的人就是偷车贼呀！贪心的小贼在电动车的储物箱里发现了“检举信”，一时财迷心窍，想借着贪官不愿将事情声张的心虚心理，狠敲一笔竹杠，没想到就这样落入了老婆的“陷阱”里……

大海不禁向老婆伸出大拇指，大赞道：“老婆，这招高呀！”

这时，小舅子也凑过来，拍着大海的肩说：“走，姐夫，跟我去局里办手续领车去！那小子都招啦，光顾着敲诈‘领导’，你那车他还没来得及出手呢！”

（题图、插图：安玉民 梁 丽）



钱多了，未必什么都能借到；情浓了，还有什么不能借……

□ 菊韵香

还有什么不能借



农村小子陈大力，高中没毕业就离开了家乡青石镇，一头扎进了大城市闯荡。转眼间，数年过去，这天，他开着辆中型货车回了老家。车到门前，众街坊纷纷围来，搭眼一瞧，呵，纯皮沙发、花梨木茶几、壁挂超薄大电视……清一色的新家具、新电器，林林总总足有七八样。

听闻院外热闹异常，陈老爹快步迎出门，愣了："大力，这是……"

陈大力扫视一圈，颇为得意地回道："爹，我来给你屋里家什更新换代啦！"陈老爹一听，当即一跺脚："真是胡闹！"

其实，陈大力这番也不算胡闹。这些年，他在城里做生意，没少赚，兜里有了钱，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老爹。老娘因病去世早，是老爹一手把他拉扯大的，真是吃尽了苦头。本打算请爹进城享清福，可老爹安土重迁，死活不去。再者，老爹心脏不好，城里车多人多闹得慌，哪有乡下清静自在？劝了几次，等于白说，陈大力只得改了路数：换家当，尽量让老爹过得舒舒服服有面

子。谁想，老爹根本不领他的情，扯住他的耳朵训个没完没了："你个兔崽子有点钱就气粗了啊，这么显摆害不害臊！下次再胡来，我就不认你啦！"

"好，好，爹，下次我听你的。"陈大力忙招呼随行员工，动手置换家具。住在同一条街上的张顺和二嘎子也伸胳膊、挽袖子，凑上前要帮忙抬电视，陈大力却拦住了他俩："不劳两位费心。如果磕坏了，钱是小事，往回拉可费油。"

此话一出，两人咂咂嘴，讪讪后退。

一番忙活，旧的一去，新的一换，老房子内顿时亮堂得叫人直眼晕。陈大力余光里瞥到左邻右舍羡慕的表情，他满心都是美气，但没过多久，这份美气就变成了怨气。

半个月后的一天，陈大力出差，顺道回了趟青石镇，想瞧瞧老爹新家电用得顺不顺手。可前脚刚踏进门，人便惊得心头一哆嗦，失声惊叫起来："爹，爹，你在家吗？"

能不心惊吗？屋内，壁挂电视不见了，沙发和花梨木茶几也不见了，看情形跟遭抢差不多。

显摆露富易招灾，难道是那天太招摇，让人给盯上了？这一琢磨，陈大力愈发心慌，急忙冲出院，四处找老爹。喊着找着，却见老爹从二嘎子家奔出来，一把捂住他的嘴，紧张兮兮地催促说："别喊，快回家！"

两人做贼似的匆匆回了院，老爹边关门边嗔怪道："大力，你回来咋不提前给我打个电话？"

陈大力急不可耐地反问："爹，沙发呢？电视呢？"

老爹挠挠头，支支吾吾。再三追问之下，老爹总算说出了实情：借给二嘎子充门面去了。二嘎子今儿个相亲，原本也从城里买了新家





具，但山道难行路途远，配送的货要迟两天才到。为给女方留个好印象，就暂借陈家的一用。陈大力听罢，拔腿便往门外冲。

“站住,你干吗去？”老爹急问。

陈大力没好气地回道：“拆穿他们。这不摆明了骗人吗？没钱没东西，就别打肿脸充胖子。”

“别胡闹！乡里乡亲的，谁家都有不凑手的时候。你不帮我不帮，都关起门来过日子，时间一长，哪还有人情味儿？”老爹也发下狠话较上了劲，“你要敢出这个门，去瞎闹腾，就别再认我当爹！”

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桩婚，人家是应急，借借就还，还是忍了吧。陈大力心里这么一想，便撂下一句：“爹，咱家东西往外借的事，有这回没下次！下次别说是借了，就是来摸都不能摸一下！”

陈老爹听了，气得作势要一掌打过去，陈大力只得一扭头，气鼓鼓地回了城。

爷俩这一闹别扭，好一阵子不联系了。眼瞅着入冬了，北风越刮越猛，纷纷扬扬的鹅毛大雪下了一场又一场。陈大力开始惦记起老爹来，不知道这天气里，给老爹新买的暖风机，他有没有记得用呀……

这么想着，陈大力就给老家拨了个电话，电话响了好半天才有人接，但那头一顿人声嘈杂，陈大力“喂”了好几声，才有个嗓门嘹亮的女人回了话：“喂，你找谁啊？”

陈大力一愣，家里哪来的女人？他忙问：“我是陈大力，我爹呢？”

那女人似乎还在跟边上的人嘻嘻哈哈，陈大力不得不又大声问了一遍，那女人才答：“谁是陈大力？你爹是谁啊？”

陈大力急了，挂了电话想重拨一次，可看了通话记录，没错啊，是老家的电话呀！陈大力正纳闷，家里电话回拨了过来，他接起来就喊：“爹！是你吗？”

电话里却是张顺那小子：“大力哥，我是顺儿呀，刚才接电话的是我三姑，她不清楚情况，瞎应话呢，你别介意啊！”

什么三姑六婆的？咋都在我家了？陈大力火大了，说：“到底怎么回事？你在我家开家庭会议呢！我爹呢？”

张顺明显有点不好意思：“大力哥，是这样，我爹今天七十大寿，家里想着给他办寿宴，但亲戚多，我那院子又小，就……就跟陈老爹借了你家的院子用用……”

陈大力一听，气得发抖，他吼道："我爹呢？让他听电话！"

"好，好，我给你叫去啊，你等着啊……"顿了三秒，张顺又道，"大力哥，另、另外，我三姑说，陈老爹的屋宽敞，下礼拜她外孙满月，也想借这屋摆酒……"

好呀！看来，锅碗瓢盆，桌椅沙发，能搬动的都能借，敢情搬不动的也能借呀！陈大力顾不得等他老爹来接电话了，他愤愤地挂了电话，抄起桌上的车钥匙——非得立马回老家不可！

陈大力钻进车一踩油门，就往百余公里外的老家青石镇赶。顶风冒雪，加速疾行，总算开上了那条唯一的进山路，可陈大力又急得爆了粗口——大雪封道，开不动了！

从山口到青石镇，还有十多里路，怎么办？稍作寻思，陈大力锁了车，一咬牙跳进积雪没膝的山坳，抄近路回家。天暗时分，就在抵达青石镇、累得双腿再也迈不动半步的当儿，一阵嘈杂的人声撞入了陈大力的耳鼓。

"二嘎子，快去借车，借张老三家的老爷车！"

"路上全是雪，车子开不了。"

"那就去借爬犁。陈锁，你去借几条听话的好狗，再借两条棉被给老陈捂严实。快点啊！"

喊叫声中，有个体格壮实的小伙子背起一个人，拔腿就跑。陈大力看得清清楚楚，小伙子是张顺，趴在他背上的正是自己的老爹。





“爹，你怎么了？”陈大力边喊边跌跌撞撞地追去。

张顺说，陈老爹很可能是受了风寒，高烧不退，一个劲地说胡话。诊所大夫知道他有心脏病，担心出现并发症，建议转送县医院治疗。说到这儿，跑得大汗淋漓、呼哧直喘的张顺脚下一晃，差点摔倒。陈大力忙不迭地接过老爹，踉踉跄跄开跑。跑出了不过几十米，他便没了力气，跟在身后的乡亲又驮起陈老爹，继续跑……

这一路，十几个小伙子，不知换了多少拨，终于瞧见了陈大力开的轿车。但尴尬的是，雪盖没了轮胎，陈大力踩油门过猛，该死，发动机烧了！

“大力兄弟，别着急，快把陈叔扶上来！”万幸，二嘎子驾着借来的雪爬犁到了……

爬犁是借的，狗是借的，棉被是借的，当然，还有钱。当夜，陈老爹被转到县医院，陈大力出门走得急，身上带的钱不够，二嘎子“嘿嘿”一笑，竟掏出了厚厚一沓钱，那是他准备用来操办婚宴的。他说：“还是我娘有远见。我赶着爬犁要走，她说，救急要紧。没想到，还真派上了用场。”

经抢救，陈老爹很快转危为安。一周后，陈大力接老爹出院，一同回青石镇。此行，除了还钱，他还想对街坊邻居们说声谢谢。

刚上车，老爹的电话响了——

“陈叔，我是陈锁，我想和你商量个事儿。”

“啥事？你说吧！乡里乡亲的，别见外。”

陈锁解释道，自己是个孤儿，在镇福利院长大的。经人介绍认识了个对象，近日要结婚。按青石镇的风俗，拜完天地拜高堂，礼数不能少。没有父母，须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客串压阵”。说白了，就是“借爹”。

听明原委，老爹转头看看儿子，问：“大力，借不借？”

这回，陈大力毫不犹豫地点了头：“借，必须借！”

（**题图、插图**：陆小弟）



小时候生病了，你会不会怕药苦？你的爸妈会不会替你先尝一尝，告诉你，别怕，药能有多苦？喝吧，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你的未来不是梦



□ 吴治江

肖刚是个帅小伙，但半年前的一场事故，造成他两臂被截了肢，身心都严重受创。这半年来，父母没少鼓励他，可他的脾气却越来越暴躁。

这天是肖刚十七岁的生日，母亲刘莉做了一桌丰盛的饭菜，可肖刚一口也不愿意吃，他一言不发地用牙咬住杯沿一仰头，一口就把桌上的一杯酒倒进肚里……

父亲肖志贤在一边看着，实在忍不住了，说："肖刚，你不能老这样，现在我和你妈给你喂饭、穿衣，以后我们老了、不在了你咋办？你要学会自理，不能成天喝酒啊！"

肖刚翻起白眼看了他爸一眼说："你让我怎么自理？用脚？"

"你说对了，用脚！你看，这是我送你的生日礼物。"肖志贤取出一本特意买的新书放在儿子面前，接着说，"这书里讲的全是残疾人的真人真事，其中就有像你一样没有双臂的，他们通过训练，用脚也能做很多正常人用手才能做到



的事。”

肖刚用力使椅子后退了几步，把右脚抬到饭桌上，一脚把那本书踢到地上，歇斯底里地大声说：“这就是我用脚做的第一件事！那些胡说八道只有你才相信！”

肖志贤激动地说：“你、你……”他气得浑身颤抖，捡起地上的书，摔门而去。刘莉狠狠戳了儿子脑门一指头，也说不出话来。

肖志贤和刘莉夫妻俩原在同一个厂工作，厂里效益不好，肖志贤早早就下了岗，自己开了家打字复印兼图文设计的小店。肖刚出事后，刘莉也辞了工作，专门在家照顾儿子。日子虽然难过，但夫妻俩仍希望儿子能渐渐走出阴影，自立自强，可没想到他却一直自暴自弃。如今父子俩关系越来越僵，让刘莉更加忧心忡忡。

再说肖志贤这一去，气得直接住进了店里，再不肯回家。刘莉反复劝说丈夫，可肖志贤看来是对儿子彻底失去了信心，一说起儿子的事他就不愿再多说一句。

一个多月过去了，在母亲的劝说下，肖刚的情绪开始缓和，可仍不愿主动跟父亲和好。肖志贤那边也只有一句话：“我不回去，反正他也不想见我。”

时间在父子俩的僵持中过了大半年，这大半年里，肖志贤只回过家三次，每次回来都是腰酸背痛地回房间躺着，和肖刚也说不上一句话。刘莉为此埋怨丈夫，肖志贤却只说忙。而肖刚看在眼里，心里也有止不住的内疚。

这一天，肖刚鼓足勇气对母亲说：“妈，我今天想去爸爸店里看看，你陪我吧。”刘莉一听，知道这是儿子主动要跟父亲和好了，她难掩心中的喜悦，立马给肖志贤去了电话，可没想到肖志贤在电话里冷冷地说：“有什么好看的？我忙得很，没工夫接待他。”

刘莉实在忍不住了，情绪激动地问丈夫：“店里就那点儿事，你到底能忙些什么！”肖志贤沉默了一会儿，说道：“我真忙，忙着为儿子做一件十八岁的生日礼物。”

“什么礼物？”刘莉听了又惊讶又高兴，她就知道丈夫不会一直跟儿子较劲。肖志贤神秘地说：“现在不告诉你，过几天就是儿子生日，那天再带他来吧。”

肖志贤这么一说，刘莉心里松了口气，也没再多问。她告诉肖刚，爸爸这几天去进货了，他们过几天再去店里。肖刚点点头，答应了。

不久，肖刚十八岁的生日到了。



这天一大早，刘莉正在给儿子试穿新衣，肖刚的情绪明显好了许多，母子俩说说笑笑的。

这时，邻居敲门进来，说："你快去看看吧，刚才我坐公交车从你家店前经过时，看见围了很多人，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刘莉一惊，忙打丈夫的手机，却无人接听。肖刚在一边也急了，催着母亲赶紧去店里看看。

母子二人快步走了几条街，果然见自家店门被人堵得水泄不通。肖刚一个箭步冲在母亲前面，大声叫道："让一下，让一下，这是我家的店。"人们很快让开一条道，肖刚凑近一看，惊得呆若木鸡。

只见父亲双手被一根绳子反绑着，两条裤腿挽到膝盖处，坐在电脑桌前，地上放着键盘和鼠标，他正用光着的脚趾打字和移动鼠标，打字的速度还不慢。肖志贤见妻儿来了，微微一笑，继续他的操作。

不一会儿，肖志贤用脚趾操作电脑，完成了一份饭店菜单的设计，上面图文并茂。设计好后，他起身，同样用脚取放打印用的纸，用脚趾操作打印机打印出了成品。他对旁边一个人说："您的东西做好了，请收好。"这人竖起大拇指，然后掏出两张百元钞票给他，肖志贤同样用脚收了钱，放进抽屉里。待客人走后，他用脚提着水壶，给自己倒了一杯水，再用牙咬住杯子畅快地喝下了大半杯。

这一系列的动作，看得一旁的刘莉和肖刚目瞪口呆，肖志贤这才示意妻子给自己解开绳子，然后从抽屉里取出去年肖刚踢到地上的那本书，说："儿子，你看到了吗？这书里没有胡说八道。我练了一年，已经能不用手而用脚挣钱养家啦！前两天还有点不熟练，想着今天就是你的生日了，我又抓紧练了几天……"

刘莉红着眼眶，嗔怪地拍了丈夫一下，说道："难怪你每次回家都累得腰酸背痛，原来就是在'折腾'这份生日礼物呀！"

肖志贤笑笑说："开始是不习惯，是有点累，有时还会扭到腰、扭到背，但我相信我儿子比我强，因为儿子比我有文化，比我年轻，身体都比我灵活……"

"爸——"肖刚泪水夺眶而出，他把头靠到父亲宽厚的胸膛上，肖志贤顺势紧紧地搂住儿子。

"哗——"围观人群中响起了热烈而持久的掌声。

（题图：张恩卫）

当兵的父亲

□杨格

杨守怀年轻的时候是个有血性的人。当年，他从部队转业到玉门油田，在一次探家时，与一位农村的姑娘相爱了。后来，杨守怀连玉门也没有回，义无反顾地丢弃了公职，和妻子在农村相守一生。

就这样，杨守怀做了大半辈子的农民。由于当初没有到玉门转移关系，除了一张退伍证，没什么能证明他有当过兵的光辉经历。

去年初，杨守怀得知一个消息，县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要给退伍军人一些补助，像他这种情况也可以申请，只要镇民政办出个证明就行。在杨守怀看来，这不是一个月几百块钱补助的问题，而是政府对他曾经军人身份的认可。他这辈子太平凡了，唯有军旅生涯区别于他身边的大多数老哥们。

他满怀期待地来到民政办，找到负责这项工作的陈主任，说明了情况，并掏出虽陈旧但依然平整的退伍证，陈主任看了一眼说："我知道了，回家等我通知吧。"

杨守怀回到家里，一等就是半年多，眼看这项工作就要结束了，陈主任还没有给他通知。他一打听，熟悉内幕的老王告诉他，不喂饱陈主任，没门！



杨守怀明白了，要给陈主任送礼呢。杨守怀这辈子无欲无求，从没给当官的送过礼，但现在，他不得不改变自己，他问老王送什么好。老王说，陈主任喜欢抽烟，送烟给他最合适。

杨守怀听罢，狠心花了几百块钱买了一条硬壳中华，用报纸包着，硬着头皮来到陈主任办公室，将烟塞给陈主任。没想到，陈主任看了烟后，将烟丢了过来，白了杨守怀一眼，说："我从来不抽硬壳的中华。你回去吧，等消息。"

杨守怀莫名其妙地回到家里，请教老王，老王说："他是要软壳的中华烟呢。"

杨守怀按捺住满心的屈辱，又买了条软壳的中华送到陈主任手里，果然，陈主任收下他的退伍证，说："没问题了，一个月内你就能拿到补助。"

没过几天，杨守怀的儿子杨凛无意中听到这件事，怒火中烧，觉得姓陈的太猖狂了。杨凛好歹在深圳的媒体工作，他决定给姓陈的一点颜色瞧瞧。

杨凛有个好友叫老李，从解放军某部师政委的位子上转业到地方，任职省城某厅副厅长。杨凛的计划是，邀请老李和他一起到镇政府去。他相信，老李的身后会跟着一群不乏县长、局长的人，只要老李站在陈主任面前，不经意地打听一下父亲杨守怀的相关情况，陈主任离尿裤子就不远了。

杨凛打电话给老李，说明意图，老李听罢，沉吟了一会儿，说："行！我陪你走一趟。不过先让我和老爷子聊聊吧，心里也有个底。"

"谢谢！"杨凛高兴地说，"咱们给姓陈的来点颜色。"

不日，杨凛和老李在合肥会合了，老李亲驾一辆黑色的"奥迪A6"，威风凛凛地抵达杨家。

杨守怀知道儿子要回来，又听说有一位曾经的首长要来帮忙，便和妻子早做好了准备，迎接他们。

老李出现在杨守怀面前后，令杨凛没想到的事发生了：佝偻着背的父亲忽然挺起了腰身，"啪"地立正，庄重地给老李行了个军礼，并响亮地喊道："首长好！"

在杨凛的记忆里，父亲就是一个窝囊的老头，这是他第一次看见父亲如此英姿飒爽。那一幕，他在电影、电视中看过，庄重而煽情。按照一般的情形，老李接下来会庄重地还一个军礼，然后，两个老兵含着热泪握手、拥抱……这一刻，杨凛的眼窝热乎乎的，他期待着老

李完成接下来的动作。

但杨凛没想到的是，老李冷冷地看着杨守怀，既不回礼，也不说话，杨守怀举着的右手就一直放在右额处，放也不是，不放也不是。

屋里的气氛尴尬起来，杨凛对老李的表现有些腹诽：父亲向你敬礼，你怎么如此回应呢？你让父亲怎么做？让我的脸往哪里放？父亲比你还年长近十岁，撇开从军的经历，你该叫父亲老哥呢！本来是希望你来替父亲出气的，没想到气还没出，新的委屈和难堪倒添上了。

杨凛赶紧打圆场，把父亲拖到一旁的凳子上坐下，杨守怀举着的手尴尬地放了下来。老李似乎也意识到不妥，抓着杨守怀的手说："老哥，你看你比我大十来岁，身体比我硬朗，还是农村好啊！"



杨守怀还没有从刚才被轻视的尴尬中挣脱出来，木讷地"嗯嗯"着。老李又掏出一包软壳中华，抽出一支递给他，热情地说："老哥，抽我一支烟，好烟，我平时可舍不得抽这么贵的烟。"

杨守怀心事重重地接过烟，老李摁了打火机，要给他点烟，杨守怀忽然做出一个让人大跌眼镜的举动，他将烟甩到地上，一言不发，"噔噔噔"地跑出去了。

他显然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给老李来个"热脸蹭冷屁股"。这么一闹，杨凛反倒对老李愧疚起来，连忙说："老李，不好意思，我爸脾气倔，你别介意。"

老李笑了，说："你不懂当兵的人，放心吧，你爸不会对我有恶意的。"

老李这番话让杨凛有了台阶下，他连忙跑出屋，想灭一灭父亲的火气，却不见父亲的影子。母亲说："老头子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骑着自行车跑了。"

杨凛的心又悬了起来，父亲不



至于受了点委屈就闹离家出走吧？

而另一边，杨守怀从屋里跑出来后，骑上自行车，一口气就到了民政办门前，他“哐当”一声将自行车撂在地上，一掌推开办公室的门，气势汹汹地站在陈主任面前。

陈主任被吓了一跳，说 ：“不是告诉你了吗？一个月后有结果，这才几天，你就来催？”

杨守怀没等陈主任说完，大吼一声道 ：“把烟还给我！”

陈主任勃然大怒，一拍桌子道：“你个老头子想干什么？你想污蔑国家工作人员吗？”

杨守怀狠狠地盯着陈主任，口气更狠 ：“把烟还给我！”

陈主任的嚣张气焰消弱了些，看着杨守怀说 ：“你什么意思？不想办了？”

“把烟还给我！”杨守怀歇斯底里地吼道，整个办公大楼都能听见他的怒吼。

陈主任慌了，从抽屉里掏出一条软壳中华，丢给他，大声说：“我不和你一个老头子一般见识。我什么时候收过你烟？你想抽烟，我给你一条就是，给你给你，就算我献爱心了。”

杨守怀接过中华烟，猛地甩在地上，双脚践踏着，不一会儿，那条软壳中华就被踩了个稀巴烂。在众人的围观中，他腰杆笔挺，威风凛凛，如凯旋的将军班师回朝……

杨守怀是在酒桌上讲了上述故事的。他讲完后，老李站起来，恭恭敬敬地给杨守怀行了一个军礼，随即，给他斟满一杯酒，再给自己斟满，一仰脖子喝了个底朝天，说：“老哥，老弟先干为敬！”

杨凛在一旁看得有点糊涂，道：“你俩演的是哪一出啊？”

杨守怀喝完酒，说 ：“我给首长行军礼的时候，首长不回礼，我就知道，他生我的气了。生我什么气呢？生我窝囊的气，生我丢了军人骨气的气。我后悔啊！我不能给当兵的丢脸啊！”

杨凛顿时明白了。

这时，老李又说 ：“我就知道老哥会那么做。几十年前，你血气方刚为红颜 ；几十年后，你怎么能变得没骨气了呢？不管什么时候，当兵的人都不能丢下那股精气神。”老李说着，情绪愈加激昂，又给杨守怀倒了一杯酒，高声道 ：“兵，再干一杯！”

“是！首长！”杨守怀站起身来，腰杆笔挺，目光炯炯……

（**题图、插图** ：谢　颖）



□沙　鸥

球票风波



国际篮坛巨星托马斯要来省城打表演赛了，对于广大篮球迷而言，这真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

周聪对篮球没啥兴趣，他只是个普通公务员，所以，托马斯来不来省城，压根儿和他没关系。可是，那天在同学会的饭局上，一个叫陈松的，突然对他说道：“篮坛巨星托马斯要来了，你知道吗？”

周聪摇摇头，陈松继续说：“你们尹局长不是个铁杆篮球迷吗？”

周聪听了恍然大悟，陈松这是在提醒自己：赶紧趁机给领导献殷勤啊！刚好周聪的科室里，最近一个老科长退下来了，局里正在考虑提拔谁上去，现在可是关键时刻。一旁的老婆捅了他一下，使了个眼色，说：“还等什么，敬酒啊！”

周聪脑子不笨，赶紧端起酒杯，向着陈松说道：“兄弟，你这是给哥哥我指了条明路啊！”

两人一饮而尽，周聪继续说道：“这球票的事，可就要麻烦兄弟多费心了。”没想到陈松一听却犯起了难：“周哥，你是不知道，这票可不容易买，大家都在抢！”

周聪也心知肚明，说：“谁不知道你陈松神通广大啊，放心吧，搞定这事，好处少不了你的。”

陈松是二流运动员出身，算是



半个体育系统的人，门票这事，他还真有门道。刚才周聪这话，面子里子都给了，陈松笑逐颜开："你都这么说了，这事就包我身上。"

第二天，周聪志得意满地去上班，在电梯里碰到了赵鹏程。赵鹏程平时只会做事不会跑关系，这次竞争，周聪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相对而言，孙琦就麻烦多了。

孙琦跟他资历相当，是他晋升科长的主要对手。这天周聪在办公室楼下遇到孙琦，孙琦正在听电话，匆匆打了个招呼，就支支吾吾走开了。本来听电话没空搭理也是人之常情，可周聪却觉得孙琦面色有异，于是便多长了个心眼，偷偷地跟了过去。孙琦正在大楼背面打电话，周聪隐约听到对方也提到了球票、托马斯这样的话头。

周聪一听，冷汗就冒了下来，他想：原来对手也想到了这茬，好小子，差点就让你捷足先登了！

周聪回去后，赶紧给陈松打电话，说了他这边的"紧张形势"。陈松说，省城那边还没出票呢，他去问问朋友，看能不能提前把票弄出来，然后第一时间快递过来。

一周之后，票终于出来了。周聪一拿到票，就匆匆到了尹局长的办公室。尹局长笑眯眯地看着他问："小周，找我有事吗？"

周聪回答说："也没什么大事，朋友送了我两张托马斯表演赛的票，我不太爱看篮球，我想来想去，局长您是球迷，就想请您帮我个忙，消耗掉这两张票得了。"

这番措辞周聪可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特别强调不是"送礼"，而是自己求局长"帮忙"。周聪自以为说得很得体，没想到局长却不动声色地说："难得你有心，不过我已经买到票了，谢谢了。"

周聪这下一头雾水了，这票明明还没公开发售，陈松也是托熟人才提前弄到的，尹局长怎么这么快就买到票了？

周聪私下打探，终于发现了端倪：上午的时候，孙琦找过尹局长一次，正是去送票的。孙琦似乎也有买票的门路，昨天还亲自开车去了一趟省城找人拿票。自驾当然比快递要迅速，这才抢得了先机。

周聪想，按说尹局长喜欢篮球的亲朋好友肯定不少，两张票收了送别人也行啊，局长现在坚持不收，莫非是在提拔科长这事上表明态度，他要支持孙琦？周聪一身冷汗，不敢再往下想了。

周聪功亏一篑，便找陈松兴师

问罪，陈松却推得一干二净：“兄弟，我已经用最快的速度给你送票了，可人家是自己开车去的，你自己大意了，怎么能怪我呢？”停了一会儿，陈松又说：“不过你也别急，这事兴许还有救。”

周聪一听有戏，连忙问：“还有什么办法？”

陈松这才说，原来这球票也是分高低档次的，为讨好领导，孙琦肯定买了VIP贵宾票。但是，这VIP票其实不是最好的，上面还有VVIP票，不过这VVIP票都是给大赞助商和省城大领导留的，一般人是买不到的。言下之意，如果能搞到VVIP票，这事兴许还有救。

周聪又一打探，孙琦果然只买到了VIP票，他急忙联系陈松：“兄弟，这次靠你了，你一定要帮忙弄到VVIP票。”

陈松回答说：“有点难度，不过可以想办法，但搞这种票，成本可能也要增加。”

周聪咽不下输给孙琦的这口气，咬牙切齿地说：“只要搞到票，钱不是问题。”

你别说，陈松还真有办法，三天之后就搞到了VVIP票，当然，周聪的红包也没少给。有了好票，周聪的心里也有底了，再一次敲响了局长办公室的门。

周聪先汇报了工作上的事，然后转到了球票上，说他没有爱看球赛的亲朋好友，真的没地方给，又说这两张是VVIP票，等于球星就在眼皮子底下打球……这句话果然起了作用，尹局长顿了一顿说道：“VVIP？让我看看。”



周聪忙递过去，尹局长研究半天，终于说道：“既然你这么有心，这两张票就留我这吧。不过，我也就一个人，你要有空就陪我走一趟，篮球还是很有趣的。”能得到一路上跟局长单独



相处的机会，这可是意外之喜，周聪一口答应。

比赛当天，周聪亲自当司机陪局长进城。一路上两人有说有笑，到了体育馆，检票进赛场，突然，检票的工作人员一声喝："这是假票。"周聪一听，如坠冰窖，连忙说道："师傅，您看清没有，这怎么能是假票呢？"工作人员冷冷地说道："再看一百遍还是假票。"

周聪的脸红一阵白一阵，一瞧尹局长那脸，也是一阵铁青。原来VVIP票实在太难买，陈松也搞不到，最后病急乱投医，不小心被人用两张假票糊弄了。

周聪骑虎难下，只好压低声音对工作人员说："师傅，这是邻市工商局的尹局长，您帮个忙，高抬贵手，我一定记着您的好。"

哪想到对方软硬不吃，提高嗓门道："邻市的局长又怎么样？没票，本市的局长也别想进去。"后面排队的人听了直嚷嚷，尹局长的脸色更难看了，周聪想死的心都有了。

正在此时，周聪最不想见的人却出现了，孙琦不知从哪冒出来，先给工作人员递了支中华烟，接着连连说是"误会"，然后又掏出自己的票说："局长，您的票在我这儿呢。"原来尹局长拿到VVIP票后，为以后支持周聪不落口实，就把原来的票退给了孙琦。孙琦不想浪费了票，自己就来看了，刚巧遇到周聪出洋相，这才出面解围。最后，尹局长拉着孙琦进去了，临走前还瞪了周聪一眼。周聪只觉得天旋地转，这下别说提科长了，在局里还能不能混下去都难说。

不过后来，孙琦也没能当上科长，为什么呢？要说还真是巧了，当天中场休息有个互动环节，抽取幸运观众领取奖品，巧的是竟然抽到了尹局长的票根。尹局长觉得这种场合抛头露面不是啥好事，就拒绝了，不过摄像机还是拍到了他。这要搁平时也没大事，不过当天刚好他们单位要慰问退休职工，尹局长因为要看球赛，便推说身体不适，打发副局长去了，没想到却在球场上被人拍到了。媒体一炒作，尹局长擅离职守，把看球看得比慰问退休职工还重要，这还了得？不久就被调岗了，临走时尹局长迁怒于孙琦，把他也给调了。周聪没了对手，原以为白捡个便宜，没想到尹局长还是记恨假票让他丢脸的事，临走时也把周聪的路给堵死了，居然提拔赵鹏程当了科长……

（**题图、插图**：潘胜奎）



古怪琴谱

□ 冯舒奕

有个年轻人叫凌浩歌，在一家咖啡厅做兼职钢琴师。这天，他发现家里的钢琴音不准，便在网上找了个姓包的师傅上门调音。

包师傅竟然是个满头银发的老者，瘦削精干，拎着一只箱子，进门就礼貌地先脱了鞋。凌浩歌连忙弯腰给他拿拖鞋，这时，挂在脖子上的玉蝉掉了出来，被眼尖的包师傅瞥到了，随口赞了两句。玉蝉是凌浩歌家祖传的，见包师傅有兴趣，就索性拿出来给他细看，包师傅小心地欣赏了一会儿，便走到钢琴前开始调音了。

凌浩歌去厨房倒了杯茶，回来时，包师傅说在钢琴里发现了一份琴谱，他随手递给凌浩歌后，继续埋头调音。

凌浩歌诧异地接过，琴谱是手写的，没有曲目名，纸张一看就有些年头了，肯定不是自己的琴谱。凌浩歌默读了一遍，不是自己熟悉的曲子，甚至可以说根本没听过。

一个多小时后，包师傅调好了音，凌浩歌付了钱便迫不及待地在钢琴上弹起来，弹着弹着，渐渐一发不可收，音符如潮水般汹涌澎湃，优美却哀伤。这是凌浩歌第一次弹这个谱子，却似曾相识，有种道不明的力量诱使他根本停不下来。

"咚"，最后一个音落下，琴音戛然而止，他突然感到一阵哀伤，胸口好像有东西堵着，咽不下，吐不出。他又反复练了数遍，才意识到这个"琴谱"不一般。

他立马给当初买钢琴的琴行打了电话，对方说二手琴都是四面八方收来的，旧主人不可查。他又给几个音乐学院的老同学打了电话，随口哼了一段问他们熟不熟，大家都说没听过。于是，凌浩歌给第一页琴谱拍了照片，贴到万能的音乐论坛上，希望网友们能给出答案，可一个月过去了，依然没有回应。

这天凌晨一点四十分，街上冷冷清清，凌浩歌兼职的咖啡厅也快打烊了，只剩老板在吧台算账。凌浩歌看看还有二十分钟下班，不如再练练琴。咖啡厅的钢琴比家里的那架要高档很多，凌浩歌突然有了弹一弹那首无名曲的兴致。于是，他开始凭着记忆弹奏起来。

由于钢琴位于大堂深处，而且弹曲太过投入，凌浩歌根本没有留意到，此时此刻，两名蒙面歹徒推开了咖啡厅的门，悄悄把枪对准了吧台的老板，命他噤声掏钱。随后，一名歹徒发现了大堂深处的凌浩歌，冲他走过去，而此时，凌浩歌仍在忘我地弹奏曲子的高潮……

说也奇怪，这琴声像是有魔法，两名歹徒听了，跟中了邪一样，竟然把来到咖啡厅的目的抛之脑后，双双呆立在那边，一旁的老板抱头捂耳躲在吧台下瑟瑟发抖。

凌浩歌畅快弹完，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如释重负，回头却看到一个持枪的蒙面歹徒在距离自己不到三米的地方呆若木鸡，他吓得一下瘫在钢琴旁，手足无措，却见那蒙面歹徒突然一个转身，和同伙一起奔出了咖啡厅。

等他们走后足有五分钟，老板才颤颤巍巍地从吧台下爬起来，与凌浩歌面面相觑，不知刚才究竟发生了什么，那两名持枪歹徒怎么没有抢一分钱就失魂落魄地跑了呢？

凌浩歌回去后，翻来覆去睡不着，琢磨这是怎么一回事，他隐约觉得和他当时正在弹奏钢琴有关，难道琴谱真有什么不祥的能量？

这天傍晚，晚报上的一则新闻引起了凌浩歌的注意，说是今晨五点多，本市发生一起跳楼事件，两名死者是邻省一直在逃的抢劫惯犯。曾有目击者看到他们在凌晨两点前后从某咖啡厅出来。警方初步认定案犯是畏罪自杀，详细情况有待进一步调查。再看新闻配图，正

是昨夜在咖啡厅见到的两名歹徒。看到这，凌浩歌倒吸一口凉气。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咖啡厅里只有寥寥几个客人。凌浩歌百无聊赖地弹着琴。这时，一个酒醉的客人上前恶言挑衅，让凌浩歌弹点新玩意儿。凌浩歌心生厌恶，真想冲过去揍那人一拳，可一个念头突然在他心里闪过：你想听点儿新玩意？那就让你听听我的“无名曲”好了……想着，凌浩歌嘴角泛起一丝冷笑，端坐下来，开始弹奏那首奇怪的无名曲……

不过才弹了几个小节，刚才那个讨厌的无赖，已听得脸面狰狞，两眼充血……而远处几位客人和店里的服务生，也都转向了钢琴的方向，个个目瞪口呆，脸色灰暗。

凌浩歌却越来越有快感，曲子刚要进入高潮，突然，有人大吼：“住手！不要弹了！”大家如梦初醒，一脸茫然，而兴致正高的凌浩歌被人当场喝止，非常扫兴，皱眉望向来人，却是大学里的教授隆文成。凌浩歌说：“隆教授，怎么是您？”

教授一脸惶恐，语速飞快：“不能弹啊，这是首魔曲，它的高潮段落听后有可能会使人致死，演奏者也会大伤精气。”

凌浩歌一听“魔曲”两字，不由一惊，他急忙等待教授的解释。教授补充道：“这是失传的魔曲《第十三级台阶》！”

凌浩歌听到这，惊得下巴差点掉下来，《第十三级台阶》这个曲名，他不陌生，相传是英格兰某无名作曲家所作，据说，闻者有可能万念俱灰，甚至走向绝路。因为此曲夺去了太多人的生命，作曲家销毁了乐谱，从此销声匿迹。

“那天听几个学生说起你在询问一首曲子，他们给我看了琴谱，我就认出来了，我以前做研究时曾听过最开始的几小节，真是邪门



啊！”隆教授似乎心有余悸，“你是从哪儿弄到这份琴谱的？”

凌浩歌细想了好一阵，突然一个起身，拿起电话——他想到一个人。没错，知道琴谱来历的一定是他，调音师包师傅！可是，包师傅的电话却成了空号。

在隆教授的建议下，凌浩歌当晚就烧了琴谱，删了帖子。他本以为，琴谱的来历将永远是个谜，直到他收到了包师傅的来信——

凌先生：

我想你就是我要找的人。那日看到你脖上挂的玉蝉，如果没有猜错，你就是少爷凌仁清的曾孙。请原谅我以这样的方式赠你琴谱……

原来，包师傅小时候在凌家打杂。凌仁清少爷是当年少数在西洋留过学的作曲家和演奏家。日军进城后，久闻凌少爷大名，军中少佐亲自请他去演奏。凌少爷沉默良久，同意了，但有一个要求：需三日后在军中设大宴，届时必当亲临献奏。日军少佐答应了。于是，凌少爷废寝忘食，闷头写作。三日后，他换上一身素服，只身赴宴。凌家人都以为凌少爷再也回不来了。没想那日夜半，凌少爷竟回来了，并执意让全家老小连夜收拾行李远走高飞，而他自己，选择了自尽，以保全家人。

包师傅在出逃时顺手拿了凌少爷最后的这份琴谱，一时起了贪念的他曾想着，日后用凌家少爷亲笔写的琴谱换些钱财，但当他知道凌少爷自尽的消息后深受触动，并为自己的行为羞愧不已。于是，数十年来，包师傅一直保留着琴谱，就盼有朝一日能奉还给凌家的后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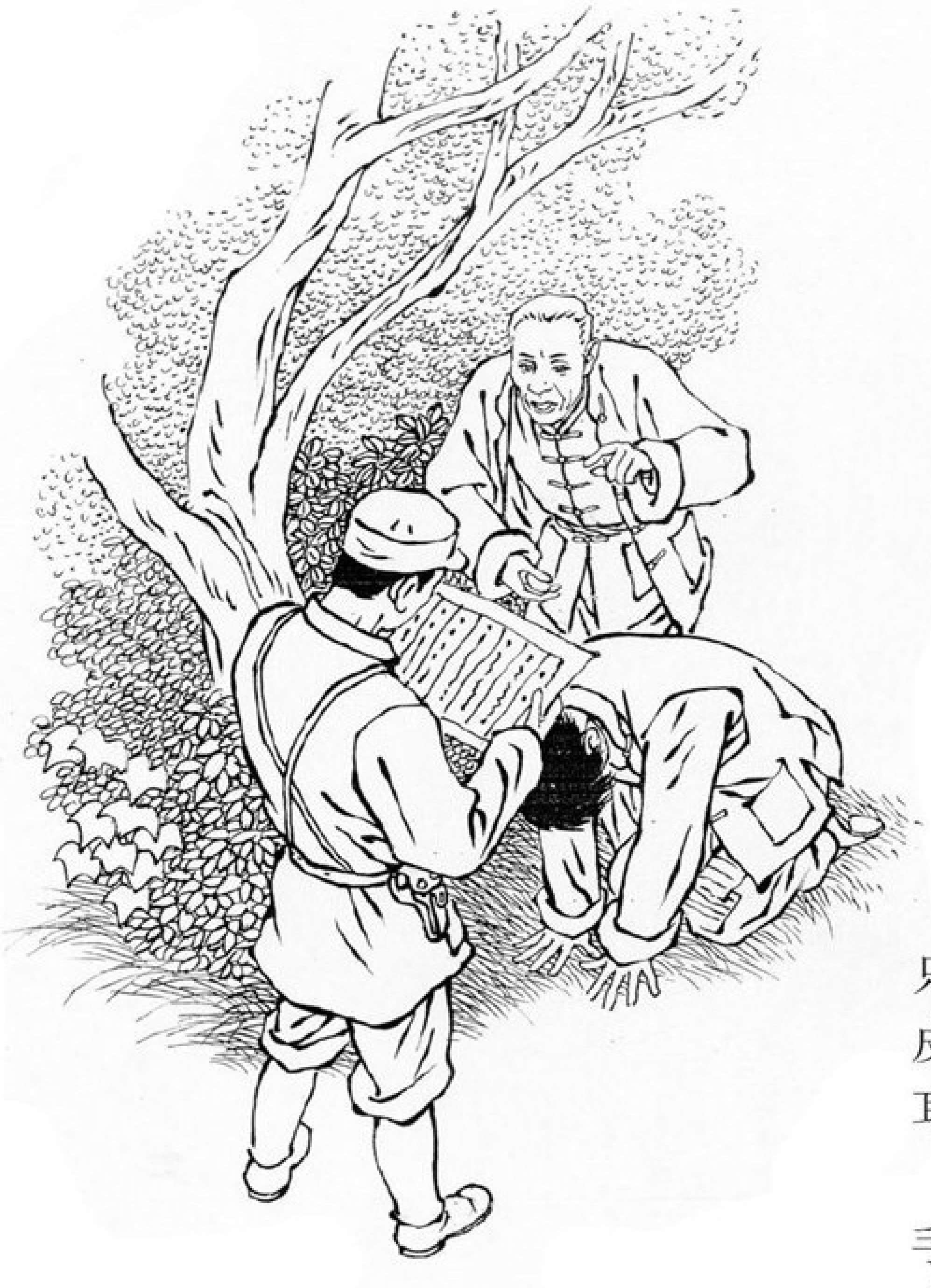
包师傅一直为自己当年的行为汗颜，所以最终选择用写信的方式向凌浩歌解释一切。包师傅说，他虽然会调琴，但不懂演奏，没有机会弹奏少爷生前最后的杰作，还望凌浩歌能好生收藏。

凌浩歌捏着信，好容易把各个细节串连起来：太爷爷留过洋，应该像隆教授一样看过《第十三级台阶》的原谱。那三日，太爷爷一定是在拼尽全力回忆他当时看到的谱子，记录下来，然后带着杀人于无形的“毒谱”潇洒赴宴……

凌浩歌端坐钢琴前，想到自己曾被魔曲迷了心窍，险些害了无辜人的性命，他的心久久不能平静……

（**题图、插图**：张恩卫）





纸偶复仇

□ 王永坤

抗战年间，川军一个团奔赴前线，暂驻鄂北骆口镇。这个团的团长姓周，不肯扰民，不顾镇公所钱所长的再三相劝，执意将团部安置在镇外的关帝庙里。

这天，周团长踱出庙门散心，见一老一少两个耍猴人在驯一只大马猴。老者见了周团长，急忙过来寒暄，自言姓白，少者是他的哑巴徒弟，人呼“小哑巴”。周团长正和老白说着话，却见那“小哑巴”只因大马猴出了点小差错，就扬起皮鞭狠抽过去，打得大马猴抱头捂耳，“吱吱”怪叫，满场子乱跑。

周团长大步上前，夺下小哑巴手中的皮鞭。小哑巴二十来岁模样，身子骨极是文弱，乱发遮面，看不清眉眼，而乱发丛中分明有泪光闪闪。周团长心中一咯噔：这小哑巴神态煞是古怪！这时，老白忙上来代徒弟向周团长赔礼。周团长再无散步的兴致，手一背往回走了。

万万没想到第二天一大早，这老白师徒就跪在庙门外又欲求见周团长，还呈上了一纸血状！周团长大惊，老白一声长叹，指着哑徒弟道：“周团长，写血状的人是他，他身上背负着血海深仇呢！”



周团长拿起那张血状纸，只见上面全是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字迹极是清秀，再一细读，字字血，句句恨，记述了一桩惨痛的往事……

十五年前，中原药都禹州有一家苏记仁和堂大药房，由于有家传的诊病秘方，可以自配丸、散、汤、膏、丹，生意极是红火，堪称禹州第一富户。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当时中原匪乱成灾，百里外的伏牛山中有一窝子土匪，老大姓彭，人称“彭三大王”。在官军的屡次围剿之下，彭三大王孤注一掷，率残部钻沟跳崖，冲出了官军的包围圈，随即连夜进入禹州城，突袭仁和堂，非但将财物一扫而空，还将苏家上下八口人全绑到堂下，要来个斩草除根。在苏掌柜苦苦哀求之下，彭三大王才命手下放了苏家最小的、一个乳名叫兰弟的哑巴孩子，并狞笑道：“也罢，就给你们苏家留下个半条根，以示俺老彭不是那种赶尽杀绝的人嘛！”言毕一挥手，苏家七颗头颅落地……

看毕状纸，周团长牙齿咬得咯咯响，他明白了，眼前这个小哑巴就是苏兰弟！老白插言道：“三年前，小兰弟缠着非要拜我为师不可。我见他可怜，又曾跟人学过杂耍，会变得一手纸偶戏法，便收留了他。后来他把身世告诉了我，并说他辗转千里，终于找到了彭三大王，不是别人，正是被人称为‘钱百万’的镇公所钱所长！我想，这个姓钱的确实是十五年前才来到骆口镇的，后来他还花钱当上了镇公所的所长。原来，他的钱全是从苏家抢来的血钱！小老儿有心为徒儿报仇雪恨，可如今钱家有钱有势，稍有不慎，打蛇不成反被蛇咬，只得隐忍下来，等待时机。昨夜小兰弟说，终于等到了今天，周团长您能为他做主申冤……”

周团长诘问苏兰弟道：“你凭什么认为本团长能为你申冤呢？”

苏兰弟口中“呀呀”，双手直比画，老白为他“翻译”起来：“周团长，小兰弟说您不仅爱民，而且有同情心。昨天他故意鞭打大马猴，就是为了试探您，您对一只猴子都心怀怜悯，更别说对人了！”

周团长眼睛湿润了：“好个心中有数的小伙子！本团长虽说只是暂驻此地，对地方民事无处置之权，但你若真有冤，本团长自有办法除恶惩凶。”他随即又拍拍血状皱眉道：“不过话说回来，你这纸血状毕竟只是一面之词，姓钱的断断不会承认罪行，只怕难以服众……”



苏兰弟又是一番比比画画，说这事他早已胸有成竹。三日后钱百万要做五十大寿，请戏班唱连轴大戏，必然要请周团长为座上宾，到时候只要周团长让他们师徒二人登台表演纸偶戏法，他自有办法让钱百万自供罪行！

周团长一番沉吟，答应了。

三天后的傍晚，钱百万果然大摆寿宴，周团长也前来赴宴。只见院中几十桌宴席宾朋满座，钱百万头戴紫色圆寿帽，身着万字团花寿服，慈眉善目，谦和有礼，丝毫也看不出凶恶狠毒。

宴席对面搭了个大戏台，戏子们“咿咿呀呀”，你方唱罢我登场。一出戏唱毕，周团长站了起来：“诸位，今日是钱所长大寿，本团长躬逢盛事，不胜荣幸！战事倥偬，无礼为敬，特请两位杂耍艺人登台表演个纸偶戏，权且为钱所长作贺，也供大家一乐！”一拍巴掌，两个艺人登了台，众人一看，这不是在关帝庙耍猴的老白和他的徒弟小哑巴吗？只见师徒俩今日衣着一新，老白灰袍马褂，干脆利落，小哑巴则一身青衿长衫，肩背一个长包袱，颇显斯文，只是头发依旧散乱，面孔半遮。

钱百万眼里流露出一丝不快，纸偶戏本是上不得台面的乡野杂耍，能玩出什么噱头？但钱百万不敢冲周团长发作，依旧笑呵呵地向周团长道谢。

台上，老白双拳一抱，开言道：“今日钱所长大寿，俺师徒俩就耍个麻姑献寿吧！”言毕，小哑巴从包袱里拿出一幅立轴长卷，顺手一抖，“唰”地展开一张美人图，图中美女凤冠霞帔，长裾飘飘，手捧托盘，托盘中红桃鲜艳欲滴——正是献寿的仙女麻姑！更妙的是，小哑巴将图抖了几抖之后，那麻姑竟冠翅微动，眉目流转，接着腰肢一拧，竟从画中走了下来！

再看小哑巴长轴一卷，早已闪到帷幕一角，探出半个身子，手中牵了一根细线，恰与“麻姑”的长裾相连。随着那线时松时紧，“麻姑”托盘对着台下宴席频举，分明是向钱百万献桃庆寿呢！

看到这儿，钱百万早把不快扔到了爪哇国，眼睛眯成了一条缝。这家伙是个色鬼，竟被台上的美女纸偶迷了心窍！随着台上“咚”的一声锣鼓，“麻姑”不见了，依旧是老白师徒俩立在台中，那小哑巴还正卷着长轴画呢！

台下宾客都以为纸偶戏结束了，喧嚷回味不止，老白却再次对

众人拱手道："刚才的麻姑献寿实在没啥稀奇，不过是小徒以手扯线操控纸偶而已。真正的好戏在后头，下面，让'麻姑'从台下挑个女婿上来，大家说好不好？"

说话之间，只见小哑巴两手一抖，那纸偶麻姑又从长轴卷里娉娉婷婷走了下来，手中还多了个鲜红的绣球。顿时台下一片起哄声，不少人跃跃欲试。周团长却暗自纳闷：这老白师徒俩不是说要让钱百万自供罪行吗？怎么一味地在台上逗笑取乐呢？他注意到，小哑巴此时又悄然溜到帷幕一角，身子半隐半现……看着看着，周团长终于看出了点儿门道……

老白一敲锣鼓，只见"麻姑"的绣球不偏不倚，正向钱百万怀中飞去！钱百万乐呵呵地一把将绣球抱在怀中，跳上戏台，就要向"麻姑"扑去。老白急忙拦住道："且慢，凡事须按规矩来，还请你先喝杯定亲茶！"说着，不知从哪儿端来一杯清香扑鼻的碧螺春茶。钱百万接过来一饮而尽，抹抹嘴巴，只觉得脑袋更晕乎了，眼神迷离中，"麻姑"更加娇媚动人。他急忙伸手去捉，"麻姑"笑意盈盈，东躲西闪，欲拒还迎。

绕了一圈又一圈，却见"麻姑"猛一回头，脸上的如花笑靥不见了，换成了一副双目圆睁、口鼻流血的男子面孔！钱百万大骇，钉子一样立住了。

"他是谁？"老白幽幽地问。战战兢兢的钱百万脱口而出："他、他是禹州仁和堂的苏掌柜。"

只见"麻姑"长袖在脸前一挥，又换了一张妇人的面孔。

"她又是谁？"

"她、她是苏掌柜的夫人。"

"麻姑"一连换了七张鲜血淋淋的面孔，在老白的诘问下，钱





百万都一一作答，而这七个人，正是苏掌柜一家人！

“你又是谁？苏家七口人是怎样被杀的？”老白最后连连发问。钱百万头点得似鸡捣米：“我是彭三大王，十五年前占山为王，率弟兄们夜入禹州……”

几个乡丁这才回过神来，立马跳上台，将彭三大王生拉硬拽往台下走。然而晚了，周团长拍案而起，一排士兵冲过来，将彭三大王他们紧紧扭住，按倒在地。彭三大王迷瞪半天，喃喃自语：“天啊，这是怎么回事？我、我到底说什么了？”

台上的“麻姑”身子一阵飞旋，凤冠霞帔、红衫长裙纷纷落地，露出了本相，不是别人，正是泪如雨下的小哑巴——苏兰弟！

周团长也一个箭步上了戏台，径直向帷幕一角走去，果然在帷幕一侧挂着那轴长卷，两面一看，正面画着献寿桃的麻姑，背面却还有一幅画，画的恰是青衿长衫的苏兰弟！周团长恍然大悟：哪有什么纸偶“麻姑”，自始至终“麻姑”都是苏兰弟所扮，只不过他使的障眼法奇快，将观众蒙在了鼓里！至于能让彭三大王自供罪行，定是那“定亲茶”中下了迷魂药。须知苏兰弟本是杏林世家，配制迷魂药自不在话下；而后苏兰弟用川剧的变脸戏法，将家中遇害亲人的面孔一一呈现在彭三大王面前，让他不得不如实招供！

当下，周团长以戏台作案台，就地公审十五年前的禹州血案。众目睽睽之下，彭三大王哪敢抵赖，他闭目长叹：“悔不该给苏家留下半条根！”

天亮后，周团长先斩后奏，一纸布告下令将彭三大王他们押至乱坟岗，枪响人毙。周团长随即又将彭三大王的财产悉数归还苏兰弟，不承想苏兰弟已不辞而别，只留下一信，信中表示那些财产他分文不要，大部分充作军饷，小部分留给老白以作养老之资，他大仇已报，再留在老白身边多有不便……

几年后，周团长率部驻扎禹州，不由想起苏家血案一事，一打听，一切果如苏兰弟所述，唯一不同的是，人们说苏家当年只剩下一个五六岁的哑女孩，那哑女孩吃百家饭长到十来岁，便独自闯荡江湖，要寻彭三大王报仇。至此，周团长终于明白了一切：难怪苏兰弟能把那个麻姑演得仙气十足，更难怪彭三大王最后说悔不该给苏家留下“半条根”！

（**题图、插图**：刘为民）

血溅成『宋』

□ 刘学柱



宋朝时，敌国侵扰，大将军呼延保兵分五路抵抗敌军，战了多日，四路宋兵与敌军战个平手，双方成胶着阵势。可是，另一路人马却渐渐不支，这支队伍是由将领宋景中率队的，眼看就要全军覆没，宋景中便率领残兵败将落荒而逃。这一路队伍溃败，敌军便有了突破口，决堤般地掩杀过来，其他几路宋军再也支持不住，一起溃退。

宋军退了数百里，方才压住阵脚，停歇下来。这一仗，将宋军的大好形势葬送殆尽，呼延保铁青着脸，坐在大帐里，众将们大气都不敢出。半晌，呼延保举手一拍案头，如晴天霹雳，一字一顿地说：“把宋景中给我推出去斩了！”

几个军汉一拥而上，就将宋景中给绑了，推着就要往大帐外走。

宋景中叫道：“呼延将军，敌军太强悍，我实在抵挡不住啊！”

呼延保板着脸，喝道：“抵挡不住？那你就应该战死沙场，还有什么脸面逃回来？”

这时，另一路统领史在威为宋景中求情：“胜败乃兵家常事，还望呼延将军网开一面……”

呼延保没等史在威把话说完，手一挥，断然地说：“形势如此，每一战都是生死战，务必拼死相搏，



岂容后退，杀！”军汉不敢怠慢，推着宋景中就走。就在这个时候，忽然看见远处尘土飞扬，遮天蔽日，原来敌军追杀过来了。宋军仓促应战，一片混乱。那几个军汉也顾不得宋景中了，各自跑散。宋景中愣了一会儿，突然醒悟：我命不该绝，还等什么，跑呀！

宋景中乘乱逃出来，他一路狂奔，一口气跑到了猪头岭。后来，他看这地方不错，便留了下来，开了家客栈，过起了隐姓埋名的生活。

时间一晃过去了三年。这天，客栈来了个客商打扮的人，手里拎着个包裹，鼓鼓囊囊的。宋景中琢磨着那里面一定是金银财宝，就打上了那客商的主意。可是那人十分机警，时刻不离开房间半步，把那大包袱始终抓在手里，宋景中根本无从下手。没办法，他只好使出了一手狠招，一把火将厢房点着，大声呼叫：“不好了，快救火呀！”

这一声喊，客栈里的人都从睡梦中爬起来，急着去救火。宋景中的眼睛紧盯着那客商的客房，可是不管外面多么喧闹，那客房还是没有一丝动静。宋景中急了，把那客房的门敲得山响：“救火啊！”那人先是不应，见宋景中喊得急，便吼道：“你家失火，与我何干，休来烦我！”宋景中气得半死，但又不能硬来，只好悻悻地离开。

第二天，那客人提起包袱就上路了。宋景中悄悄跟着出了客栈，从一条小道抄了过去，到了路口，他埋伏下来。没多久，那客商背着大包袱过来了，宋景中抡起家伙，冷不丁地向客商扑过去。不想那客商却很警觉，侧身一让，竟然躲开了。宋景中接连攻击，那人虽然机敏，武功却在宋景中之下，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始终落于下风，最后被宋景中打翻在地。

宋景中捡起那包袱，解开一看，愣了，哪是什么金银财宝，这是一颗血淋淋的人头，再一看，这头颅正是宋朝的大将军呼延保！

宋景中用脚踩住那客商的头，大声喝问：“你是什么人，是谁杀了呼延将军？”

那人嘴中吐着泥渣，说：“兄弟，你不就是为了抢几个钱吗？小意思，我们有呼延保的人头，就可以去领数不尽的金银财宝，还可以封官加爵！”

“敌军悬赏重金买呼延将军的人头，一直不能得逞，你是怎么害了将军的？”

那人说，他本是敌国的细作，

潜伏了多年，才有了个机会，取了呼延保的首级。那人对宋景中说：“你要是放过我，我们就一起去领赏！”

宋景中听了，怒从心头起，抡起家伙，照着那人的头就打，打了几下，又停下手，说：“你这个奸细，我不能就这么便宜了你，我要把你交到宋营，好好处置你！”

两人正拉扯着，忽然一队宋兵从远处奔了过来，顷刻到了眼前，“哗啦”一下将两人围在中间。宋兵一下就发现了呼延保的人头，大声叫了起来：“找到呼延将军了，找到呼延将军了！”然后就都跪倒在呼延保的人头前，哭声一片。

带头的宋兵头目，挥了挥手中的大刀，对手下兵士说：“把这两个奸细给我绑了！”

那些兵丁一哄而上，把那个客商和宋景中一起给绑了个结结实实。宋景中挣扎着，叫道：“放了我，我是抓这个奸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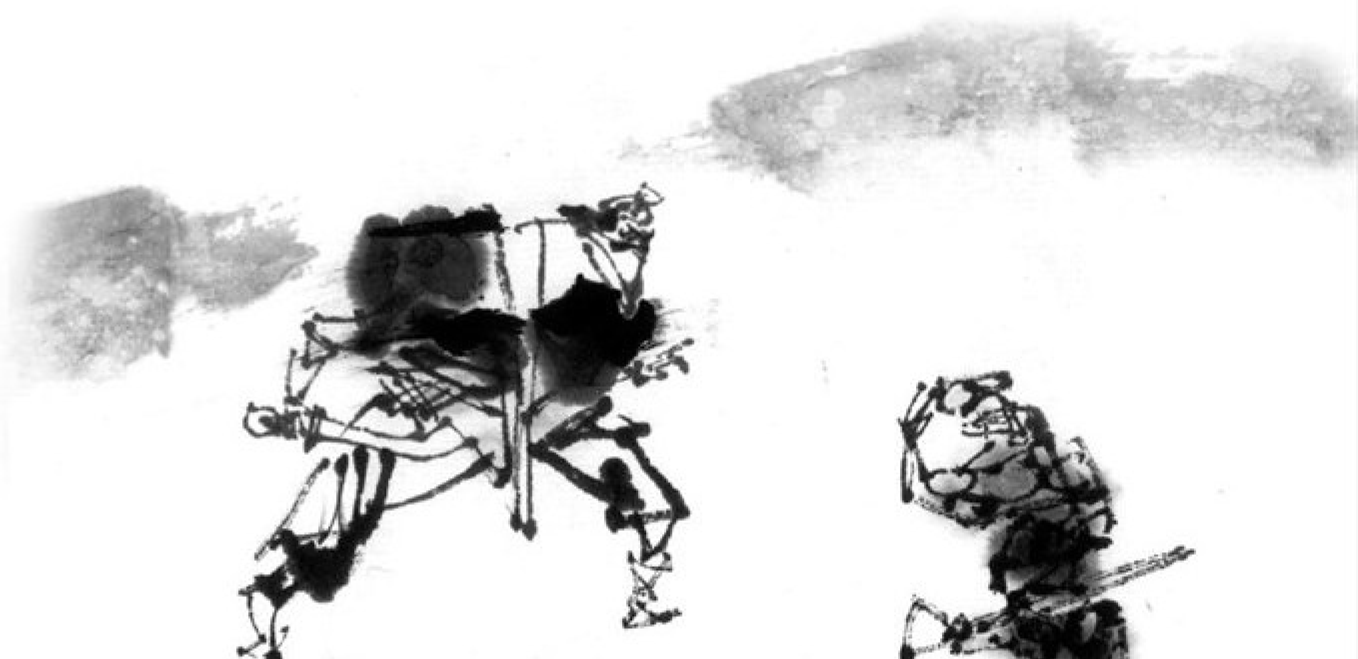
话音未落，那个客商也大声嚷道：“笑话，他才是奸细，我发现他杀了呼延将军，就在这儿截住了他！这贼着实厉害，我打不过他，正好你们赶来了，这下可好了！”

这个家伙竟反咬一口，诬赖起宋景中来。那宋军头目谁的话也不听，下令道：“都带回大营里去！”

到了宋军大营，那个头目走进大帐禀报，片刻，他又出来，一声吆喝，将宋景中和客商推了进去。

宋景中走进大帐，抬头一看，正中坐着的不是别人，正是史在威！史在威定睛一看，见是宋景中，也是大吃一惊。宋景中心中一喜，心想这下好说话了，便不慌不忙把来龙去脉细细说了一遍。

史在威听了，一阵冷笑，咬牙切齿地骂道：“好你个宋景中，你还跟我编！算我错看你了，你原来是如此歹毒的小人！不错，呼延将



军是有些错怪了你，但大敌当前，军令不严，军威何在？不想这么多年了，你还记着仇啊，你提着呼延将军的人头向北而去，是不是早就投靠了敌军？”

宋景中听了大惊失色，竟一时张口结舌，无言辩白，史在威一挥手说：“还有什么好说的，这难道不是很清楚了吗？现在我要用你的人头来祭奠呼延将军！”

整个宋营全部披麻戴孝，为呼延保举行隆重的祭奠仪式。几个军汉将宋景中押到呼延保的灵柩前，准备行刑。宋景中冲着史在威朗声喊道：“史将军，我是冤枉的啊，我抓的那个人才是真正杀害呼延将军的人，他才是真正的奸细啊！”

可是此刻史在威哪里还听他的，“哼”了一声，说：“妖言惑众，你是死有余辜，斩！”

刀斧手一挥鬼头大刀，只见银光一闪，顿时鲜血四溅，洒在地上。接下来，奇怪的事发生了，宋景中的鲜血洒在地上，慢慢流淌了起来，最后竟凝结成了一个“宋”字，殷红殷红的，格外醒目！

宋兵全都大惊失色，随即交头接耳，都感觉这事儿够怪的。史在威心里也嘀咕着：难道呼延将军真的不是宋景中所害？于是，他当即命人将那客商好好看着，重新审查，再行发落。

史在威斩了宋景中后，一连几个晚上都睡不好觉。这天，他躺在床上迷迷糊糊之间，宋景中推门而入，史在威吓了一跳，从床上坐了起来：“你、你不是死了吗？”

宋景中缓缓走到史在威的面前，悄声说道：“在威兄不要害怕，我有一心愿未了，在威兄帮我完成，我才甘心离去！”

史在威说：“什么心愿，说来我听！”

宋景中说：“我自遭呼延将军责罚后，一直报国无门。我经营那猪头岭客栈，已有三年，但凡有富人借宿，我都要设法捞一点，积攒了不少钱银，一心要献给宋军作为军饷，你一定要帮我完成这一夙愿！”然后，宋景中说了具体地址。

史在威一惊，从梦中醒来，他觉得事情蹊跷，第二天一早就亲自带着人来到猪头岭客栈，在梦中宋景中所说的一个僻静之处，果然发现一个地窖，打开地窖一看，里面都是金银财宝，上面还有一笔笔来源的记录，清清楚楚。

地窖一侧的石壁上还有刻着的字：宋军饷筹集处！

（题图、插图：黄全昌）



朋友之间，玩笑开得妙，感情跟着好；玩笑要是开过火了，那可比咒语显灵更可怕……

致命咒语

□ 谢明宏



玛丽平时的爱好就是在古书市场淘宝。这一天，玛丽淘到了一本古旧的魔法书，本来也没有奇特之处，但临走时，老板的忠告却让她好奇心大起——“请不要尝试上面的任何咒语，因为我听上一个主人说过，它会召唤死神！”

玛丽耐不住对咒语的好奇，就让男友彼得邀请好友吉姆和崔西一起来尝试咒语。为了增添神秘感，玛丽还把好友们约在郊区公墓旁的一间小木屋里。尽管听起来很疯狂，但作为从小到大的死党，吉姆和崔西还是按时赴约了。

深夜时分，四个年轻人见面了。吉姆见到小木屋里各种稀奇古怪的道具时，忍不住对玛丽抱怨起来：“我说机灵鬼玛丽小姐，你是怎么想的？癞蛤蟆的舌头，斑鸠的耳朵，蝙蝠的脚！”

一身巫师打扮的玛丽并没有说什么，只是冲吉姆神秘一笑，然后，她迫不及待地把那些奇怪物品放进一个坛子里，开始搅拌……

突然，大伙听到“砰砰”的敲门声。该不会是巫术立刻生效了



吧？彼得小心翼翼打开门，见到黑暗中一个老头拿着一把长杆镰刀，像极了传说中死神的打扮。

彼得看不清老头的脸，便提起嗓子问：“你是谁啊？你来干什么？”老头咯咯一笑：“我还没问你们来干什么呢？年轻人，你们看到一具棺材没？我找了半天没找到，找不到可要出大麻烦了哟！”大家一听，不禁打了个寒颤，都摇头说没有。

老头走后，大家都有点后怕，只有玛丽丝毫不受影响，她开始有模有样地念起古书上的咒语。可话音刚落，“砰”的一声，整个屋子就笼罩在彻底的黑暗中，大家听到了玛丽的尖叫。

吉姆胆子小，他忙去摸电灯的开关，但是开关似乎坏掉了。他慌慌张张地打开手电筒，却发现玛丽消失了，地上只留下她的鞋袜。彼得和崔西也凑了过来，吉姆脸色凝重：“我们快离开这里，报警并且找人来帮忙！对，找那个老头。”

崔西显然也被吓坏了，语无伦次地说道：“不！我们不能找他，说不定就是他搞的鬼。他的打扮不就是死神吗？”彼得也不同意报警，他说：“我们自己去找玛丽，说不定这是另外一个咒语的仪式。”可吉姆不想再折腾咒语了，嚷着要走。就在这时，大家突然听到了玛丽的求救声：“彼得，快来救我！”

彼得连忙循声找去，可没走几步，黑暗中又是一声救命：“吉姆，这里有个怪物，我看不清！”吉姆赶忙拿手电筒照去，房间的一角空空如也——连彼得也失踪了！吉姆慌张地掏出手机，想要报警，可他的手机信号全无！

见吉姆要夺门而出，崔西急了：“不，不要去找人！我不敢一个人留在这个屋子里。我们是念了咒语才发生这一切的，书里一定有解决方法。”说着，她借着手电筒的光亮，翻开古书，搜索到一条咒语，大声念起来：“来吧，我召唤你！现身！带回消失的两个人！”

黑暗中传出恐怖的回音：“我来了，我因你的召唤而来！”虽然手电筒的光不强，但是两人还是看见一个满身黑毛的庞然大物朝他们缓缓走来。怪物一把抓住崔西，扛在肩上就奔往暗处。吉姆想逃，可怪物却已经堵在了门口。吉姆摸到了怪物毛茸茸的皮肤，吓晕了。

当吉姆醒来，发现自己居然置身于一具棺材之中，怪物的眼睛透过慢慢变小的缝隙盯着他，“砰”



的一声，棺材盖上了。他听到锤子落下的声音：怪物要把棺材钉死！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确实如此，吉姆感到呼吸越来越困难……

木屋外，三个年轻人放声大笑。

“我就说嘛，这次吉姆肯定被吓死了！”说话的正是先前消失的玛丽。原来所谓的咒语和怪物都是精心设计的一场玩笑。木屋有一个不显眼的暗门，玛丽、彼得和崔西三人都是这样“失踪”的。而黑毛怪物则由彼得扮演，手机信号则是被事先藏好的信号屏蔽器给干扰了。所以，无论多么危险，彼得和崔西都设法劝吉姆不要报警。

崔西哈哈大笑：“好了，玩笑也开够了，我们把吉姆放出来吧，不然他会窒息的。”崔西急着把吉姆放出来，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三人为了把吉姆装进棺材，昨天还千辛万苦地把原来棺材中的死尸给挪了出来。所以之前老头儿找上门来，三个始作俑者就谎称不知道。不过这会儿，他们知道要有始有终，把死尸搬回棺材里。

可是，等三人到车上拿了工具回来，却都傻眼了：棺材不见了！

玛丽感到十分不安：“吉姆被关在里面，是没法儿移动的。难道我们真的弄假成真，把死神召唤出来了？”彼得摇头：“肯定有其他人来过，我们四处找一下。”

崔西大叫一声：“我知道了，是那个奇怪的老头！我们快找到他，一定是他搞的鬼。”

三人走出木屋，月光下果然看到那个神秘的老头，正用铲子掘着土，旁边正是一具棺材。他们赶忙边跑边喊：“老先生！不要埋，棺材里面是活人！”等到走近一看，棺材旁边的草堆上还有一把长镰刀，原来是拿来除草的。

老头把铲子一插，坚定地说：“不行，这个棺材我必须要埋！而且要埋得比一般的还深些才行！”

玛丽他们慌张地解释起事情的来龙去脉，没想到老头摇摇头：“年轻人，开什么玩笑！这种红色标签的棺材，都是疾控中心送来的烈性传染病人，要埋很深才行。别说你们朋友不在里面，就是在里面也活不成了。”

玛丽、彼得和崔西突然觉得全身发痒，他们对着月光翻开手掌，上面布满了一颗颗猩红的疹子。

良久，老头拿起长杆镰刀走了。三人神情惊恐，好像真的见到了死神。

（**题图**：佐　夫）





寻物启事

□孙灿灿

阿P这阵子有点背运，原先干保安干得挺好的，但有一次和老板顶撞了几句，结果被解雇了。失业没几天，小兰就整天唠叨，埋怨他不该就这么在家吃白食，阿P想想也对，就开始琢磨起赚钱的新门路。

这天，阿P在翻报纸上的招聘信息，却被一则关于寻物启事的社会新闻吸引了，说的是这么一回事——

有个失主在路上贴出了一则寻物启事，开出了高达三百元的酬金，却只为找一只普通的黑毛鸭子。一个年轻人凑巧捡到了这只黑毛鸭，他实在不相信，有人会出三百元，要回一只最多就值三十元的鸭子，于是带着好奇心，上门归还了鸭子。没想到失主当真爽快地给了他三百元的酬金。年轻人耐不住好奇，便问失主为何要做这么一桩“吃亏”的买卖，没想到失主二话不说，当着年轻人的面就把鸭子开膛破肚，从鸭肚里掏出了一枚金戒指！失主告诉年轻人，自己喂鸭子的时候，一不留神，男友送的订婚戒指就掉进了鸭饲料里，结果就让鸭子吞进肚子了。所以，鸭子走丢后，势必



要高价把鸭子找回的。

看到这，阿 P 不由啧啧感叹：谁会知道鸭子肚里有个金戒指呢，这年头，寻物启事里也有捞金的机会呀！从此，阿 P 对大街小巷张贴的寻物启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这天，阿 P 又在街上看招聘广告，一不留神，一头撞到电线杆上，疼得他直咧嘴。不过，很快他又来了精神，他看到电线杆上贴着一张“寻物启事”，还配了一张彩色照片，照片上是一只斑点狗，憨态可掬，十分可爱。那启事上说，失主叫胡铁，在城南关幸福小区居住。那斑点狗是中外混血的品种，也是他家的心爱之物，视为掌上明珠。此狗于一周前丢失，狗走丢之后，妻子和儿子十分伤心，都日日以泪洗面。所以，若有人能送还，愿付给八千元酬金。

阿 P 看罢心中暗喜：来生意了，还是个大活儿。可又一想，这不是大海捞针吗？到哪里能找到这家的斑点狗呢？

正想着，突然，阿 P 的肩膀上被人拍了一下，他回头一看，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小伙子问：“大哥，请问到县卫生防疫站怎么走？我去打疫苗。”

小伙子自称叫“猴子”，腿肚子上被狗咬伤了。阿 P 忙问是被谁家的狗咬的，“猴子”愤愤不平地说：“唉，别提啦，那老头蛮不讲理，根本不承认是他家的狗咬的，死活不肯出打疫苗的钱，太可恶啦！”

阿 P 接着问：“你有证据吗？”

“猴子”掏出手机：“我拍了照片。”阿 P 一看，高兴得差点叫出来，照片上正是胡铁家的斑点狗，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

阿 P 强压住喜悦之情，生怕对方发现自己的秘密，他装模作样地说：“这是谁家的狗，它现在哪里？我去给你讨个说法，太不像话了！”

“猴子”听了很高兴，忙从兜里掏出香烟，递给阿 P 一支，还给点上了火，说道：“离这不远，不到三里路，是一个姓黄的老头，我可以带你去找他，今天我算是遇上见义勇为的人啦！”说完，“猴子”也顾不上腿上有伤了，一瘸一拐地领着阿 P 去找黄老头。

两人不知兜兜转转地走了多少路，才找到一处偏僻的出租屋，见到了黄老头。黄老头问明来意后，就把两人让到屋里，直截了当地说：“我不是不肯出钱，这只狗不

是我的，是我一周前在路上捡的流浪狗。估计原来的狗主人家生活条件不错，它每天要吃猪肉、喝牛奶，我都喂不起了，早就想出手，苦于没遇到买主。今天，‘猴子’来我家串门，狗见他尖嘴猴腮，以为他是个坏人，就冲他嚷嚷，还咬了他一口。我是个低保户，没钱给‘猴子’打疫苗。”

阿P听完，立马利索地掏出二百元钱，递给“猴子”，说：“你快去打疫苗吧，别误了事，得了狂犬病可不是小事啊！”

“猴子”得了便宜，接过钱，对阿P千恩万谢后，一瘸一拐地走了。



接着，阿P又对黄老头说：“你是个穷人，它却是个富贵命，这咋办？还是我来帮你的忙吧，我把狗买下，你开个价吧！”

黄老头面带微笑，用手挠挠头，说：“我是个实诚人，也不会漫天要价，养了这些天，光肉和牛奶已花费一千多了，你就给两千块钱吧！”

阿P二话没说，给了钱就把狗带走了，他心想：这黄老头和“猴子”都是土包子，没文化，信息不灵通。这狗我一转手就能赚六千块。俗话说：两个大腿一样粗，该谁享福谁享福。

阿P按照广告上的地址，打了车，很快就找到了胡铁的住所。斑点狗见了胡铁好像很兴奋，围着他转来转去，阿P心中暗想：这狗和胡铁很熟，一定是他的狗，钱就要到手了！

没想到胡铁把脸一沉，说：“这狗确实很像我丢的那只，但它不是我的那只狗。很遗憾，我不能兑现悬赏的酬金。”

阿P听糊涂了，忙问：“为什么？明明是你的斑点狗呀！”

“我给你看一段视频，你就明



白了。”说罢，胡铁走进屋里，打开电脑，屏幕上出现了一只斑点狗，正与主人一起看电视，当电视播放一段牛奶的广告时，斑点狗立刻“汪汪”地叫了起来。接着，胡铁又打开了另一段视频，就是那段牛奶的广告，在播放这段广告时，眼前的斑点狗却视而不见，充耳不闻。

胡铁冷冷地笑了笑，说：“你看见了吗？我的那只斑点狗，平时只要看到这段广告就会叫的，而你送来的这只不会，所以这不是我的狗。不过，我看在你送狗上门的分上，可以收下，但最高只能给你五百块，因为它只是只普普通通的小狗，是‘赝品’。”

阿P肠子都悔青了，气得差点晕过去。若把狗带回去吧，又怕老婆骂他缺心眼，财迷心窍；卖了吧，一时半会儿能卖给谁去呢？他左右为难，最后一跺脚，狠了狠心，从胡铁手里接过那五百元钱，扬长而去。

阿P一走，胡铁就掏出手机：“猴子啊，你快过来一趟，给这只狗美美容，把它给黄老头带过去，再贴几张寻物启事，价钱要高点。刚才那小子太好忽悠了，我给他看了一段合成的视频，他傻乎乎地就相信了，哈哈！”

回到家，阿P越想越不对劲，当他再次想去找胡铁和黄老头对质时，竟发现他们的住处都已人去楼空了。阿P这才知道自己真的上了当，后悔不已。

从那以后，阿P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再也不爱占小便宜了。每天起得特别早，帮老婆做家务，辅导儿子做作业，还在街上租了个摊位，做起了水果批发生意。出门时，阿P身上总爱带上一把小铲子，见到胡乱张贴的小广告、寻物启事，就一一把它们铲掉，受到了大家的称赞。

一天，阿P又看到了一张寻物启事，要寻找一只斑点狗，悬赏一万元。那启事贴得贼结实，用铲子也铲不掉。阿P心想：虽然铲不掉，也要给大家提个醒，免得上当受骗。他掏出一支钢笔，在上面写了两个字：“假的。”第二天他路过时，发现有人又在前面添了两个字，变成“不是假的”，于是，阿P又在“不”的旁边添了一个“辶”，变成了“还是假的”，以后就没人动了。阿P这下可乐了，他得意洋洋地吹嘘道：“诈骗，我不行；玩文字游戏，我还不赢你啊！”

（题图、插图：顾子易）

舞台上，他是谈笑风生、从容淡定的幻术表演者；舞台下，他又拥有怎样的人生……



喂自己影子吃饭的人

晚饭时，一家高级餐厅里走进一位高个儿，面容和蔼，脸上的笑容矜持而又惨淡。

他风度翩翩地走上前台，朗声说道："诸位，敝人十分愿意在此介绍一个奇迹，迄今无人能窥见其奥妙。近年来，敝人深入自己影子的心灵，努力探索其需求和爱好。今天，敝人愿意把来龙去脉演述一番，以报答诸位的美意。请看！我至亲至诚的终身伴侣——我的影子！"

在半明半暗的灯光中，他走近墙壁，修长的身影清晰地投射在墙上。大厅内鸦雀无声，客人们一个个伸长脖子，争看究竟。他像要放飞一只鸽子似的，双手合拢报幕："骑士跳栏！"只见骑士模样的影子在墙上蹦了一下；"兔子食菜！"顿时，出现一只兔子模样的影子在啃白菜；"山羊爬坡！"果然，山羊模样的影子正爬上一个陡坡。

"现在我要让这昙花一现的形象具有独立的生命，向大家揭示一

个无声的新世界。”说完，他从墙壁旁走开，影子却变魔术般的越拉越长，直顶到天花板。

“诸位，为了使影子能脱离我而独立生活，敝人进行过孜孜不倦的研究。我只要对它稍加吩咐，它就会具有生命的各种特征，甚至还会吃东西！我马上给各位表演一番，诸位给我的影子吃些什么呢？”

一个炸雷般的声音回答说：“给，给它吃这块火鸡肉冻。”

一阵哄堂大笑中，高个儿伸手接过递来的菜盘，走近墙壁。他的影子随即自如地从天花板上缩了回来，几乎贴近他的身子。人们看得清清楚楚，他的身子并未挪动，那影子却将纤细的双手伸向盘子，小心翼翼地抄起那块肉，送到嘴里，嚼着，吞着……

“简直太神奇了！”

“给它这块鸡脯。”

“梨！看它如何吃梨，一定妙不可言。”

高个儿笑笑说：“很好！诸位，让我们一个一个来，现在先吃鸡脯，劳驾，哪位能递给我一条餐巾？谢谢！”听高个儿说得头头是道，所有客人都兴致勃勃地加入了这场娱乐。

“再给它吃点饼，你这影子可有点干瘦啊！”

“喂！机灵鬼，你的影子喝酒吗？给它这杯酒，喝了可以解愁。”

只见那影子又吃又喝，泰然自若。不久，高个儿把灯打开，神情冷漠而忧郁，脸色显得格外苍白。

他一本正经地说道：“诸位，敝人深知这般玄妙的实验颇易惹人嘲讽、怀疑，但这无关紧要，总有一天，这项旨在让自己的影子独立于本人的实验，会得到公认和奖励。临走前，敬请凡有疑问者前来搜一下敝人的衣服，以便确信我绝没有藏匿任何物品。诸位的慷慨惠赠，无一不为我的影子所食。这如同敝人叫卡米洛·弗莱切一样千真万确，十分感谢，祝大家吃好，晚安！”



客人们听高个儿这么一说，知道表演结束了，他们纷纷打发他下台，等着下一个节目，没人在意刚才那些丢出去的食物是否真的被“影子”吃了。

刚才表演的人自称卡米洛·弗莱切，真名叫胡安·马里诺，他面朝三方，各鞠了个躬，神态庄重地退出了餐厅。穿过花园时，突然有人一把抓住他的胳膊。

“你给我滚！”警察厉声吼道，“下次再看到你，就让你和你的影子统统蹲到警察局去过夜。”

马里诺低下头，慢慢地走出去。拐过街角，他才稍稍挺直身子，加快脚步回家。

回到家，一个小姑娘迎上来：“你不回来，小家伙们不愿睡，他们可真累人啊！”小姑娘的身旁，还有两个金发的孩子也在兴高采烈地欢迎马里诺。

小姑娘走过来，缓声问道：“带回来什么没有？”

马里诺没吱声，从衣服里掏出一块叠好的餐巾，接着从里面取出一块鸡脯、几块饼，还有两把银质汤匙。

小姑娘把食物切成小块，放在盘里，同她的两个兄弟吃了起来。

“你不想吃点什么，爸爸？”

“不，”马里诺头也不回地说，“你们吃吧，我已经吃过了。”

马里诺面朝窗子坐下来，茫然失神地凝望着沉睡中城市的屋脊，琢磨着明天该去哪里表演他的“奇迹”……

（**作者**：莱·巴尔莱塔）

（**题图、插图**：佐　夫）

·本刊信息传真·

法律知识故事征文

本刊推出的“法律知识故事”，通过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短小而具体的、在法理上容易混淆的个案，生动、形象地宣传法律知识。这些知识注重现实性、实用性，真正起到解剖一个案例、明白一个道理的作用。

为了把这个栏目办得更好，我刊决定面向全国征文。

来稿方法：1. 从邮局发，请在信封上注明“法律知识故事”字样，本刊地址：上海市绍兴路74号《故事会》杂志社，邮编：200020。2.从网上传递，可寄以下邮箱：wulun54@126.com,请在主题上注明“法律知识故事”字样。凡已与我刊编辑有联系的作者，稿件可继续投该编辑。

名画与窗纸

年轻时，法国画家保罗·塞尚毫无名气，他的作品一张也卖不出，甚至免费送都没人要。一天，他见屋内又堆满了画作，便带着它们来到邻居肖恩太太家。

肖恩太太失明多年，独居于此。她问清塞尚的来意，随手指指窗户道：“把它们贴在那儿吧，刚好那扇玻璃破了，还能挡挡风。”塞尚面露窘色，但心想这些画反正也没人要，便照办了。

不久，塞尚又积下了一大堆画作，于是又来找肖恩太太。



这回，肖恩太太先开了口：“你的窗纸还真管用，贴上后果然再不漏风了。你看,刚好那边玻璃又破了，你再帮我贴上几张吧。”说完，她指了指另一扇窗。塞尚叹了口气，还是照办了。从那以后，肖恩太太每当感到屋里漏风，便让人找来塞尚帮忙。

这样过了三十年后，肖恩太太几乎每天都要请塞尚去她家，对他抱怨道：“你的窗纸越来越不经用了，总是一天不到就又漏风了。”

塞尚一边替她糊窗，一边笑着说：“大概是纸质变差了吧，现在什么东西都不经用。”

周围有人听见他俩的谈话，忍不住插话：“老太太，您可真是糊涂，如今塞尚已是有名的画家，他的一幅画就能换一整栋大房子，您竟然还用它们糊窗户，不让人给偷走才怪呢。”

肖恩太太惊呆了，不知说什么好。塞尚摇摇头，平静地说：“她不是糊涂，而是两眼根本看不见，所以才能一直把我的画当窗纸来用。世人看画都只看它背后的价值，唯独肖恩太太能用平常的眼光看，她才配得上拥有它们。”

塞尚主张不求名利，以平常心看世事，这样才能真正领悟到世事的美妙，享受收获的每一天。

（**作者**：张小平；**推荐者**：苏　童）



被遗忘的仪仗队

布列松是法国摄影家，以拍摄新闻照片见长。1937 年，布列松听说英国国王乔治六世将举行加冕典礼，便和老摄影师亨利来到伦敦。

加冕礼当天，民众们早早地守在仪仗队要经过的道路旁。来自各国的摄影记者更是想方设法挤到人群前，不断地调节相机，准备捕捉下这历史性的一刻。布列松扛着相机穿梭在人群中，亨利看见了，费力地腾出个空地，喊道：“国王就要来了，这儿还有地方能拍。”布列松摇摇头，继续在人群中寻找着什么。仪仗队准时经过，无数相机对准他们，拍下了一张张珍贵的照片。布列松却压根没在意，而是对不远处围在一起的一群人有了兴趣：有个中年男子可能深夜就出来占地，实在熬不住了，竟然坐在台阶上打着呼噜睡着了……布列松把镜头对准他，摁下快门。

这时，仪仗队走远了，亨利埋怨布列松：“你为何不拍仪仗队？”布列松摇摇头：“我要是和你一起拍仪仗队，不过是多了一张相同的照片。我把镜头对准此时的民众，却能记录下唯一的景象，才可能出彩啊！”果然，第二天多家报纸都刊登了布列松的照片，而其他仪仗队的照片都大同小异。

大家都在关注一个问题时，我们也许可以把目光投向其他地方，因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往往很容易被众人忽视。

（**作者**：黄　鹤；**推荐者**：涛　声）

不是问题的问题

我在课堂上给学生们提了一个问题：有一只鹅，在很小的时候就被主人养在一个大肚长颈的瓶子里。鹅的身子窝在瓶子里，脖子刚好能伸到瓶口外。每天，主人都来喂这只鹅。鹅在瓶子里养尊处优，很快就长大了。当鹅的身子膨胀到不能通过瓶口钻出来的时候，用什么样的办法可以在既不损坏瓶子、又不弄伤鹅的前提下，把鹅与瓶子分开？

有学生说：“这是一只充气的塑料鹅，放了气，就能拽出来了。”

我说：“这不是一只塑料鹅，而是一只真鹅。”

又有学生说：“瓶口有机关吧？鹅的身子通过时瓶口就能被撑大。”

我说：“瓶口绝对小于鹅的身子，并且，瓶口没有任何机关。”

这时，有个学生嘀咕道：“好好的一只鹅，为何把它塞进瓶子里去养呀？”

我说：“问得好！其实，这个问



题本身就是虚假的，换句话说，这个问题没有任何价值！因为虚假、没有价值，它就不值得我们为之苦苦寻求答案。以后，我们一定要提防类似瓶子养鹅这样毫无意义的问题，要大胆质疑，清醒反思，别让不是问题的问题羁绊我们的手脚。”

（作者：张丽钧；推荐者：余　娟）

改进战斗机的学问

二战时，美英联军对德国展开了大轰炸。由于德国防空力量强大，美英空军损失惨重，人机皆亡比例达11%。

为此，汤姆逊带领一个研究小组，着手改善这一现象。他们检查了执行任务归来的所有飞机，发现机腹部位都布满了弹痕，而机翼大都完好无损。由此，汤姆逊大胆地推断：机腹部位较易受到炮火攻击，而机翼则可相对自如地避开炮火。

于是，汤姆逊把主要精力都花在改进机腹上，采用了更加坚固的材料。可是，被击毁的人机比例仍没下降。看到新返回飞机的机腹又是伤痕累累的，汤姆逊千方百计地改进机腹的防护，却始终收效甚微。

这时，汤姆逊的一位朋友打来电话，说：“如果你仍然只顾研究改进机腹，花再大的代价也是徒劳！”

汤姆逊奇怪地问：“为什么这样说？”

朋友告诉他：“所有返回的飞机，都是机翼完好而机腹被击中，这不正说明——飞机机腹受袭，还可幸运地返航；而机翼受损的飞机，则无一能够幸免吗？所以，你要解决的，是机翼问题而非机腹呀！”这番话让汤姆逊如醍醐灌顶，他尝试着加固了机翼，果然，被击毁的飞机数量很快减少了。

有时候，事情得不到改善，并非功夫没下够，或许仅仅是没找准问题出在哪里而已。

（作者：林佳男；推荐者：雨　涛）

一厘米的秘密

这天，有个叫阿城的男人和发小在家里喝酒聊天。在笑声中酒过数巡，阿城微有醉意，说要告诉发小一个秘密，发小很好奇。

阿城问：“你……你没见过我买鞋吧？”发小回忆了一下，似乎还真没见过阿城买鞋，便问：“那你的鞋子是谁给你买的？”

阿城笑着说：“我妈！从小到大我的鞋子都是我妈买的。”说着，他起身打开鞋柜，里面满满当当放着

大大小小各种样式的鞋，全是阿城从小到大穿过的。

阿城让发小仔细看看每双鞋有什么特点。发小随手拿了几双仔细翻看着，外面没发现什么特别之处，伸手进去一摸，发现每双鞋的左边一只里面都有固定的衬垫物，显然是特制的，摸上去舒适平滑。

阿城轻声说：“我记得，小时候每次我妈给我买了鞋子，在我穿之前都要先修理一下，我说，新鞋子还用修吗？我妈说，只有她才知道我的脚有多大。”发小听了，点点头。阿城却接着说：“直到上了中学，我才知道了这个一直只有我妈一个人知道的秘密……”

发小越发好奇了：“什么秘密？”阿城喝了一口酒，说：“我的左腿比右腿短了一厘米！”发小十分吃惊：“啊？这么多年我一直没发现。”

阿城脱掉鞋子，在地板上走了几步，显然是一低一高，然后说：“因为我妈给我左脚的鞋加高了一厘米，是她让我觉得我没有‘短处’。我从来也没有和她说过我知道修左鞋的原因，我们心照不宣。”

给儿子的鞋加高一厘米，母亲以此来守住一个秘密，为的是儿子的成长没有“短处”；二十多年穿母亲修过的鞋，儿子以此来守住一个秘密，为的是让母亲的爱不留遗憾。

（**作者**：田瑞江；**推荐者**：裴金超）

『嗜花』的老师

小李在念高三，他的班主任姓王，王老师最近不知怎么了，每次上课都会端着一盆浓郁的花放在讲台上，有时是白兰，有时是夏鹃。更让人纳闷的是，大家找王老师请教问题，绝对不能空手前往，要送花才能走进她的办公室。同学们暗地里都说王老师犯了“嗜花癖”。

临近高考了，有一次，小李被一道题难住了，就急忙去敲王老师办公室的门。

透过窗户，王老师看了他一眼，没有开门，发了话：“不能破坏我的规矩，在外面采一朵花带来吧……”





一个大男生采什么花呀！小李心里有一千个不情愿，别别扭扭地到校园里采了一朵月季花来。

王老师捧着小李送来的花闻了一下，赞道：“好香啊！”接着，才开始给小李讲解难题，并耐心地为他把知识点一一梳理了一遍，让小李茅塞顿开。此后，小李常常去请教王老师，当然他也每次都记得主动带上一枝花。

在王老师的帮助下，小李顺利完成了高考，他想着要感谢王老师，于是，特别用零花钱买了一束鲜花来到了王老师的住处，可敲了几次门，里面却没人应答。

不一会儿，邻居探出头来问：“你是找王老师的吧？”

小李点点头，邻居看了看小李手上的花，说：“你们王老师住院啦，她患有癌症晚期，平时，怕身上散发出难闻的异味影响你们，就花不离身，用花香来遮掩，一直坚持到你们走进考场……”小李听了，大为震惊，泪立刻湿了眼眶。

一个月后，王老师病逝了。高考分数下来的那天，她执教的那个班学生达本线百分之百，打破了学校有史以来的纪录。那天，全班同学们自发每人买了一束花，放在了王老师墓碑旁，花艳香浓，王老师掩映在花丛里，面含微笑。

（**作者**：张正旭；**推荐者**：石顺江）

（**本栏插图**：陆小弟）



学写作文，从读故事开始

·本刊信息传真·

阿P系列幽默故事征文

阿P系列幽默故事栏目开辟二十多年来，深受读者欢迎。为了把这个栏目办得更好，本刊再次向全社会征稿，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关注阿P，把您身边的阿P故事写得更精彩，更有现实意义和典型意义。

来稿方法：1．从邮局发，请在信封上注明“阿P故事征文”字样，本刊地址：上海市绍兴路74号《故事会》杂志社，邮编：200020。2.从网上传递，可寄以下信箱：wulun54@126.com，请在主题上注明“阿P故事征文”字样。凡已与我刊编辑有联系的作者，稿件可继续投给该编辑。

本故事根据日本作家道尾秀介的作品《恶意的面孔》改编。



神秘的油画家

□ 王新禧 编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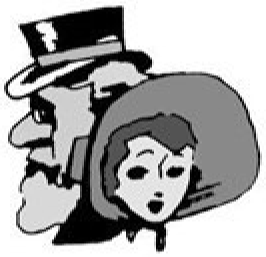
两年前，我做生意周转不开，被黑社会里一个叫山本的男人诱骗，借了一笔高利贷，从此倒了大霉。为了逼债，他天天阴魂不散地骚扰我、殴打我。我只能忍气吞声，在心里诅咒他会在某天暴死。

这天，山本又把我“修理”了一顿。我带着满身淤青回了家，为了不让老母亲担心，我强颜欢笑，正要开门，身后忽然传来沙哑的话语声：“年轻人，你不该用笑伪装自己，我知道你内心充满了恐惧。”

我回头一看，是个老头子。听到他刚才的话，我吃了一惊，急忙掩饰道：“胡说！我恐惧什么？”老头用不容辩驳的口吻说：“你很恐惧，却解决不了问题，是么？”我呆立着，不知如何回答。

老头像念咒语一样，喃喃说：“到我家来，我能帮你。”说完，转身就走。我望着他的背影，仿佛中了邪一般，不由自主地跟着他来到邻近的一栋老房子里。

我瞧了瞧屋里的摆设，四周都是画板、画笔、颜料，便问道：“您是油画家？”老头点点头。我犹疑地说：“我的问题可不是搞艺术的人可以解决的。”老头冷冷一笑，说：



“你能保守秘密吗？”我迟疑了一下，说：“能！”

老头听了，慢慢地拉开壁柜的门，拿出一个绿色的扁平布包，而后再次严肃地对我说：“绝对，绝对不能告诉其他人，连你的母亲都不能说哦！”说完，用枯枝般的手指解开了布包，里面是一幅油画。

老头将油画挂在墙上，抬起头，盯着我，说：“你的恐惧，来源于对某个人的害怕，对么？”

我讶异地说：“您怎么知道？我恨死那个人了！”老头喃喃地说：“恨，满腔的恨！好，你站到这幅画前面去。”我依言站了过去。老头缓缓走到我身后，猛然用尽全力，将我朝墙上的画推去！

我大吃一惊，没有任何防备，原以为必然会撞到墙上，碰个鼻青脸肿，哪知整个身体就像撞入棉花般，轻飘飘的，耳畔还响起了风声。紧接着，传来了老头的话语声：“行了，很简单吧？”

我木然地站在画前，心里有一种无法形容的感觉，似乎有一种东西从我内心深处消失了。

“你可以走了，从此以后，你再也不会怕那个人了。”老头露出神秘的笑容。我静静地离开了。

我不知道画家对我做了什么，但从那天起，我确实不再畏惧山本。身为业余柔道黑带，我为什么要惧怕矮小瘦弱的山本呢？当山本再次来骚扰我时，我狠狠地把他揍了一顿，并告诉他，借的钱只按正常的利息归还，不然就报警解决。山本惊恐地望着我，说不出话。

此后有十几天，山本都没再露面，我终于舒了一口气，谁料某天中午，我突然收到一条陌生短信，只有一句话：你母亲想必不会柔道吧？顷刻间，我浑身开始颤抖，如果此事牵累到母亲，我可要负疚终生了。太可怕了……冰冷的血液瞬间流过全身，已经消失的恐惧又悉数回来了！没有办法，我唯有拖着打颤的双腿，再度拜访老画家，希望他再帮我一次。

老画家听我解释了来龙去脉，沉默了一阵，说：“再帮你……你知道那天我对你做了什么吗？”我摇了摇头。他转身拉开壁柜门，再次拿出了那幅画。

“帮你不是不可以，但我觉得要先告诉你真相。”老画家一面说，一面将画打开，让我凑近了看。

多么奇怪的画啊！画中有一个美貌的女子、咖啡杯、苹果、报纸、乌鸦，还有一个啼哭的孩子，孩子怀里抱着两条长长的东西。各种没



有关联的事物都挤在画面里，看上去杂乱无章。在画面上方，有一群长相一模一样的男人，他们的那张脸，竟然就是老画家的脸。

我心里隐隐觉得不安。老画家瘦削的手指停在油画的某处，那里淡淡地画着另一张男人的脸。他问我："这里，看得出是谁吗？"

我认真地辨认着那张脸，猛地一惊："这、这难道是我？"老画家点点头，说："是善良的你。"我惊道："您……您说什么？"

老画家继续说道："上次我把善良的你推了一半进画里，原本被压抑的邪恶的你，迅速填补了空缺，所以你变得不再害怕，甚至凶狠起来。但这回由于母亲受到威胁，你剩余的那一半善念又膨胀开来，你又变得畏首畏尾了。"

我以为老画家在开玩笑，但他却相当严肃："我知道你不会立即相信，那请听听我的往事吧！"

老画家双眼泛红，说："很多年前，我有过一个妻子，她也是油画家，我们十分恩爱。可是有一天，她突然失踪了，我一直找不到她的下落。就在我极度沮丧时，事情却有了意料之外的进展。我曾经给宝宝买过一件玩具，某天玩具不见了，宝宝一直哭，我到处翻找，不经意间，看见画中竟然绘有那件玩具。玩具是妻子失踪后买的，她绝对不可能事先画上去。我大吃一惊，急忙仔细观察。那幅画里的女人，我原以为是妻子的自绘像，这时才骇然发现，那就是我的妻子啊！更糟的是，第二天，我的孩子也不见了。我立即飞奔到画前，果然，宝宝也在画里面。"老画家的手指尖停在画中孩子的脸上，说："就是他。"

我大张着嘴，觉得不可思议。老画家看了看我，说："我当时也不敢相信，就想做个试验，于是将咖啡杯朝油画塞去，杯子立刻就融入了画中。我又用苹果和报纸做试验，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至此，我才相信油画确实有了魔力。"

我指着画里的乌鸦问："那——这只乌鸦是怎么回事呢？"

老画家迟疑了一会儿，说："这只乌鸦，经常飞来乱翻我家的垃圾。今天我抓住了它，把它扔进了画里。这无关紧要……当我确认了妻儿的去向后，心里充满了哀伤，他们都已变成画中人，我独自留在人世又有何意义呢？我决定到画中去和他们相会。我使劲地想冲进画里，可每次都仿佛有一道无形的阻力挡住了我。我想大概是因为冲力不够，

便把油画铺在地上，然后想从梯子上往下跳，结果……”

“结果怎么样？”我急忙问。老画家淡淡一笑，慢慢挽起裤管，说：“结果就变成了这样。”我朝他的腿部望去，顿时倒吸一口凉气，那两条腿竟然都是假肢。

“我跳下去时，只感到两腿冷冰冰的，瞬间就昏了过去。醒来时，发现只有两条腿进了画中。”老画家移动着手指，指着孩子怀里抱着的两条长长的东西，说，“那就是我的腿。”

我心中泛起一阵寒意。老画家继续述说：“从此以后，我再也进不去画中了。但我不甘心，开始认真研究那幅画，渐渐地，我发现这画还能吸收人的各种情绪。于是我不断地将我的悲伤、苦闷塞进画中——就是画里那些长相跟我一模一样的面孔。上一次我将你善良一面的忍让、温顺推了一半进去。这回你如果还要我帮忙，那么，你将失去所有的善良。你自己决定吧！”

我陷入了沉思，我不想做一个坏人啊！可如果不这样做，胆小软弱的我，根本无力保护母亲，而且会被高利贷逼得永无宁日。最后，我把心一横，说：“拜托您了！”

离开老画家的屋子后，我无意中从他屋前的垃圾筒里瞥见了一只死乌鸦。它不是被扔进画里了吗？我疑云顿生，因此我决定去找老画家的房东打听一下。

房东看来对老画家知根知底，动情地说：“那个人呀，挺可怜的。他和妻子过去都靠卖画为生。有一回，他妻子借了高利贷开了间画廊，哪知生意惨淡，他妻子被高利贷逼得走投无路而自杀了。那画家伤心欲绝，魂不守舍，有天抱着孩子上街，出了车祸，孩子也没了。从此他性情日益孤僻，行为也越来越古





怪，一度还自杀过。”

“自杀过？用什么法子？”我插话道。

房东竭力搜寻着记忆，过了片刻，说：“跳楼自杀。他爬到公寓楼上往下跳，幸亏楼不高，才捡了一条命，但他的两条腿都完了。截肢出院后，他每天就躲在屋里画画，把妻子、孩子都画进了画里。我非常同情他，就请了个心理医生帮他。医生说，这叫‘多重人格分裂’。由于事实太过残酷，画家的潜意识幻想出油画的故事，并不自觉地进入其中，扮演起另一种人格，进行自我欺骗。”

原来这才是真相！我突然有了一个念头：我要带山本去见老画家，借刀杀人！此刻，我心中没有半分善念，有的只是完全的愤怒与仇恨！忽地，我内心一颤：如果魔画是假的，那为什么我会变成一个彻彻底底的坏人？

第二天，我找到山本，故作兴奋地讲述着魔画的神奇，还告诉他，魔画可以吸收负面情绪，让人心情愉快。山本很感兴趣地说：“是吗？难怪你最近精神焕发。好，我就去试试。”

我俩来到老屋前，老画家见我带了一个陌生人来，满脸阴沉。我告诉他，这位放高利贷的朋友也想请他帮忙减负。老画家听了，果然神情一动，把山本让进了屋。我从他的眼中，看到了和我一样的仇恨之火。

我换上鞋子，迈过玄关，身后立刻传来“咔嗒”的声响，老画家紧锁了门。我没有跟随老画家及山本进入内室，只是安静地听着。起先，是壁柜门拉开的声音，接着是打开布包的窸窣声。而后，寂然无声了好一阵。突然，一个急促的呼声响起，紧跟着是敲打声，随即是东西的碰撞声。老画家的低吼夹杂着山本的尖声惨叫直入耳膜。山本似乎正被什么利器重击，一下、两下、三下……聆听着山本的惨叫，我快意地笑了……

以上故事，是我在法庭上所陈述的，但陪审团和法官都不相信我。公诉方的律师最后问我：“你会画油画吗？”我沉默良久，答道：“那是我的第二职业。”

最终，法庭裁定我是杀人凶手，并将我移交“分裂人格矫正病院”管治。但我始终坚持，老画家是真实存在的，他才是凶手，我无罪！尽管所有人都告诉我，那个人格分裂的老画家，就是我。

（**题图、插图**：佐　夫）



看谁狠

□郑小亮



阿胖在村里承包了一片鱼塘，眼看塘里的鱼快成了气候，可以数钞票了，他却遇到了麻烦：有人偷鱼。

这天，阿胖又逮到一个偷鱼贼，那人是隔壁村的二流子，刚钓起一条足有七八斤重的鱼。阿胖那个心痛啊，一把抓住二流子，再一看他搁在地上的包包，顿时火冒三丈，里头有手竿儿、海竿儿、三脚钩、爆炸钩，渔具样样齐全。

捉贼拿赃，阿胖理直气壮，“啪”的一声，掰断了二流子手上的钓鱼竿，还没收了那条鱼。阿胖块头大，二流子不敢轻举妄动，只得灰溜溜地走了，临走时搁下一句话：“咱们走着瞧，哪天我把我小舅子请过来，看谁狠！”

听二流子的口气，他小舅子好像是个厉害角色。不过阿胖没放在心上，偷鱼就是不对，难道还有理了不成！

没过几天，阿胖又来“巡塘”，往鱼塘对面看了一眼后，阿胖愣住了：只见岸边站着一大群黑乎乎的东西，不时往水里跳，这些到底是什么呀？阿胖急忙赶了过去，一看，我的妈呀，是一群鱼鹰，正使劲儿



叼鱼呢！

在鱼鹰眼里，这哪里是鱼塘，分明就是粮仓嘛，这还了得？阿胖大声吼道：“这谁养的鱼鹰，没人管的话我逮住炖汤了！”话音未落，一个精瘦的汉子闪了出来，说：“我养的。”阿胖指着一只鱼鹰，那鱼鹰嘴里正叼着一条不小的鱼，“瞧瞧，你说怎么办吧！”那汉子瞪了阿胖一眼，回了一句：“我能怎么办？我又没钓你的鱼，跟我说没用，你找鱼鹰扯皮去。”

阿胖明白了，这人肯定就是二流子的小舅子，过来报仇的。阿胖气炸了肺，捡起一块石头，狠命朝鱼鹰砸过去，正好打中一只鱼鹰的脑袋，那群鱼鹰受过训练，居然都没跑，阿胖一看乐坏了，又弯腰捡石头。这下，那汉子慌了，吹了几声唿哨后，鱼鹰跑得一只不剩。

阿胖得意洋洋地朝那汉子一笑，说：“还是硬招儿好使，下次再给我逮到，可别怪我不客气！”那汉子傻了，不过临走时也搁下了一句话：“咱们走着瞧，改天我把我堂叔请过来，看谁狠！”

阿胖又糊涂了，看来这汉子的堂叔肯定不是吃素的。不过阿胖坚定了信念，就算来只老虎，只要敢来偷鱼，也会叫它好看！

一星期后，阿胖的鱼塘开秤，来了不少鱼贩子。正忙活着，只见村支书从不远处背着手走过来，看到阿胖，沉着脸说：“阿胖，收成不错嘛……”阿胖赶紧递上支烟，一个劲儿讨好：“那是那是，多亏了您照顾，把鱼塘承包给我。”村支书吐了口烟，冷不丁来了一句：“你先忙着，不打搅了，承包费加码的事，待会儿再正式通知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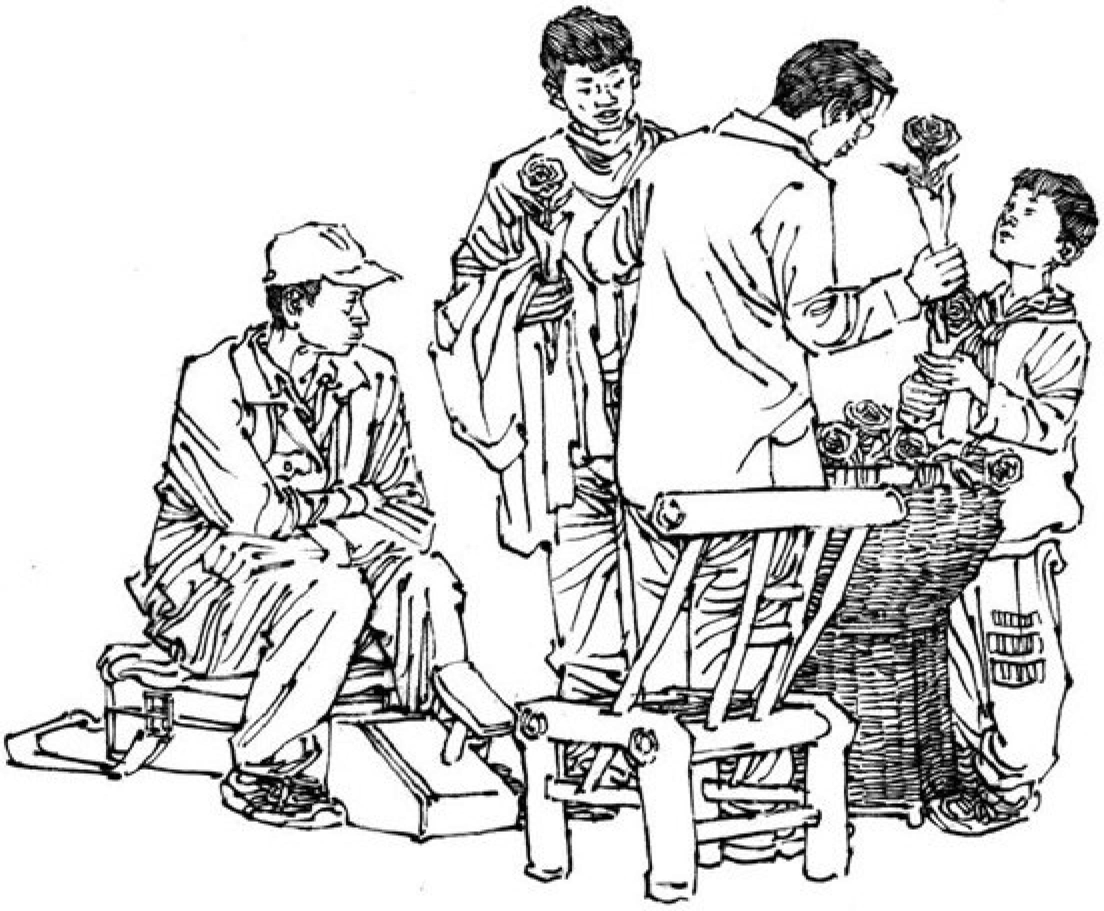
什么？阿胖呆住了。在旁人的提醒下，阿胖捞了几网，把个头大、品相好的鱼整整装了两大桶，晚上推着板车送到了村支书家里。好说歹说，村支书才同意“考虑”一下，阿胖总算舒了口气。

第二天，阿胖正准备去鱼塘，迎面碰到那个养鱼鹰的汉子，手里拎着两条大鱼，晃晃悠悠地从身边走过。阿胖一看，这鱼怪眼熟的，不正是自己养的吗？正纳闷着，那汉子回过头“嘿嘿”一笑：“别犯嘀咕啊，我的鱼鹰可叼不起这么肥的鱼，这鱼是我堂叔送的……”

原来汉子的堂叔就是村支书啊！等那汉子走远，阿胖才回过神，恨恨地说：“早说嘛，何必拐这么大弯儿，算你狠！”

（题图：刘为民）

最后一束康乃馨



天刚亮，一个年轻的鞋匠就来到了中心街的街头。这儿来来往往的行人很多，鞋匠每天都能擦上十多双鞋子，能挣上十多块钱。鞋匠刚把自己的家伙摆好，就来了一个孩子。孩子背来一篓花，在鞋匠旁边放下了。鞋匠知道，那花是康乃馨。鞋匠心想：你那花又吃不得，能好卖吗？

这时，一个男人经过，没有找鞋匠擦鞋，却走到孩子面前问道："这花多少钱一束？"孩子说："8块钱！"鞋匠一听，连忙眨眼，这花还这么贵！谁知男人连价钱也没还，就选了一束康乃馨，然后掏钱给了孩子。

这个男人走后，又一个男人走来，也买了一束康乃馨。等买花的人都走后，鞋匠羡慕地对孩子说："你的花可真好卖呀！"孩子笑着说："今天是母亲节，许多人都要买康乃馨送给母亲！"鞋匠听了才知道今天是个节日。他想，既然是节日，自己的生意也该很好吧！

可是，走来走去的人都纷纷向孩子买康乃馨，在人们眼里，好像就只有卖康乃馨的孩子，没有鞋匠似的。孩子的康乃馨都卖出去半篓



了，可鞋匠才只擦到了 2 双鞋子，只收入了 2 块钱。鞋匠不由得埋怨起自己来，我咋这么笨，就没想到卖康乃馨呢？鞋匠盯着孩子，盯着孩子的康乃馨，眼睛里燃起一团火，他嫉妒孩子，他恨不得把孩子的康乃馨抢过来。要是那些康乃馨是自己的，那自己该赚多少钱呀！只卖一个上午就能顶一个月！这想法一直在鞋匠的心里转悠着。

鞋匠越是眼红，孩子的康乃馨就越是好卖。人们都只注意到孩子的红色康乃馨，谁都不把鞋匠放在眼里，找鞋匠擦鞋的人竟比往常都少。都 12 点过了，鞋匠一上午就只擦到了 4 双鞋子，就只挣到了 4 块钱。

鞋匠恨孩子，他后悔早上没把孩子赶走。要是孩子来的时候，就告诉他这里不准卖花，那自己的生意准好。可现在要赶人家走，已经迟了。鞋匠看了一眼孩子的背篓，更来气了，背篓里就只剩下最后一束康乃馨了。鞋匠嘴里悄悄地骂了一句："真他妈好卖呀！"

不知怎么的，孩子的最后这一束康乃馨却无人问津了。该买的、要买的都买了；就是想买的，见只有最后一束了，嫌它是别人挑剩下的，看一眼就摇头走了。孩子对过往的行人叫道："买康乃馨哟，送给母亲的好礼物，只有最后一束了，只卖 5 块钱，只卖 5 块钱！"听了孩子这话，人们连看也不看了。鞋匠听了暗暗好笑，心里说，真是笨，你一说只有最后一束，谁还买呀！不过，鞋匠就希望孩子这么叫下去，看他怎么把最后一束康乃馨卖出去！

时间一点点过去，孩子的康乃馨已经不如早上新鲜了，过往的行人也稀少了。没有人买孩子的那束康乃馨，孩子就急了，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围着他的背篓团团转。

鞋匠看了不由得意起来了，他终于忍不住对孩子说道："现在没人买花了，你的花卖不出去了！"孩子着急地说："我要把它卖出去！叔叔，现在什么时候了？"

鞋匠没有表，说："应该有 1 点钟了吧！"

"啊！都 1 点钟了！"孩子一听就叫起来，"我妈还等我回家去给她做饭吃！"

鞋匠说："你出来卖花，你妈还要你回去做饭给她吃，她怎么……"

孩子说："我妈有病，而且瘫痪在床上，动不了，家里没有别人，

我要是不做饭给妈妈吃，她就会饿。今天卖花赚到的钱，我还要拿去给她买药！”

鞋匠没想到孩子是这么苦，他深深自责。这时，一个男人在鞋匠面前的椅子上坐下来，鞋匠赶紧拿家伙替他擦鞋。鞋匠擦鞋的时候对孩子说：“你的这束康乃馨，我要了！”

孩子听了，开心地笑了：“好，我就卖给你吧！”孩子说着就从背篓里捡出康乃馨送到了鞋匠面前，鞋匠接过康乃馨，赶紧掏钱给了孩子。

孩子接过钱，冲鞋匠笑笑：“我先走了！”然后孩子背上背篓一跳一跳地离开了，鞋匠见了也笑了。



鞋匠很快就把男人的鞋子擦好了，男人掏出1块钱给了鞋匠。鞋匠拿起康乃馨，送到男人面前说：“送给你，拿去给你母亲吧！”

男人一愣：“你刚才不是花钱买的吗，怎么不要？”

鞋匠笑着说：“我母亲半年前已经去世了，我是想让那孩子早点回家，才买下的！”

男人笑了，说：“我要了！”男人接过康乃馨，然后掏出5块钱塞到了鞋匠手里。

鞋匠说：“我不要钱，我送你……”

男人说：“你花钱买的，我怎么能白要？”男人说完放下钱就走了。

男人走出这条街后，把康乃馨放到街边显眼的一块石头上，他想，谁要就让谁拿去吧。男人没有母亲，他的母亲在他出生的时候就去世了。

（**作者**：凤　凰；**推荐者**：张运慧）

（**题图、插图**：陆小弟）

红版编辑部各编辑邮箱：

姚自豪：yaobianji1950@126.com；
吕　佳：lujia411@126.com；
丁娴瑶：dingxianyao@126.com；
李　丹：lidan090@sina.com；
陶云韫：taoyunyun1101@163.com。

祸不单行



□孙建兴

小芳是个全职妈妈，每天在家带孩子、做家务，全心全意支持在商场打拼的丈夫。

这天一早，小芳骑着“电驴”去菜场。在拐弯时，突然一辆小轿车迎面撞来，一下子将她撞飞出去，摔倒在路旁的草丛里。

小车司机是个中年男子，姓唐，见闯了祸，顿时吓傻了，结结巴巴地问道：“你、你没事吧？哪里痛？”小芳大脑一阵空白，只是呻吟着说：“快，快报警。”唐先生连忙掏出手机，报了警。几分钟后，警察便到了，对现场一番勘查取证后，便让唐先生将小芳送去医院。

经医院初步诊断，小芳头部有轻微脑震荡，左腿粉碎性骨折，万幸的是没有生命危险。肇事司机唐先生垫付了一万余元医疗费用，并每天都来医院探望。

俗话说：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就在小芳住院的第四天白天，她家中进了小偷，小芳的一只首饰盒被偷了。据小芳说，首饰盒里除了一般的几样金器外，还有一枚戒指，祖传的，据说市价达两万元以上。警方的结论是，这是个惯偷，应该是经过仔细踩点，知道小芳家最近白天没人才下手



的。小芳听了，便怨恨起肇事司机唐先生来，说要不是自己受伤，小偷也没机会上门。这个损失一定要唐先生赔！

半个月后，小芳出院回家。不久双方约定去交警部门处理此事。交警部门的结论是：唐先生将正常行驶的小芳撞伤，应负全责。对此，唐先生并无异议，但接下来事情出现了波折。小芳列出了要求赔偿的项目及费用，医疗费、营养费、交通费、车辆损失费、误工费，还有家中被盗的损失，差不多接近二十万元。

唐先生一听就叫了起来："不对不对！医疗费、营养费、交通费和车辆损失费我都认了，但你没有工作，是一名家庭妇女，哪来的误工费？你们因疏于防范而家中被盗，与这起交通事故没有关系，也不应该列入赔偿范围。"

小芳急了，辩解道："谁说没有关系？要不是你把我撞伤，我进了医院，小偷哪有空子可钻？"

唐先生气呼呼地说："那我也可以说，要不是我把你撞进医院，你要真碰上小偷，或许连命都没了。"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几次商谈，均未达成一致意见，于是，小芳一纸诉状，将唐先生和保险公司一同告上了法庭。

最后，法院判定，唐先生须承担的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中，包括误工费，而小芳家中遭窃的损失，并不在此次赔偿之列。

律师点评：

本故事涉及的一个法律问题，即交通事故的损害赔偿。根据法律规定，交通事故的损害赔偿，有明确标准和范围，如医疗费、营养费、交通费、车辆损失费、误工费。除此之外，原则上不予赔偿。

故事中，当事故发生时小芳没有工作，但其具备劳动能力，且其付出的劳动为其他家庭成员能有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投入工作、增加家庭收入，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因此其劳动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

另外，因交通事故后住院治疗，在此期间家中遭窃，损失是否也要肇事者赔偿？答案是否定的。其一，从先刑后民原则角度出发，刑案尚未结案，其主张由唐先生赔偿无法律依据；其二，家中被盗与车祸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也不属于法定的交通事故赔偿范围之内。所以，本案中被盗损失主张自然得不到法院支持了。

（题图：丁德武）

故事会■新浪 微故事大赛



9月优秀作品选登　主题：一　面

@军无忌　城外有家很不起眼的面馆，卖的却是异常吸引眼球的面：鲍鱼龙虾面、泰坦巨蟒面、始祖鸟面、滑齿龙面……有一天，风烛残年的他走进了这家店，用毕生积蓄点了一碗该店最贵的面。终于端上来了，碗中空空，他却异常激动，因为碗底，映照出了年轻时的她。是的，这家店最贵的面叫做再见一面。

@我是独悲　冰箱里，来了一位新朋友，她肤如凝脂，活泼可爱，大家都很喜欢她。这天，主人要拿她去做汤，大家纷纷帮她出头：“我比她有营养！”“我很新鲜！”“我更美味！”正在大家争斗得如火如荼时，“啪”一声，趁机溜走的她重重跌在了地面上，小伙伴们惊呆了：“汤圆，你的心……好黑啊！”

@kellykeron　局长的老父亲去世了，在殡仪馆举行追悼会。下属们都前来送行，局长不禁得意：父亲死得也够面子啦！突然，隔壁厅传来震天动地的哭声。他大惊，赶紧吩咐秘书去探个究竟。半晌，秘书回来。他追问：“是哪位大领导？”秘书摇摇头：“不是领导……是一位小学老师，一大群学生来见他最后一面！”

@丽卷毛　大学同学要聚会，小美开心极了，终于可以和日思夜想的他见上一面了。可聚会那天，望了饭桌一圈又一圈，小美也没找到他。于是便问同学：“他怎么没来？”这时对面一个圆脸男生应道：“我来了呀。”她一阵失落，正低头感伤曾经那个又瘦又帅的他不见了时，圆脸男生道：“倒是小美怎么还没来……”

@fkmyou　我和妻子都要出差，只好把三岁女儿送回乡下，可仍有担心：调皮的女儿经常吵到我俩头痛，年迈的父母受得了吗？果然，出差回来后去接女儿，发现父母一脸憔悴，我很是自责：“吵着你们了，下次不会了！”父亲欲言又止，母亲笑而不语。一个月后，母亲来电话，半天才嗫嚅说：“嗯……你们啥时候



故事会■新浪 微故事大赛

11月征集主题　胜负

《故事会》杂志和新浪微博（weibo.com）联合主办的微故事大赛向您挑战——用最短的文字，写出最精彩的故事！

本次大赛所有作品通过新浪微博平台征集（@故事会微故事大赛），每月一个主题，当月设金奖 1 名，奖金 1400 元；银奖 2 名，奖金 700 元；优秀奖 13 名，奖金 150 元。优秀作品将在每月《故事会》上刊登，并结集出版。9 月一面主题结果已经揭晓，详情请登录故事中国网（www.storychina.cn）查看。

11 月微故事征集主题：胜负。小到恋人间的玩笑，大到王朝家国的存亡，胜负无处不在，胜负是知己知彼的韬略，是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的洒脱，更是内心的坚守和挣扎……本期就请你讲述胜负的故事，正文字数在 130 以内，力求情节出人意表，立意隽永深远，文字鲜明生动。本月的微故事达人或许就是你！截稿日期：11 月 21 日。（本期刊物特别选登 9 月微故事大赛优秀作品）

再出差？”

@十耘　汉时，张五谷常到邻居家蹭吃蹭喝。那夜，他喝完酒睡下，忽听耳边嘀咕：“国家有救了！”张五谷半梦半醒微睁双眼，只见俩三寸小人在他脸上边揭面皮边数数。数到九十九时，一个小人说：“给他留一面吧。”就走了。不久，大队车马簇拥着一个将军模样的小人，撩袍便拜：“多谢恩公的九十九道城墙！”

@塞外东风　今年，县长到柳树村蹲点秋收，村民们看见县长，群情激动，讲话被一阵阵掌声打断，县长刚宣布秋收开始，人们争先恐后地冲向麦田，妇女、孩子、收割机、镰刀……望着热火朝天的秋收场面，县长感慨：“今年是一个丰收年！”一个老头哼了一声：“丰收个屁！你再晚来一天，我们村的麦子都掉光了。”

@字一丁　拳击一个照面，我就感觉不对：一贯的手下败将约翰，今天进攻凶猛，怒气凌厉。我全力拼搏，还是落败。赛后，我笑着打招呼：“可能你没注意，我儿子来看比赛了，本想……不过你打得太棒了，我心服口服。”谁知约翰怒道：“我当然看见了！我还看见，和你儿子牵着手的，是我女儿！”

（**本栏插图**：佐　夫）

本期主题：裁缝的故事

巷口那家裁缝铺子的老裁缝告老还乡了，附近的邻里街坊们好不失落。这年头，能遇上一个好裁缝，如觅一宝。那些脖子上挂着皮尺、手里操着剪刀的裁缝师傅们，天天与各色人群打着交道，他们量体裁衣，他们细针密缕，他们看世俗百态，他们也窥万千人心……老裁缝走了，那些年听他讲过的故事，还被人们津津乐道……

裁缝与宰相

从前有位裁缝师傅，手艺精巧，远近闻名，他身边还有个得力的徒儿。

一日，宰相家请他去做衣服，他便带着徒儿一块去。早饭后师徒俩开始裁衣，到下午开始将棉衣含绒。百姓家都以棉绒为主，而宰相家用丝绵含棉衣，既保暖又轻软，价值更是棉绒的十倍。

裁缝师傅干着干着，突然拿起一团丝绵塞进了衣服里，不料这一幕却被相爷暗中看到了。

到晚上收工了，相爷邀请裁缝师徒共进晚餐。在饭桌上，相爷欲出一联，让裁缝师傅对答。师傅再三推却，相爷却不答应，直接开口出联道：“脚踏火盆身藏绵。”

裁缝师傅听此言不禁心虚，低头无语，徒儿见师傅如此窘迫，连忙为师傅解围道：“相爷，我师傅年迈，一时未有好的对子，小人能对，不知相爷允否？”

相爷应允：“你能答对，恕你无罪。”

徒儿说：“小人年幼无知，要是得罪了相爷，还请相爷包涵。”

相爷说：“但说无妨。”



徒儿对道："身居高位心爱钱。"

相爷听了，有些惭愧，忙说："我十年寒窗攻读苦。"

徒儿对道："我三载案板裁剪忙。"

相爷暗想，这个小裁缝真是不一般，自己也实在不该为一团丝绵太斤斤计较，便说："两眼不观窗外事。"

徒儿忙向相爷施礼，道："相爷，古人言，宰相肚内好行船。"

后来，徒儿告诉相爷，师傅常年患有胃寒病，在衣服里塞丝绵，只是为了暂借丝绵取暖而已。

糊涂裁缝答非所问

有个新上任的县令，通过几个月的观察，对自己管辖的地方似乎有点失望。

这天，他问衙役："大家平日里只知道吃吃喝喝混日子，难道咱们县就没个有大才的人？"

衙役看到县令板着个脸发牢骚，心里有点紧张，他以为县令要找一个叫"有大才"的人，马上回答道："有大才呀，老爷，他就在这条街上住。"

县令说："那还不赶快派差役去他家，传他来县衙？"

事有凑巧，镇上真的就有一个人叫有大才，是个裁缝。差役一来叫他，他还以为县令要做衣服，于是匆忙带了剪刀、尺、粉袋等东西来到县衙。

县令见到了有大才，面露喜色地问："你有大才吗？"

有大才答道："小的有大才！"

县令说："哦，我问你一句话。"

有大才说："什么话？"

县令想了想，说："有子曰'礼之用'……"

有大才一听，忙说："袖子掖，是袖子长。里子硬，是浆子浓的毛病。"

县令一愣，问："何为贵？"

有大才说："哼！现在大缎子贵，礼服呢贵，绣花缎贵，栖霞缎贵，凌云葛也不贱！"

县令解释说："我说的是文章！"

有大才答道："蚊帐？做一架，得要三丈五尺布。"

县令又解释说："不！我所说的都是三纲五常。"

有大才又回答说："是啊，是啊，三丈五长。不但能裁出三身大衫，还能剩一条单裤子呢！"



裁缝书法家

有个人姓夏名自大，因他平时喜欢自我吹嘘，人称“瞎自大”。瞎自大曾学过几天书法，自以为了得，常常写了对联送人，可人家从来没把他写的对联挂出来过。为什么？字太差呗。

不过，瞎自大心态倒是好，仍然不罢休。他想出了一个绝招，把一副对联写几十遍，然后从中挑出一些写得比较好的字，剪下来，凑成一联。因而，人们又送他一个外号，叫“裁缝书法家”。这样剪剪贴贴的对联，终于有一天闹出了笑话。

有一天，瞎自大给一位过八十大寿的街坊送对联，可对联一挂出来，老寿星就气得冒烟。原来，原本是“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泰山不老松”的句子，瞎自大在“裁缝”对联时走了神，把“长”和“不”两个字颠倒了位置，变成了“福如东海不流水，寿比泰山长老松”。这怎么像话呢？

过了几个月，瞎自大又给一位过寿的老太太送对联。因为上次的长句对联裁剪不当闹了笑话，这次为慎重起见，他选用一句只有四字的祝语：“德配孟母”。孟母是孟子的母亲，孟母三迁，教子有方，把老太太比喻成孟母，真是再好不过了。可第二天，当瞎自大得意地亲自把祝词贴在老太太的门楣上时，却立即引得一阵哄笑，老太太的儿子一看，上前就给瞎自大一个耳光。原来，“德配孟母”被裁缝成“母配孟德”。这意思是把老太太配给了曹操，老太太的儿子能不生气吗？

将军与小裁缝

从前，有个将军在战场上落败，眼看追兵就要到了，他只好逃到了一个小裁缝家里，小裁缝把他藏在一个厚厚的毛皮褥子下面。

刚躲好，两个手拿长矛的追兵就闯了进来，他们搜遍了每个角落，毫无结果。临走之前，还用长矛随便戳了戳褥子。

追兵走后，将军从褥子里爬了出来，面如死灰，满头大汗。

为了报答小裁缝的救命之恩，他对小裁缝说：“我是大将军，现在，你可以向我提三个要求，我都可以满足你。”

小裁缝想了一下，说：“将军，

我的屋顶年年夏天漏雨，您帮我修修吧。”

“小事一桩！”将军说，“但这要求，对于一个堂堂大将军来讲，太小了一点吧。第二个呢？”

小裁缝想了半天，说：“我对面开了个铺子，抢了我不少生意。您可不可以叫他换个地方？”

将军说：“就这样？好吧，我会让他走得远远的。现在，你提一个真正的要求吧！这可是你最后的机会了！”

小裁缝皱起眉头，突然冒出一个念头，便调皮地说：“将军，我很想知道，当追兵用矛戳褥子的时候，您是什么感觉？”

“大胆！”将军气得鼻子都歪了，“你竟敢向本将军问这样的问题，真是活得不耐烦了，明天天一亮我就斩了你！”

于是，小裁缝被送进了大牢。那天晚上，小裁缝怎么也睡不着，一直不停地颤抖哭泣。

第二天清晨，小裁缝被带出牢房，绑到一棵树上。一个刽子手举着刀，准备向他的脑袋砍去，并举起手开始计时：“一——二——”还没等说“三”，一个侍卫骑马飞奔而来，大声喊道：“刀下留人！”说着，那侍卫下了马，递给小裁缝一张纸条说：“将军赦免了你，这是他写给你的。”

裁缝打开纸条一看，上面写着：“现在，你知道我是什么感觉了吧？”

慢性子和急性子

这年冬天，有位顾客进了一家裁缝店，把一卷布料放到桌上，对裁缝说：“我想做件棉袄，我已经跑了三家店了。第一家说要到秋天才能做好；第二家问我有没有等到夏天的耐心；第三位师傅说最早开春交货。我可等不及，我是个性子最急的顾客。请问师傅，您准备让我什么时候来取衣服呢？”

裁缝说：“就在冬天。”顾客听了很高兴，裁缝又补充道：“不过，是明年冬天。”

顾客“噌”地一下子跳起来：“这么慢啊！”裁缝说：“您要知道，我和别的裁缝不一样，我是个性子最慢的裁缝。”

“那算啦。”顾客转身要走。

“别走，”裁缝把顾客叫住，“我知道您是个急性子。依我看，我做的活儿最适合您啦。”急性子顾客听了挺纳闷。

“照您的性子，您肯定会一拿



到新衣服就穿在身上，不是吗？”

顾客说：“那当然。”

裁缝说：“可是您无论在秋天、夏天还是春天穿上棉袄，人家都会笑话您的。我呢，绝不会让人笑话您，非但如此，在您穿上我做的新棉袄时，大家还会围着您直夸呢。”这位顾客想了想，觉得裁缝说得有理，于是，就同意了。

不料，这顾客第二天又跑到裁缝店来，说：“我不做棉袄了！”

裁缝问：“怎么啦？”

“等到明年冬天，实在太久啦。”他说，“把我那棉袄里的棉花拽掉，改成夹袄，让我提前在秋天就能穿上新衣服吧。”裁缝答应了：“不要棉花了，行啊。”顾客满意地走了。

可是第三天他又来说：“把我那夹袄的袖子剪去一截，改成夏天能穿的短袖衬衫吧，我实在等不及了。”裁缝点点头：“剪袖子，没问题。”

又过了一天，那顾客再来的时候，裁缝笑着问他：“怎么，您那件短袖衬衫还能改成什么？”

顾客说：“麻烦您再给我改成春装吧，把上次剪下来的袖子再接上去就行。”裁缝这回摇头了：“接上去的袖子多难看呀。”

“那您别管，只要能让我在春天穿上就行。您别忘了，我可是个急性子顾客呀。”

裁缝说：“不，我要对您负责。我不会让您穿上这么难看的衣裳，这会坏了我的名声的。”

顾客泄气了，但裁缝又拍拍他的肩说：“您放心，凭我的手艺，不用接袖子也能给您做出一件最漂亮的春装。”

顾客感动极了：“那真太谢谢啦，您真的不用接袖子？”

“根本不用。”裁缝解释说，“因为您的布在我的柜子里搁着，我还没开始裁料呢。”顾客惊讶、恼怒地瞪大了眼睛！

“您可别忘了，”裁缝提醒他说，“我是个慢性子裁缝呀。”

（本栏插图：陆小弟）

人在江湖走，哪能没朋友？朋友多，吃得开嘛，但要小心啊，狐朋狗友多了，吃的就是亏啦！

狐朋狗友



□ 于春城

1. 变成宝贝的垃圾

有个年轻人叫霍广利，三个月前，他决定单枪匹马，凭自己能力干一番事业，于是千里迢迢来到了这座城市，可是寻来找去，也没找到一项能赚大钱的买卖。他有点沮丧，整天玩玩电脑游戏打发时间。

这天，霍广利又打了一个通宵的游戏，一直到天光大亮才休息，这一觉睡得昏天黑地，听到敲门声睁开眼时，已经是下午四点多钟了。他爬起来不情愿地打开门，见哥们儿老拳一脸兴奋地站在门外：“兄弟，你要的大项目，我给你找到了。”

一听这话，霍广利眼睛立马就睁大了，将老拳扯进屋里，问：“什么项目？”

“桃园酒店老板急需用钱，低价外兑酒店。你也知道，那酒店生意相当好，日进斗金，兑下来稳赚不赔啊。”

霍广利在桃园酒店吃过两次饭，服务一流，厨师手艺更是超一流，每天客满为患。虽然规模不大，

但对于现在的霍广利来说，也算是个不错的选择。他精神一振，赶紧洗漱、穿衣。老拳叼了支烟，一屁股坐在椅子上，顺手抓起桌上的打火机，刚要点火，却是一愣，问："广利，你还真跟彭亮换了啊？"

老拳说的是打火机。霍广利的打火机是那种老式黄铜的，用的时候大拇指一顶扣盖，会发出"叮"一声的悦耳声响。他身边这几个朋友包括老拳，都喜欢得不得了，尤其是彭亮，说要拿他的"至尊"牌打火机换，可被霍广利拒绝了。现在老拳拿的正是那个"至尊"打火机，霍广利的黄铜打火机却不见了。

彭亮父母早逝，一个人整天瞎混日子，穷得连电脑都没有，平时总去刘一瓶家玩，昨天晚上却赖在霍广利家，一直到霍广利睡觉他才离开。肯定是趁霍广利不注意时，他拿走了黄铜打火机，留下了这个破玩意儿。霍广利无可奈何地说："都说是君子不夺人所爱，这个彭亮怎么这样啊？算了，不跟他一般见识，老拳，你不是挺喜欢他这打火机吗？你拿去吧。"

老拳笑嘻嘻地把打火机揣了起来。说话间，霍广利收拾妥当，兴冲冲地准备出门。老拳急忙拉住他，说："先别急着走啊，重要的事儿还没说呢。那老板要一百一十万，但我觉得，一百万应该能拿下来，钱你没问题吧？"

霍广利像被迎头泼了盆冷水，一下子泄了气。刚才光顾着高兴了，竟然忘了这茬儿。他沮丧地说："有问题，我手上只有三十多万。"

老拳哭笑不得地说："就没见过心像你这么大的，光琢磨生意好，就没掂量口袋里有钱没钱？现在你说怎么办？"

霍广利挠挠头，迟疑着说："要不，找哪个朋友借点？你有多少钱？"

老拳不好意思地说："你还不知道我？刚买了楼，还欠着贷款呢，这事恐怕帮不了你。"

"彭亮没钱，老三也不富裕……这几个朋友里，好像除了刘一瓶，就没一个有钱的。"霍广利失望地说。

"那就找刘一瓶，这家伙手里有点闲钱，估计七十万没问题。"

刘一瓶是老拳的朋友，霍广利通过老拳认识他后，大家总在一起厮混。刘一瓶前些年炒股赚了几百万，退出股市后迷上了古董，砸进去一百多万，买了一堆赝品后伤了心，现在什么也不干，每天只是

花天酒地找乐子。因为有钱，所以嚣张，几天前，有个十六七岁的孩子不小心碰了刘一瓶一下，他硬说那孩子是小偷，把人家一顿暴打。霍广利虽然也没少干过好勇斗狠的事，却从来不欺负人，也格外看不起欺负人的勾当。虽然碍于朋友情面，没替那孩子出头教训刘一瓶，但心里已经不把刘一瓶当朋友了。

况且，刘一瓶虽然有钱，却抠得要命。霍广利撇撇嘴说："这么一大笔钱，他肯借才怪，我宁可去偷去抢，也不去碰那个钉子。"

"可如果不找他，就没钱兑饭店。"老拳不以为然地说，"广利，其实我觉得你想太多了，咱是向他借钱，又不是不还，到时候多给他点利息就完了呗。再说，既然想在生意场上大展拳脚，你这脾气就得改改，不能啥事都凭个人喜好吧？"

老拳的后半截话打动了霍广利，想成就大事，就不能什么事情都率性而为，忍一时之气算得了什么？见他同意了，老拳给刘一瓶拨了个电话，可不知为什么，刘一瓶关机了，两人干脆直接去刘一瓶家。

两人刚敲了敲门，刘一瓶就一把扯开门，一手提着裤子，一手拿着卫生纸，不高兴地说："早不来晚不来，怎么偏偏现在来？耽误我办大事。"说完，扭头钻进了洗手间。

这家伙吃枪药了？就算是耽误了上厕所，也不应该是这个态度吧？霍广利真想转身就走，可是一想起此行的目的，还是忍着气坐了下来。他正和老拳有一搭没一搭闲聊，桌上电脑滴滴响了几声。老拳探头过去看了看，突然身子一僵，好像看到了什么令他震惊的东西。

霍广利好奇心起，也探头过去，只见桌面QQ的聊天框里，有一个名为"专业人士"发来的消息："老



刘，你电话怎么关机了？前几天在你家看的那个瓶子，我查了资料，确定是明朝永乐年间的青花折枝花果纹梅瓶，估价九百万，要是能上拍卖会的话还会更高。你赶紧电话联系我。”

刘一瓶家的西墙有一排架子，上面放的都是刘一瓶高价收来的古董，不过已经证实都是赝品。只是刘一瓶不死心，经常请一些专家来帮忙鉴定。霍广利也吃了一惊，没想到刘一瓶走了狗屎运，一堆破烂里面居然还藏着件宝贝。

正胡思乱想呢，老拳一把抓住霍广利的胳膊，附到他耳边小声说：“一会儿别提借钱的事儿，就说找他出去喝酒，你什么都不要管，一切都听我的。”

霍广利一时间没明白他的意思，正待追问，只听卫生间一阵哗哗水响，老拳赶紧拉着他离开电脑，冲着系着裤子走出来的刘一瓶笑道：“你是知道我要请你吃饭吧？所以先把肚子清清空？”

“请我吃饭？好啊。”刘一瓶一听乐了，“海鲜行不行？我可是好几天都没吃了，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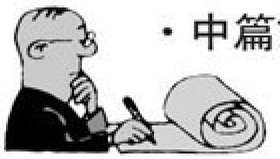
“那就吃海鲜去。”老拳站起身，有意无意挡住电脑，“今天一大早捡了个钱包，意外收入一千多，就想着请大伙乐呵一下呢。”

见他答应得如此爽快，刘一瓶不由得有些惊讶，调侃道：“老拳你啥时候变出息了？自从你贷款买房后就再没这么讲究过。难得你出次血，这好事可不能没有彭亮啊，我这就打电话给他。”

老拳脸色微变，想阻拦已经来不及了，刘一瓶一把抓起桌上的手机，按下了键，手机屏幕却毫无反应。他拿出数据线一边充电一边说：“没电自动关机了，广利，你给彭亮打。”

老拳冲霍广利使了个眼色，霍广利却没明白什么意思，掏出手机正琢磨着，刘一瓶一把夺过他的手机，拨了彭亮的号码，可语音提示彭亮的手机关机。老拳明显地松了口气，笑着说：“昨晚，他跟广利玩了一宿，现在估计正睡得香呢。他没这口福可不怪我，谁让他手机不开机的。”

去饭店的路上，霍广利拼命转动脑筋，老拳这一系列奇怪举动，莫非是为了那个青花梅瓶？不过，老拳不会那么大胆吧？或许他想凭着刚在QQ上看到的这个消息，让刘一瓶答应自己借钱的事？可如果是那样的话，为什么他故意甩开彭亮？



2. 别想捏软柿子

到了饭店，老拳只字不提青花梅瓶，更不提那七十万的事，只是胡说八道频频劝酒。刘一瓶之所以叫刘一瓶，是因为他酒量奇差，最多就能喝一瓶。可今天这顿饭是别人买单，老拳话里话外对他吹捧有加，再加上他本来就好酒贪杯，等老拳和霍广利各自喝了七瓶啤酒的时候，他也喝下去三瓶多，面红耳赤地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将刘一瓶架出了饭店，老拳指着旁边的快捷酒店对霍广利说："你把他送那儿开个房间，然后在那等我。"

说完，老拳不理霍广利的追问，急匆匆走了。霍广利把刘一瓶送进酒店后，等了近二十分钟，老拳才坐了出租来接他。刚才酒没少喝，上车后霍广利觉得酒意上涌，迷迷糊糊地闭眼打盹。等下了车一看，好像是在刘一瓶家附近，他奇怪地问："老拳，咱们怎么转到这来了？"

"嘘。"老拳做了个噤声的手势，警惕地四下张望了一下，此时已经夜里八点多钟，月光昏暗，刘一瓶家又在市郊偏僻处，此时周围静寂无人。老拳轻声说："别说话，等一会儿我再告诉你。"

老拳快步来到刘一瓶家，掏出一把钥匙打开门，拉着霍广利闪身入内。霍广利的脑子终于清醒了些，问："刚才刘一瓶喝多时，你拿了他的钥匙？"

"这不是他那把钥匙，咱们离开饭店前，我找了块肥皂用他钥匙压了模，刚才新配的。"老拳得意地说，"兄弟，那瓶子值九百万，把它弄到手，咱哥们儿就能想干什么干什么，再也不用过这种穷日子了。"

霍广利虽然有了七八分酒意，可还是大惊失色，说："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你想钱想疯了吧？这是犯罪，要坐牢的。"

老拳胸有成竹地说："一瓶身边的朋友都知道，他的那些古董就是垃圾，一会儿咱们把所有的古董都拿走，但其他值钱东西一样不动。不管是刘一瓶还是警察，都会以为是某个不了解情况的笨贼干的，绝对想不到你我头上，那还有什么可怕的？"

霍广利晃晃脑袋，努力让自己清醒，果然，他想起了一件关键的事情，指着电脑说："如果刘一瓶看到上面的聊天记录，你以为他不会怀疑到你我吗？别忘了，那个时间段，我们正好在这儿啊。"



“这事谁能确定？只要我们一口咬定没看到聊天记录，又互相作证，再加上他们找不到梅瓶，无凭无据的，警察能把我们怎么样？”老拳不屑地说，“俗话说得好，富贵险中求，想发财不冒点险怎么行？再说了，刘一瓶仗着有几个臭钱，一向对咱们不怎么客气，让他破财那叫替天行道。你就别犹豫了。”

“但这是犯法的事，犯法的事怎么能干啊？”霍广利叫道，“老拳，这点钱可不值得这么做啊。”

“九百万可不是一点钱，有了这钱，你就可以开创你的事业了，这不是你最大的梦想吗？难道你真的想一辈子碌碌无为？难道你真的想一辈子让人看不起？”

这话说中了霍广利的心事，他沮丧地说：“可是……”

没等霍广利说完，老拳不耐烦了：“可是什么呀？我一直觉得你挺男人的，怎么一遇到事就跟胆小鬼似的？真让我失望。”

霍广利只觉得又羞又臊，热血混合着酒精直冲上头，大声说：“好，就听你的。”

老拳找了个纸盒子，将梅瓶小心翼翼地装在里面，又和霍广利将其他古董塞进一个旅行箱。这一切忙活完了，老拳打开门张望了一下，随后走了出去，就在霍广利也想跟着出去时，却听见老拳一声惊呼：“糟了，快回去。”

老拳猛地退回来，可是关门的时候动作过猛，发出的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惊心动魄。霍广利一颗心狂跳起来，问：“怎么了？”

老拳说：“有人骑摩托过来，不能让他看见咱们，等他走了咱们再撤。”

霍广利稍稍放下了心，可随即听到摩托声越来越近，竟然在门前停了下来，然后响起了一阵敲门声。霍广利和老拳面面相觑，两人一动都不敢动，唯恐发出声音惊动外面的人。

外面的人再敲了几下，大声叫了起来：“一瓶，开门，明明都看到我来了又缩回去，啥意思啊？”

这声音十分熟悉，竟然是他们的朋友彭亮，而且最糟糕的是，刚才彭亮看到了老拳，只不过错把老拳当成了刘一瓶。

“这混蛋，又来一瓶这儿打游戏。”老拳低声问，“怎么办？”

不知道为什么，霍广利突然感到一阵轻松，刚才在自尊心和酒精的作用下，一时头脑发热同意了老拳的计划，可是在他内心里，他实

在不想做一个贼。现在好了，既然被人撞破，那就干脆收手吧。他抬手打开了门。

“怎么是你俩？”彭亮吃惊地问，“一瓶呢？怎么不开灯？”说着，他随手按下电灯开关，瞬间屋里光明大作。看着凌乱的屋子、空荡荡的古董架，还有两人手里的盒子和旅行箱，彭亮脸色大变，结结巴巴地说：“你们……你们……”

“我俩一时鬼迷心窍，幸好你来了。”霍广利涨红了脸说，“我们这就把东西放回去，彭亮，大家朋友一场，还请你帮忙保守秘密啊。”

彭亮呆了一呆，有些不解地说：“一瓶的这些破烂就没一样值钱的，你们又不是不知道，拿这些东西干什么呀？”

“其实就是想跟一瓶开个玩笑。”不等霍广利说话，老拳抢着回答，“这家伙抠门得要命，我们不过是想让他小小地心疼一下，呵呵，没想到还让你撞上了。”

彭亮眼睛转了几转，突然脸色一变，喝道：“开玩笑？你们是糊弄傻子吧？一瓶跟我情同兄弟，你们偷他东西，还想让我替你们保守秘密？我是吃你们的还是拿你们的了？我凭什么呀？”

平时彭亮总是一副嘻嘻哈哈的模样，真没想到变起脸来如此之快。霍广利心叫不妙，问：“那你说，要什么条件，你才能守口如瓶？”

“你应该说，为了免去牢狱之灾，你愿意出什么样的条件。”彭亮掏出手机，在手里一掂一掂地说，“不管这些破烂到底是不是赝品，可毕竟是人家一瓶花了一百多万买回来的，盗窃数目如此巨大，判个十年八年不意外。”

“我给你五万块，买你闭嘴，行吗？”霍广利问。

彭亮眼中露出狂喜之色，嘴上却发出一阵冷笑，说：“这么大的



事就值五万？五十万还差不多，你们还得给我写个保证书，保证从此以后不再……”

彭亮的话说到这里戛然而止，哼也不哼地倒在地上。原来，不知什么时候，老拳摸起了门旁的高尔夫球棍，狠狠砸在他的后脑勺上。

霍广利惊得目瞪口呆，好半天才醒过神来，叫道：“老拳，你疯了？”

“我要是不疯的话，咱俩就再没安生日子。”老拳恶狠狠地说，“这王八蛋不是什么好东西，我太了解他了，为了能弄到钱，逮住软柿子往死里捏，既然让他抓到把柄，给他多少钱他都不会满足，还不如干脆弄死他。”

说着，老拳伸手到彭亮的鼻端探了探，说：“死了。”

这话如晴天霹雳，震得霍广利两腿发软，不由得跌坐在地。这一下他的酒全醒了，喃喃地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就搞出人命了呢？”

3.另一个意外

老拳回手按下灯的开关，屋子里重新陷入黑暗。他趴在窗前警惕地向外观察半天，然后蹲下身，握住霍广利的手，说：“广利，还记得你救我的事情吗？从你救我那天起，我就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我欠你一条命，总有一天我要报答你。彭亮是我杀的，跟你无关，就算有一天我落到警察手里，也决不会供出你来，你放心好了。”

霍广利刚来到这城市没多久，有一天在街上闲逛时，看见老拳被三个少年追打。那三个少年头发染得五颜六色，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老拳都已经没有反抗之力了，一个少年还拿砖头要砸他脑袋。霍广利实在看不下去，便冲了上去，虽然差点被人打断了胳膊，却成功地救出了老拳。事后才知道，这三个少年在网吧里调戏女学生，老拳仗义执言，没想到这三个少年竟然下死手。从那之后，老拳就把霍广利当成了亲兄弟。

感觉到老拳手上传来的温度，霍广利心里升起一股暖流，勉强振作起精神，问：“现在我们怎么办？”

老拳沉吟半晌，说：“我记得一瓶曾经说过，彭亮大大咧咧得过分，有一次一瓶不在家，为了打游戏他居然撬开窗子进屋，这事你记得吗？”

霍广利茫然点头，却不明白老拳说这些是什么意思。老拳解释说：

"现在这事有替罪羊了，一会儿我先把彭亮的尸体处理掉，然后按原计划拿走所有东西。等到一瓶报案后，警察一定会调查一瓶所有的朋友，到时候就会发现彭亮不见了。你和我找机会提起他以前撬窗进屋的行为，刘一瓶一定会以为彭亮又犯了老毛病，进屋后看见QQ上的留言，于是起贪念偷了瓶子，为了混淆警方视线，所以连带着其他古董一起拿走了。"

老拳说得十分有道理，霍广利大喜，说："彭亮平时就爱占小便宜，做出这等事来合情合理。最妙的是他父母早亡，又没家室，就算他失踪了也不会有人找他。对了，还应该把QQ上的记录删除，再擦掉键盘上的指纹，等刘一瓶接到'专业人士'的电话时，更会怀疑这事是他干的。"

"就这么办。"老拳当机立断，"我用彭亮的摩托把他运到没人的地方埋掉。你现在马上拿瓶子走，我处理完就去和你会合。"

霍广利删除了QQ记录后，捧起装着梅瓶的盒子，见外面空无人迹，于是闪身出了屋子。刚走了两步，老拳追了出来，低声说："忘了件事，梅瓶不能放在家里，你回去找个皮包装它，找一家浴池存放在储物柜里，记住，用假名字。"

霍广利暗暗佩服老拳想得周全，答应了一声便快步离去。

拿着这么个显眼的盒子，霍广利不敢打车，一路上专找偏僻小道行走，二十多分钟后终于回到租房的小区。就在他踏进楼道、刚松了一口气的时候，突然耳听得一声狂吠，一只黄毛巨犬从楼上蹿下来，龇牙咧嘴地冲向霍广利。

霍广利平时就怕狗，这一刻更是惊得魂飞魄散，忙不迭地转身就跑。仓促间脚绊在了门槛上，一个跟头摔倒在地，纸盒脱手而出，只





听得“咔嚓”一声，霍广利的心瞬间沉到了谷底。

这时那只大狗已经冲出门跑远了，霍广利爬起身来，打开纸盒一看，价值近千万的梅瓶早已碎成片片。

霍广利曾经见过那只黄毛大狗，在附近的垃圾堆里找食，好像是只无主野狗。就算这狗有主人，他也只能吃了这个哑巴亏，梅瓶虽然价值不菲，可这是见不得光的东西，他还敢找狗主人索赔不成？

霍广利回家取了个包，将纸盒踩扁，同碎片一同装入包内，打了个车远远地找了个垃圾堆扔掉。三个多小时后，老拳带着满脸疲惫来了，他把彭亮的尸体运到城市的另一端郊区埋了，摩托车和那箱破烂古董沉入了河底。

听说梅瓶出了意外，老拳正点烟的手一抖，火焰烧到了他的脸，他痛叫一声扔掉了打火机，脸上神色变幻，好半天才说：“广利，其实我没有那么大野心，钱这东西，够用就行，之所以想偷这个梅瓶，是因为你说你想干大事业，我完全是想要帮你，这点你明白吗？”

霍广利明白老拳的言外之意，幸好他早有准备，拿出梅瓶的一块残片，苦笑着说：“老拳你不用说了，你是不相信我说的话吧？那你看看这个。”

看了这块残片，老拳才知道错怪了霍广利，他失望地叹了口气，说：“不好意思，我不该怀疑你。看来我们命里没这个财运，到头来白忙活一场啊。那就算了，咱们赶紧对对口供，统一口径，别到时候让警察找到什么破绽。”

老拳走后，霍广利想好好休息一下，可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他又怎么能睡得着？到天将亮时，刚迷迷糊糊有了点睡意，外面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他心里一紧，估计是警察上门了吧？他强作镇定，开门一看，来者竟然是刘一瓶。

刘一瓶满脸气愤之色，大步闯进屋来，一边四下张望，一边问：“彭亮没在你这儿么？”

霍广利做出一副坦然样子，说：“自从昨天他从我这儿走了后，就再没见到他，你没打他电话？他没在家吗？”

“电话关机，家里没人。”刘一瓶一屁股坐在电脑桌前，说，“都是好哥们儿，我也不藏着掖着了，广利，你知不知道，这家伙把我家里的古董全偷走了。”

霍广利心里一喜，刘一瓶果然上当，把彭亮当成了贼。他奇怪地

说：“古董？你那些古董不是不值钱吗？他偷那些东西干吗？”

“谁知道这小子发哪门子神经？”刘一瓶一拍桌子，“那些破烂我倒也不在乎，他想要，我给他都行，至于去偷吗？把我家弄得乱七八糟，气死我了。”

看来，刘一瓶还不知道那只明永乐青花折枝花果纹梅瓶值九百万，否则的话恐怕早急疯了。霍广利装作不解地问：“你怎么知道是彭亮偷的？会不会搞错了？”

“绝对不会搞错。”刘一瓶掏出一个“至尊”牌打火机，气愤地说，“这是彭亮的打火机吧？昨天我喝多后一直在宾馆睡觉，家里无缘无故多了这个，不是他干的还能是谁？以前他就干过撬窗而入的事。也亏了我看到这玩意儿，要是我先报了警，警察抓了他，他就等着蹲监狱吧。”

霍广利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老拳怎么这么大意？怎么会把这要命的东西落在刘一瓶家里！

4. 两害相权取其轻

霍广利飞快地转动脑筋，幸好昨天一起吃饭的时候，老拳用的还是原来的打火机，所以刘一瓶不知道打火机易主，仍然以为是彭亮的，要不麻烦就大了。

只听刘一瓶无奈地说：“彭亮跟我十几年哥们儿了，他一时糊涂，我怎么也得给他个机会，要不然不让人骂我不讲义气吗？要是换一个人，你以为我不报警？不收拾死他我都不姓刘。”

“你先别激动，现在最要紧的是赶紧找到他。”霍广利装模作样地说，“你没问问老拳知不知道他下落？”

“我以为他在你这打游戏，所以直奔这儿来了。我这就打电话问老拳。”刘一瓶拨通老拳手机，老拳先是震惊，随后说彭亮没跟他联系过，然后说马上赶来。十多分钟后，刘一瓶的手机响了，他接起来听了几句，脸色突然间变得惨白，颤声说：“你是说，昨天我电话不通，所以你在QQ上给我留言了？可我没看到啊？那瓶子值九百万……我知道了，回头我再联系你。”

霍广利知道，这一定是那个“专业人士”打来的电话。果然，刘一瓶喘了几口粗气，直勾勾地看着霍广利，说：“前些日子我找了两个专家，帮我鉴定那些古董，当时他们就说那只青花折枝花果纹梅瓶好

像是真的，只不过不敢确定，说回去查了资料再告诉我。彭亮这王八蛋，在QQ上看到专家留言，知道了那瓶子值九百万，所以才起了贪心，这小子偷的不是破烂，是一座金山。”

刘一瓶再次拨打彭亮电话，可还是关机。他恨声道：“彭亮，我再给你个机会，半个小时回我话，还有私下解决的可能，要不就让警察找你吧。”说着他调出微信准备留言，可是马上他就呆住了。他捧着手机看了半天，才转过头，目露凶光，一字一句地说：“霍广利，是你偷了我的瓶子？”

霍广利大吃一惊，强作镇定地问：“你这话什么意思？怎么又赖在我头上了？”

“铁证如山，你还敢跟我狡辩，你没看见彭亮发的微信吗？”刘一瓶把手机举在霍广利眼前，只见微信画面上，是一只漂亮的黄铜打火机，正是彭亮从霍广利这里偷走的那个，下面还有说明：“酷吧？现在它是我的了。广利兄弟，不好意思，朋友有通财之谊，何况我还把我的‘至尊’留给了你。别跟我说你很生气，那会让我小瞧你的，哈哈。”

微信上时间显示，这是彭亮昨天从霍广利家离开后半个小时内发的。而自己昨天睡醒了后一直在忙，没有时间更没心情看微信，所以没看到这个消息。不过就算看到了也改变不了什么，老拳将打火机遗失在刘一瓶家，本来就是个无法控制的意外。

刘一瓶恍然大悟地说：“我现在才明白，你故意把‘至尊’打火机扔在我家，是要栽赃嫁祸给彭亮。我就说嘛，我们那么多年交情，他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来？幸好有这条微信，要不然还真让你骗了。”

霍广利又急又气又慌，连连摆手，说：“一瓶，不是我要嫁祸彭亮，而是……”

“而是什么？”刘一瓶死盯着霍广利问。

霍广利急中生智，说：“而是彭亮根本就没把他的打火机给我，昨天咱们一起吃饭时，你看见我拿那个打火机了吗？”

见刘一瓶露出思索表情，霍广利暗地里松了口气，赶紧趁热打铁，说：“你没看到吧？彭亮那小子你还不知道？从来都爱占便宜，在微信上他是胡说八道呢。要不信，咱们找到他对质。”

就在这时，老拳来了。刘一瓶简单地讲了刚才的事情，说：“算

了吧，我不费这脑筋了，还是让警察来处理这事吧。”说完就要打电话报警。

老拳却一把抢过他的手机，转头冲霍广利使了个眼色，再对刘一瓶说：“一瓶，不用报警了，你那个瓶子是我拿的，要杀要剐你冲我来吧。”

霍广利傻了，明明说好把事情推到彭亮身上，怎么突然间老拳变了卦？刘一瓶也愣了，疑惑地说：“老拳，你——”

“广利不喜欢彭亮那打火机，所以昨天给了我。”老拳慢慢地说，“昨天在你家看到QQ留言，我就动了心，所以才想办法灌醉你，但我发誓，这事广利不知情，我看QQ留言的时候，他玩手机呢。后来去你家偷梅瓶是我一个人去的，但千算万算，就没算到会把打火机落那儿了。”

“老拳你他妈混蛋，这么多年朋友，你偷我东西？”刘一瓶咬牙切齿地说，“回头再跟你算账，先把梅瓶给我。”

“梅瓶……被我不小心打碎了。”

刘一瓶不可思议地看着老拳，骂道：“到现在你还想骗我？你真不怕我报警啊？”

霍广利终于找到了机会，对刘一瓶说：“他这脑子糊涂了，你让我劝劝他。”说完把老拳拉到卫生间，关上门愤怒地说：“你怎么突然承认了？为什么？”

老拳揪着自己的头发，绝望地说：“你以为我愿意承认啊？那个打火机和那条微信，把咱俩都卷进来了。本来警察找不到彭亮的时候，会以为他带了瓶子跑路，可现在就会怀疑他失踪跟你我有关，我要是现在不把事情揽过来，等警察查到头上就麻烦了。”

霍广利恍然大悟，刚才自己思路钻进了死胡同，竟然没想到这一点。刚想再说什么，刘一瓶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叫出两人指着老拳鼻子说：“最后再问你一遍，梅瓶在哪儿？”

老拳“扑通”一声给刘一瓶跪下去，说：“一瓶，瓶子真碎了，骗你我是王八蛋。我这就卖了房子，钱全给你，求你饶了我吧！”

刘一瓶大怒，一脚将老拳踢翻，骂道：“你那破房子值几个钱？贷款还没付清呢。我那瓶子可是九百万，你他妈当我不会算术？”

老拳苦苦哀求，可刘一瓶不为所动，掏出手机就要报警。霍广利急了，抓住刘一瓶的手，大声说：“一

瓶你别冲动，那九百万我赔给你，这总行了吧？”

刘一瓶疑惑地看着他，半晌，露出不屑的笑容：“行啊，可是，你有钱吗？”

老拳吃惊地说：“广利，这事跟你没关系，你别瞎往身上揽事儿啊。”

“我没有这么多钱，可是朋友一场，我不想你们闹成这样。”霍广利意识到自己表现得太急躁了，掩饰地说，“把你卡号给我，我跟朋友借钱，我保证把钱一分不差地打到你卡里，这总行了吧？”

“我凭什么相信你？万一你不守信用跑了怎么办？”

霍广利苦笑着说：“我也不知道怎么才能让你相信我，不过就算你把老拳送进去，你也得不到几个钱。如果你愿意等一等，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会把九百万给你，这个选择不难吧？”

刘一瓶考虑半天，说：“好，我相信你。不过钱没到账之前，你和老拳谁都别离开我视线，敢离开我就报警。”

霍广利对此毫无异议，他只头痛，这九百万，他到底该找谁借呢？

5. 救命的小贼

霍广利其实是个富二代，家里十分有钱。他从小在安逸的环境中长大，虽然本性善良，没像其他富二代、官二代一样骄奢放纵，但整天呼朋唤友，除了吃喝玩乐，就是好勇斗狠，惹出了不少事端。他爸爸恨铁不成钢，骂他是个没出息的败家子。他一气之下，给老爸留了一张字条，扬言说没瞧得起老爸那份家业，如果



他将来不能靠自己能力出人头地，此生誓不还乡。

如果现在跟老爸实话实说，这点钱倒是不成问题的，可自己当初话说得太大，以后在老爸面前怎么能抬得起头来呢？霍广利犹豫再三，决定求助于从前那些狐朋狗友，当时跟朋友们告别时，朋友们说过他如果有事，大家会尽全力帮忙。霍广利对朋友有信心，那些朋友也没让他失望，七拼八凑的，第二天上午就把九百万打进了刘一瓶卡里。

霍广利终于长舒了口气，这件事情终于了结了，他不想在这个城市再呆一分钟。可没想到刘一瓶验证了卡里的钱后，阴沉着脸对老拳说："我的事情解决了，现在咱们该说说彭亮的事了。到现在彭亮的手机都没开机，我联系平时总跟他在一起玩的几个朋友，老三说前天晚上见过他，他说要到我家打游戏，所以我产生了点不好的联想，彭亮的失踪是不是跟你有关？"

老拳露出惊骇之色，叫道："一瓶，你少在那胡说八道，什么叫跟我有关？他手机不开机就是失踪？说不定他跑哪玩去了呢。"

"别怪我这么想，实在是这件事太奇怪了，本来我怀疑的是霍广利，但你却主动承认偷瓶子的事；本来做贼的是你，广利却毫不犹豫地筹钱赔偿，这世界上真有你们这种过命的交情吗？还是说你俩本来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不顾一切地想掩饰什么？"刘一瓶冷笑着对霍广利说，"是不是彭亮撞到你们偷瓶子，所以被你们杀了灭口？"

刘一瓶的话如石破天惊一般，击碎了霍广利所有的幻想。完了，到底还是被人怀疑到自己头上。他绝望地转过头去看老拳，却见老拳正瞪圆了眼睛，抓起桌上沉重的烟灰缸，向刘一瓶的脑袋砸去。

"不——"霍广利狂叫一声，猛扑上去将老拳撞倒在地，叫道，"老拳你冷静点，不能再出人命了。"

这句话一喊出来，屋子里蓦地寂静无声，三个人全愣住了。片刻后，老拳大叫："不杀了这王八蛋，你和我都得给彭亮偿命，广利你赶紧放开我。"他一边大叫，一边用力挣扎着想爬起身来。

霍广利哪里敢让他起来？只好拼命地压住他。只听刘一瓶愤怒地说："果然是你们杀了彭亮，大家朋友一场，你们也真下得去手？老拳，我交你这个朋友算瞎了眼，你竟然连我也想杀？你不仁我不义，

还有什么能耐你冲警察使去吧。”

说完，他掏出手机就要拨号，霍广利大惊，急忙爬起身来夺过刘一瓶的手机，说：“我出钱，你说多少钱能买你闭嘴？五百万还是一千万？只要你说个数，我这就把钱打到你卡里。”

刘一瓶狐疑地看着霍广利，说：“你到底是什么来路？一千万，你有那么多钱吗？”

见刘一瓶不急着报警，老拳也安静下来，紧张地看着两人谈判。霍广利气急败坏地说：“你别管我什么来路，只要你别太离谱，这钱我认了。就一千万是吧？我这就给你弄钱。”

这次实在无路可走了，只好找老爸要钱。霍广利刚要拨号，外面响起一阵突如其来的敲门声。霍广利到门前从猫眼一看，却是房东。房东说有事找他，霍广利不虞有他，随手打开门，没想到几个警察一拥而入，将三人按倒在地。

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走了进来，指着老拳和霍广利说：“就是他俩，我亲眼看见他们打死了那个叫彭亮的人。”

霍广利只觉得万念俱灰，一切都完了，虽然彭亮不是自己打死的，但是这事自己脱不了干系，几年牢狱之灾恐怕逃不掉了。不过，老拳打死彭亮时，屋里只有他们三人，这个少年是在哪儿看到这一幕的呢？

霍广利勉强抬起头来，才发现这少年他认识。数日前，刘一瓶认为这少年是小偷，所以狠狠地揍了他一顿。只听少年激动地说：“那天我的确想偷钱，可就算是这样，那家伙也不应该那么打我呀。我想报复他，就去偷他家东西。没想到我刚跳窗进屋，就听到有人



回来，就赶紧藏到床底下……”

在老拳打死彭亮后，霍广利和老拳分头行事，霍广利拿着梅瓶先出了刘一瓶家，随后老拳追出去，叮嘱他把梅瓶藏到洗浴中心储物柜。就在那短短几十秒，少年悄悄爬出来从窗子逃走，而老拳和霍广利根本没想到屋里还藏有其他人，竟然一点都没有察觉。

少年毕竟年纪还小，目睹了这起凶杀案后吓坏了，回到家后噩梦不断，就把事情跟父母说了，于是父母带他去报了警。

刘一瓶大叫：“警察同志，这孩子都说了杀人的是他俩，跟我有什么关系？快放了我啊。”

“他也算是受害者。”带队警官吩咐手下，“放了他吧，一会儿让他做个笔录，就放他走吧。”

按着他的警察松开了手，就在此时，老拳也叫了起来：“不能放他走，他跟这事也有关系，他是骗子，那个彭亮根本没死——”

老拳竹筒倒豆子一般，把所有事情都交代出来。原来，他和刘一瓶、彭亮都是一伙的，他们和霍广利生活在同一个城市。霍广利离家出走前，请他的狐朋狗友们大醉了一场。那些朋友里有人早就觊觎他家的财产，于是策划了这起诈骗事件，在霍广利来到这个城市后，针对霍广利好打抱不平的性格，让他在小痞子手里救了老拳，老拳借机成为他的好朋友，再将刘一瓶和彭亮引进圈里。

那只从楼道里扑出来的大狗，是刘一瓶等人提前安排好的；那根砸在彭亮脑袋上的高尔夫球棍，早就做好了手脚，彭亮倒在地上不过是装死罢了。如果那少年在床底下继续藏下去，就会惊讶地发现，死人在霍广利走了之后，马上生龙活虎地爬了起来，那么他也就不会找警察报警了。

在刘一瓶三人的计划里，几千万不是终极目的，他们打算利用霍广利不敢声张、不愿意坐牢的心理，先在他身上狠敲几笔，等到从他身上榨不出钱来的时候，再找上霍广利的父亲狠敲，最好能把他家所有的财产都敲出来……

怪不得父亲骂自己是个没出息的败家子，要不是那小偷阴差阳错卷入此事，恐怕自己连累整个家族都要成为人家屠宰的羊羔。这一刻，霍广利所有的雄心壮志都烟消云散，他只想回到父亲身边，告诉他，自己错了……

（**题图、插图**：杨宏富）

寻找中国好故事

金大元文化艺术瑰宝征稿启事


和平艾琳娜

自古以来，人们对于和平、美好、智慧的向往和追求从未改变，与之相关的历史典故、民间传说如同璀璨星辰，点缀在漫漫历史长河中，照耀古今。

金大元集团长期致力于文化艺术传承与发展，和平艾琳娜—和平许愿池、海马龙、海马凤，是金大元凝聚东西方文化精华，独创的艺术瑰宝，其标志性的艺术作品参与了多项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得到了国内外友人的广泛关注和好评，并在联合国进行了展示。


金大元·御珑宫廷

本次寻找“中国好故事”征稿活动，即围绕以上艺术形象进行创作，用故事形式赋予其更深刻的文化内涵，从而为社会广泛认识，深入人心，推动民间文化的发展,并进一步起到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融合的作用。

一．参赛稿件要求：征文共分三个主题

1、和平艾琳娜—和平许愿池；2、海马龙、海马凤；3、综合主题：将以上文化艺术瑰宝结合，串起一个自然、完整的故事。

任选一个或多个主题创作故事，将金大元文化艺术瑰宝的形象和人文内涵进行传播。主题1、2的故事要求3000字以下；主题3的故事要求3000字—5000字。故事要求兼具情感性和历史性，情节精彩，寓意深厚，背景融合宫廷、皇室等元素，尽量匹配文化艺术瑰宝的高贵气质和形象特点。

二．征稿时间：即日起至2014年11月30日

三．投稿方式：1.发送邮件到guibaogushi@126.com；2.登录故事中国网(www.storychina.cn)本活动专区在线投稿。

四．专业评审团队：包括知名作家、文化学者、《故事会》资深编辑等。

五．奖项设置：活动设特等奖一名，奖金10000元；每个主题各设一等奖1名，奖金8000元；二等奖1名，奖金5000元；三等奖1名，奖金3000元；入围奖20名，奖金各800元。特等奖及一等奖获得者将受邀前往上海参观金大元·御珑宫廷及金大元文化艺术瑰宝。

六．注意事宜：1.所有应征稿件，均须原创，且从未在省级以上报刊公开发表过；2.本次活动入围奖以上的获奖作品版权及相关权益归主办方所有；3.达到《故事会》发表水准的作品将在杂志上刊发；4.艺术瑰宝的相关资料，以及本次故事征集更多详情，请登录故事中国网(www.storychina.cn)或微博@故事会了解。


海马龙｜海马凤

主办单位：金大元集团　　承办单位：《故事会》杂志社、故事中国网



灵机一动

· 神探夏洛克 ·

夏洛克奉命执行任务，他伪装成一名记者背着带有闪光灯的照相机，拿着伪造的证件，潜入了一个社交舞会。

夏洛克在这些社会名流之中镇定自若地穿梭着，正在拍照时，一个保安向他走了过来，非常客气地说："先生，请把你的证件给我看看。"

夏洛克镇定地掏出证件，递给保安，细心的保安盯着他的证件看了一会儿，说道："你的证件是伪造的，你到底是什么人？"保安一边说，一边准备从口袋取手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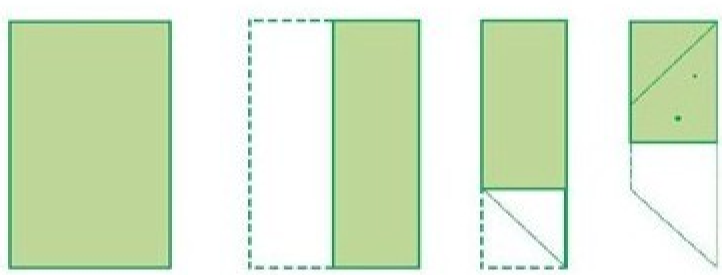
夏洛克知道自己已暴露，第一反应就是必须立即逃走，然而，对方手上持有手枪，虽然他站的地方离大门很近，但如果就此转身，对方一旦开枪，自己很容易被击中身亡。

千钧一发之际，夏洛克灵机一动，顺利地逃出了大门。你知道他是怎么逃出来的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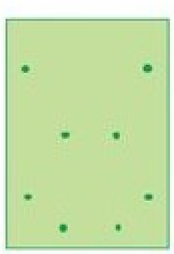
思维风暴 折纸游戏

（此题可加故事会微信参与有奖竞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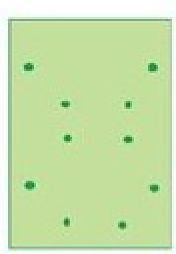
根据上图的顺序折一张纸，最后在纸上打两个洞，重新展开这张纸，这些洞是如何分布的？看不出来的读者，可以动手试试看哦！



A



B



疯狂QA

有个农夫，要养 9 头猪，但在建猪圈时，他遇到了一个难题——

如果把 9 头猪放进 4 个猪圈里，且每个猪圈里猪的数量为奇数，这样的猪圈该怎样建呢？

想知道答案吗？

1. 您可直接扫描右侧二维码。
2. 登录 http://t.cn/RhppL8y。
3. 购买 2014 年 11 月下《故事会》。

动感地带，与您不见不散！上期答案见本期P101。

有这样一份爱，简单而直接，它只是一顿饭的时间，它只是一段学校到家的距离……

爱的直线



新学期开始了，刘老师到一个班级当了班主任。不久后，她发现班上有一个奇怪的男生，每天中午放学后，别的学生一窝蜂似的拥出教室，只有他，坐在教室里不马上离开，而是专心地看书或者写作业。

许多个中午，刘老师都发现这个男生是这样。为此，刘老师记住了他，并记住了他的名字，张晓军。

一天中午，刘老师走进了教室，对张晓军说："张晓军，放学了，快回家吃饭吧！"张晓军说："老师，我想等会儿再回家！"刘老师问道："你难道不饿吗？"张晓军说："饿了！"刘老师说："那就快回家吧！"张晓军却还是那句："我等会儿就回家！"说完，张晓军又埋头做作业。

真是一个固执的孩子，刘老师想他肯定是因为成绩一般，想抓紧时间学习以便提高成绩，便忍不住对他说："饿着肚子可是学不好的，你回去吃饭吧，吃了饭到学校找我，我可以帮你补习功课！"

没想到，张晓军摇摇头说："老师，您误会了，其实，我迟些回家，并不是为了抓紧时间争分夺秒地学

习……”刘老师奇怪了：“那是为了什么啊？”

张晓军告诉刘老师，他的父亲早年去世了，母亲为了供他和妹妹读书，外出打工了。每天早上，他和妹妹一早就起床做好中午的饭菜，中午他和妹妹回家热一下就可以吃。由于他饭量大，他担心自己吃多了，妹妹就吃不饱，便迟些回家。这样，妹妹就能放开肚皮吃饱饭，剩下的，他再吃。

原来是这样。刘老师问张晓军为何不多做些饭菜，张晓军告诉她说，他们每个月的钱只有那么多，要是多做些饭菜，钱就不够花。他不忍心告诉母亲家里的情形，不忍心让母亲多寄钱回家，不想让母亲多辛苦。张晓军说他少吃一点没什么，不能苦了母亲，也不能饿着妹妹。

刘老师默默地听着，眼眶湿润了。她拿出钱包，掏出一百元钱，递向张晓军。张晓军连连后退，说：“老师，我不能要您的钱！您放心，我的问题我自己能解决。现在，我每天都在悄悄地捡废品，我能挣钱，很快我就能吃饱饭了。”

刘老师知道，这是一个要强的孩子。她只好作罢，收起了钱。

以后的每个中午，刘老师依然发现张晓军迟迟不回家。每次看到教室里埋头学习的这个孩子，刘老师就叹息不已。

转眼就到了下一学期，刘老师因为工作需要，离开了原先的班级，去了另一个班当班主任。让刘老师没想到的是，在这个新的班级，她又遇到了一个奇怪的女生。这个女生每天中午放学铃声一响，就第一个冲出教室，似乎有什么急事。女生的脚步还踉踉跄跄，几欲跌倒，让人好不担心。

一天两天有急事还好，可是天天有急事，那就不正常了。有一天中午，刘老师在放学之前点了女生





的名，让她放学后留下来。没想到，女生竟然站了起来，说："老师，放学我不留下来，行吗？"刘老师说："不行，我有事找你！"女生说："老师，等我下午来上学的时候，我到办公室找您，行吗？"看着女生乞求的目光，刘老师点头答应了。

下课铃声一响，女生又是第一个冲出教室……

下午，女生果然走进了刘老师的办公室。刘老师问她："为什么每天中午放学后你总是第一个冲出教室？"女生说："我急着回家……"刘老师说："急着回家？肚子再饿，也用不着急那一会儿。你跑那么快，很危险的。"

女生说："老师，对不起，让您担心了。"刘老师让女生以后别跑那么急，可女生却不答应，刘老师问她为什么，女生说："为了我哥！"

女生告诉刘老师，她的父亲早年去世了，母亲为了供她和哥哥读书，外出打工了。每天早上，她和哥哥一早就起床做好中午的饭菜，中午她和哥哥回家热一下就可以吃。由于哥哥饭量大，她担心哥哥吃不饱，便先到家吃饭，这样，剩下的，就全是哥哥的，他就可以放开肚皮吃饱饭了。

刘老师想起了什么，她突然想到女生的名字叫张晓燕，不用说，她就是张晓军的妹妹。

刘老师问张晓燕："这么说，你为了让你哥吃饱饭，从来就没有吃饱过？"张晓燕连连摇头，说："不，我吃饱了的，吃饱了的！"刘老师知道，张晓燕没有说实话。刘老师掏钱给张晓燕，却被拒绝了。张晓燕说她在悄悄捡废品，等她挣到钱，她就可以买很多米和菜，就可以和哥哥一起回家吃饭了。

后来的日子里，每天中午放学的时候，刘老师看到张晓燕第一个冲出教室，她就禁不住双眼湿润。她知道，那匆匆忙忙、踉踉跄跄的脚步里，跑出的却是爱的直线。

（**作者**：李代金；**推荐者**：小米）

（**题图、插图**：安玉民 梁 丽）

2014年10月(下)动感地带答案

神探夏洛克答案：夏洛克事先调查过，发现他家的门铃是电池式的，即便停电，也不受影响。

疯狂Q A答案：八只八哥，八八六十四；四只斑鸠，四九三十六，二者相加为一百。

超级视觉答案：A.画在脸上

看我多机智

- 古人说“言必信，行必果”，我觉得很有道理。现在我就是这么做的：言必发微信，行必切水果！
- 一般别人问我忙不忙，我都会说忙，根据我的经验，如果你说不忙，那对方十有八九会让你忙起来。
- 今天弟弟拿了小学二年级的题目问我，我看了看题目，对弟弟说：“帮我去倒杯水。”然后飞快地百度了一下，现在的数学题太可怕了！
- 去参加厚脸皮大赛，到了赛场我就直接跑到评委那儿把奖杯抱走了。
- 我喜欢简简单单的幸福，两个人周末宅在家里，我在上网刷微博，她躺在沙发上看书，偶尔眼睛对视一下，给彼此一个微笑，也很有默契地谁也不提中午饭谁做这件事。

（**推荐者**：太阳树）

话说老婆



老婆就是金刚葫芦娃——

- 打老公时就是大娃：力大无穷；
- 八卦时是二娃：有千里眼、顺风耳；
- 逛街时是三娃：有金刚不坏之体；
- 发怒时是四娃：口喷烈火；
- 撒娇时是五娃：用眼泪淹死你；
- 一提到做家务就变成六娃：马上隐身；
- 她还有七娃的宝葫芦：把老公的奖金工资全部吸走。

所以老婆也叫七子(妻子)!

（**推荐者**：冬　人）



人生，稍不小心，一切归零！

- 有计划 + 没行动 = 零；
- 有机会 + 没抓住 = 零；
- 有落实 + 没完成 = 零；
- 有价值 + 没体现 = 零；
- 有进步 + 没耐心 = 零；
- 有任务 + 没沟通 = 零；
- 有能力 + 没发挥 = 零；
- 有创造 + 没推销 = 零；
- 有目标 + 没胆量 = 零；
- 有付出 + 没效益 = 零；
- 有原则 + 没坚持 = 零；
- 有意志 + 没持久 = 零。

（**推荐者**：秦　好）

灌水大本营

- 我总是一忘带伞就下雨；一开电视就广告；一穿新鞋就被踩；一喜欢谁，谁就不喜欢我。
- 真正的环保企业，是卖方便面的，一年卖出一亿多份红烧牛肉面，只需要杀死一头牛。
- 机遇像雨点般向我打来，但我都一一闪过。
- 好希望喜欢的人可以用钱买到啊……因为这样我就真的可以彻底死心了。
- 刚在淘宝上看到一家卖刀的，里面一个差评是这么写的：刀是好刀，但是为什么要给差评呢？我约了别人两天后单挑，刀是第三天收到的。
- 我终于发现女人青春永驻的秘诀，那就是谎报年龄。
- 其实有时候在街上手机不离手，不是有多想玩，而是掩饰自己没人同行的尴尬。
- 在我看来，很多事情最好、最简单的解决方式就是关机睡觉。
- 马拉松选手的最牛之处在于，他们可以好几个小时不碰手机。
- 邀请女生出来玩，失败有两个原因，一是她懒得洗头，二是你的邀请不值得她洗头。
- 闹钟的作用就是提醒我换个姿势睡觉。
- 吾日三省吾身：看脸，看秤，看余额。
- 有些人总是用大半年时间攒一个联系你的理由：好久没联系你了。

（**推荐者**：晓晓竹）

一句话描述自己的长相

一句话证明自己很丑

◆ 我交朋友就一个条件，视力差。

◆ 二十多年了，年末的全家福都是我爸、我妈、弟弟和马赛克。

◆ 我长得和我身份证上一模一样。

◆ 不知为什么，历史老师在讲到人的进化史时，总会把我请上台。

◆ 买香蕉的老大爷对爸爸说：“拿只香蕉给猴子吃吧！真可怜，饿得都没毛了。”

◆ 用河水当镜子，结果，鱼全死掉了。

◆ 我妈妈从来不让我照镜子，她说怕失去我。

◆ 当年接生我的医生到现在还在为这件事自责。

◆ 整容医生看见我，就知道大生意来了。

一句话证明自己很美

◆ 白雪公主的后妈在满世界找我。

◆ 身份证照片被很多人拿来当头像。

◆ 我一直在寻找最普通的相机，为什么不管我拍什么照片，人



家都说我是修过片的。

◆ 小偷前些日子偷了我的手机，翻了我的相册，后来一直尝试联系我，邀请我吃饭。

◆ 父母拉着我去做亲子鉴定，医生说，人类生不出这么美的男子。

◆ 如果帅可以当饭吃，我可以养活全世界。

◆ 食堂阿姨给我打菜，手从来都不抖！

◆ 小学语文课，老师给我们讲美的含义，我百思不得其解，同桌递过来一面镜子，我一照恍然大悟。

（**推荐者**：小　娃）



词语互换的幽默

- 大胆：大胆可以说是勇气可嘉。
- 胆大：胆大只能算是脏器发达。
- 痴情：我痴情，是只对一个人钟情。
- 情痴：我情痴，是见谁都像个花痴。
- 盲文：盲文是黑暗中手尖轻舞的文字。
- 文盲：文盲是黑夜里无头乱撞的苍蝇。
- 药膏：我药膏的用途，就是让你的病痛一抹了之。
- 膏药：我膏药的特点就是贴在你的身上赖着不走。
- 云彩：天有不测风云，谁知道哪块云彩有雨呢？
- 彩云：有雨的都是乌云，我彩云可是祥云一片。

（**推荐者**：若　子）

农夫与驴

一个老农赶着毛驴进城，驴闯红灯，被罚10元。老农喝驴子：“你以为你是警车啊！红灯也敢闯。”

没走几步，驴又碰翻一个水果摊，赔人200元，老农更气：“你以为你是工商城管么，想掀谁的摊儿就掀谁的摊。”

老农牵驴回家，路过一片青草地，驴啃青草，又被罚30元。老农气极，骂道：“你以为你是检查团下乡么，走到哪儿吃到哪儿！”

老农骂完，牵驴去河边喝水，可驴子却发起倔脾气，扬颈不饮。老农火了：“你以为你是大款啊，没小姐陪就不喝。”

驴子掉头就跑，岸边晒一张渔网，驴上而破之，渔翁索赔500元。老农热泪盈眶道：“你以为想蹭网就能蹭么，上网要花很多钱！”

驴子转身踢了老农一脚，老农忍痛骂道：“你以为你是群主么，想踢谁就踢谁。”

驴子气得不再理老农，变得很沉默。老农说：“你以为这是在QQ群里啊，可以整天不说话！”

（**推荐者**：水晶宝贝）

（**本栏插图**：安玉民　梁　丽）

他们都是美国人吗

■ 紫　云

汤姆和约翰是美国人，两人都会一些中文，对中国民风很感兴趣，于是结伴到中国农村旅游。

这天，两人来到村口的一家小饭店，要了几个小菜、几瓶啤酒。很快，酒菜端上来了，约翰发现没有开瓶器，于是指着酒瓶瓶盖，跟老板比画着要开瓶器。老板见状，忙赔笑说："真不好意思，两位请等一等。"说着，讲了一句话，两人一听，话里像是有"American"的单词，意思是"美国人"。



汤姆和约翰惊呆了，没想到这位农村大叔也会说英语，而且，他居然一眼就看出他俩是美国人！

他俩正在感慨，一位大嫂向他们走来，拿起桌上的酒瓶，张嘴一咬，瓶盖就嗑开了。大嫂开好瓶盖，冲他俩微微一笑，走开了。

这时，一个老农走进了饭店，老板忙上前搭话，老农点完菜，老板又说了声"American"。

汤姆和约翰一听，立刻瞪大了眼睛：这个老农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啊，老板怎么也说他是美国人？难道他是归国华侨？

更让汤姆和约翰奇怪的是，接着又有几个人进来点了酒菜，老板都喊了一声"American"，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他们也是美国人？

汤姆实在坐不住了，他走到老板面前，问道："你怎么叫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美国人？"

老板一听，满脸困惑，再一问，恍然大悟，他一边笑着，一边伸手指了指旁边，只见刚才给汤姆他们开酒瓶的那位大嫂，正举着一个啤酒瓶，猛地一口把瓶盖给啃了下来——她正给客人开瓶呢！

原来，刚才那个老板说的不是American，而是"俺妹来啃"！





明天把狗送出去

■ 李忠元

张三今天搬了新家，晚上，他躺在床上刚要入睡，却猛然听到一阵阵狗叫。张三自小就怕狗，这会儿可睡不着了。

张三楼上楼下转了好几个来回，终于发现，狗叫声是从他家楼上那户人家里传出的。张三很气愤，“咚咚咚”地敲那家的门，门开了一条缝，里面的人厉声喝问：“你找谁？”

张三气冲冲地说：“你的狗大半夜叫个不停，还让人睡觉不？”

那人吼道：“我养我的狗，你睡你的觉，碍着你啥事了？”张三越想越气，索性就拨打了110。

110民警很快就到了，那人见民警来了，立刻换成了一张笑脸。

张三随同民警进了屋，他发现，那家卧室里竟然养了12条狗，民警一调解，那人立马变成了痛快人，答应明天就把狗送出去，自己只留一条。民警看达到了预期效果，转身走了。张三呢，也像一个凯旋的战士，吹着口哨回了家。

第二天晚上，张三早早地就上了床，可楼道里又传来了可恶的狗叫声，此起彼落，一阵比一阵响。

张三“嗖”地从床上弹起来，推开房门，走入楼道，侧耳一听，他懵了，不知楼上那户人家用了什么招法，这狗叫不同于昨晚，今天叫得特别分散，好像楼上、楼下、东边、西边，全有狗在叫！

这一下张三彻底没辙了，好不容易挨到了早晨，张三站在自家阳台上，想醒醒脑子，突然，他发现这幢楼的住户，好几家都牵了狗出来遛街，有的还牵了两条、三条呢。原来，前天晚上那养狗的人说把狗送出去，其实是送给本单元的人家啊！

养 金 鱼

■ 刘祖光

爸爸从花鸟市场给小宝买回来一条金鱼，小宝很喜欢。可才过了两天，金鱼就无精打采了。于是，爸爸便带着小宝去了花鸟市场，向卖鱼的摊主讨教养鱼的秘方。

摊主乐呵呵地说：“其实呀，鱼也要有朋友的，要多养几条，各种颜色的多挑几条，还好看……”

爸爸听着觉得有点道理，便答应小宝再挑几条金鱼。小宝五颜六色挑了一堆，把摊主乐得直眯眼。



回家后，小宝看着鱼缸里五颜六色的金鱼游来游去，非常高兴。但好景不长，没过几天，小宝发现，鱼又开始无精打采了。

于是，爸爸又带着小宝找到鱼摊主，鱼摊主不急不躁地说：“其实呢，水质对鱼群也很重要，水要勤换勤养。我这里有一种营养液，往鱼缸里滴几滴，鱼就会像喝了补药一样，精神起来。”爸爸听了，又买下了一大瓶营养液。

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后，金鱼的精神又蔫了。这次，鱼摊主拿出一大包杀毒剂对小宝爸爸说：“看来是你们家鱼缸里有细菌，要勤杀菌，我这杀毒剂杀菌很好用！”

于是，小宝爸爸又买了杀毒剂回家，小心翼翼地按照配方杀菌。可没想到，因为杀毒剂量没控制好，几条金鱼都快翻白肚了。

小宝急得哇哇哭，爸爸不得不再次找到那个鱼摊主。鱼摊主听了情况，眉头紧锁了一阵，长吁一口，道：“勤换水、勤补养、勤杀菌都不管用，看来，我得给你们支上终极一招了，保管有用！”

小宝和爸爸异口同声地问：“什么招数？”

摊主把手一拍店里的储鱼缸，意味深长地说：“勤换鱼！”



复婚

■ 李雪涛

最近，阿力跟老婆阿芳总吵架，每次吵架，阿芳都嚷着要离婚。这一招还真奏效，阿力一听“离婚”二字，立马就告饶了。

这天，阿芳见阿力很晚了还没回家，就给阿力打电话，问他在哪里。阿力说跟几个同事正在“好再来”饭馆喝酒呢。阿芳怒道：“都几点了，你马上给我回来！”

又等了一个多小时，阿力并没回来。阿芳忍不住了，立马直奔“好再来”，找到阿力，就揪着他的耳朵，吼道：“你把老娘的话当耳旁风是不是？”

阿力借着酒劲，也不甘示弱，推搡着说：“阿芳，当着我老同学的面，你也不给我点面子吗？”

阿芳喘着粗气说：“你要是不走，我掀了这桌子你信不信？”

几个老同学赶紧劝阿力回去，阿力气昏了头，跺脚叫道：“我受够了，我非跟你离婚不可！”

阿芳气炸了肺：“好，你有种，咱回家取了户口簿和结婚证就去民政局，谁要不离谁不是人！”

“离就离，谁怕谁呀！”阿力嚷嚷着，跟着阿芳离开了饭馆。一到家，两人翻箱倒柜找户口簿和结婚证。可别看两人怒气冲冲的，心里面却都希望对方服软。

突然，阿力在一个抽屉里面翻出了户口簿和两个红本本。阿芳在一旁虚张声势地说：“东西都找到了，走，去民政局，咱离婚去！”

阿力将那两个红本本举到阿芳面前，苦笑着说：“瞧咱俩这记性，三年前为了买学区房，咱俩不是离了嘛。你看，这是离婚证！”

阿芳突然急了：“老公，快去民政局，咱俩早该办复婚手续了，夜长梦多啊！”

分开行动

桑学胜

李村长这几天很犯愁，二胎政策放开后，他又得了个孙女，马上要摆满月酒了，可现在反“四风”那么厉害，自己要是大操大办，不是往枪口上撞吗？可要不办，这损失就大了，上一次生了孙子，礼金收了十多万，现在，这到嘴的鸭子无论如何也不能给飞了。

李村长想啊想，终于想出了一个绝妙的点子来：设立个“分场”来分散人流，这样，就没那么扎眼了。那分场设在谁家呢？李村长想了想：亲戚朋友不行，那样容易被人抓到把柄，不如就放在隔壁村的马书记家，两人平时工作上有交情，而且毕竟不同村，外人就是想说三道四，也揪不住什么证据。



李村长找到马书记，委婉提出了自己的想法，马书记很痛快，当场答应了。于是，李村长让家人秘密通知了本村一半的村民，让他们在满月酒当天，赶去马书记家。村民们听了，也都心知肚明，乐呵呵地照办了。

一番闹腾后，满月酒宴总算是操办完了，望着收到的丰厚礼金，李村长心里乐开了花。他找到马书记，想去谢谢他的配合，却见马书记坐在家门口，闷闷不乐。

李村长问道：“老马，有心事啊？”马书记苦着脸，点点头。

李村长心情正好，拍着胸脯说道：“老马，有事尽管开口，我一定帮忙！”

马书记意味深长地看了李村长一眼，好半天才道：“老李，我家老爹这几天怕是挺不过去了，老头子一走，这白事肯定要办，到时候来的人肯定也是人山人海，我能不能麻烦你，在你家门口摆上几个花圈，也开一个吊丧的分场呀？”





听话的男友

■ 李　定

这天下班时，突然下起了大雨，几个女职员便聊着天，打发时间等雨停。聊着聊着，话题说到了“谁的男友最听话”。

吴美第一个说：“生日时，我对在国外的男友说想见他了，结果他当晚就坐航班飞了回来。”刘梅接着说：“有一次，我和男友在家看电影，可中途却停电了，我正郁闷，谁知一向胆小的男友竟带我偷偷溜进他公司会议室，用会议室的投影仪，让我看完了电影。”大家正聊得起劲，后勤部的胖妞说道：“这算什么，我男友在我面前才叫听话呢！”

胖妞长相一般，没人听说她有对象。只见胖妞掏出手机，利索地拨了一串号码。电话一通，她就朝着那头大声说：“老规矩，十分钟之内马上赶过来！”

等了十多分钟，外面的雨越下越大，胖妞的“男友”还没出现，气氛有点尴尬。胖妞坚持说男友肯定会来，过了一会儿，门铃响了，胖妞跑去开门，门外随即传来一个男生的声音：“抱歉，来晚了。”

大家透过胖妞挡在门口的身体，看到一个清秀的小伙子，手里似乎提着什么东西。只见胖妞揭开旁边的垃圾箱盖，把男友手上的东西一股脑儿扔了进去，随后大声训斥道：“来这么晚，给我回去好好反省，不然就别想要我再联系你！”说完，她用力把门关上了。

这会儿，同事们全都满脸惊诧，胖妞满不在乎地说：“没事，下次给他打电话，他还得乖乖地过来。”大家瞠目结舌，纷纷向胖妞讨教如何让男友对自己言听计从。

雨停了，同事们都走了，胖妞望着垃圾箱，心里暗自庆幸：幸好每次外卖都是我去拿的……

（**本栏插图**：包丰一　顾子易）